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如意合欢



“如意合欢”缘起

写完《紫晶梦断》，有点儿耗尽心力，像断了气的感觉，所以跑到民初，看能不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。

我想民初的几段浪漫故事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但我这人很怪，当大家把眼光都放在才子佳人身上时，我偏偏去注意那些黯淡无光，被冷冻在乡下，或被迫休离的元配。

才子的理由千篇一律是少年婚姻，父母之命，无感情基础，思想不能沟通；但我纳闷的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竟还能生出好几个孩子来！

我一直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。

元配们或许不够时髦新潮，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她们也有伤心委屈，只是没有一支笔能道出自己的痛苦，所以任由那些薄幸的男子，将她们形容成肤浅可鄙的无知女子。

因此，我对那些民初才子，从不崇拜，也没好感。

朋友笑我是“元配情结”，我想，以我不会争宠、不会撒娇的个性，若生在古代，当妃子，很快就会被打入冷宫；当人家妻妾，也一定会被排挤到去吃斋念佛。

这么一来，我当然是同惜元配啦！

近来就有一些书是为那些元配“平反”的，看了觉得很伤感，却稍稍能出一口怨气。

书中的女主角虽然年代久远，与我无关，但也在我的笔记本中跟了我不少年。

想来常觉得好笑，自己的人生都愁不够了，还替古人担忧，想弥补她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。

希望大家会喜欢书中的璇芝，我让男主角在将她退婚后，又不自觉的爱上她，整得这位才子七荤八素，满足一下我的“元配情结”。

谢谢嘉禧、郁纯、美谊、嘉慧、小荷你们的信，还有秀樱、虹仪、艾安的继续鼓励。

我对你们很感谢，也很佩服，感谢的是，你们能将书中人物像亲朋好友般，与我细细讨论；佩服的是，有人能看出我的故事外另有故事，甚至把我隐去的真人真事部分都猜出来，真是太厉害了！

另外还有一点，这本书是发生于民国八年，当时我一头就栽进“五四运动史”，还差点忘了自己在写小说。可爱的姚姚编辑便殷殷教诲，盼我自制，别写太多历史（因为言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的）。

我在此向大家保证，这本书的背景绝不超过国中历史课本的程度。事实上，许多读者的水准之高，内涵之深，还常教我自叹弗如呢！到时候，言妍的故事，恐怕还需要大家的指教了。

第一章

民国八年，江南，富塘镇今年镇上的年过得并不热络。

开春了，去年冬天的雪一直未溶，而段家三小姐珣美被诱拐的事，也始终无法平息。

这诱拐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仰德女子学堂的男老师，教美术的唐铭。

这下子，全镇的人无不义愤填膺，尤其是那些保守卫道之士；他们早看不惯女子群聚一堂读书，认为这样只会招惹闲话是非，破坏本镇善良的风俗而已。

事情很不幸被他们言中，大街小巷议论纷纷，最多是类似这样的话。

“女学生和男老师，没有丑闻才怪！搞不好孩子都偷生了，应该问问粪夫，有没有在仰德的茅厕坑挖到‘活肥料’！”话说的实在难听，家长们一急，纷纷到学校领人，以致从早到晚，哭声一片，不到两日的光景，学生就少了三分之二，当冷风吹过仰德的教室，只觉空荡荡的。

偌大的地方只剩几个女生维持着一点读书声，她们的父亲都是仰德的赞助人，属于思想较新者，宋璇芝就是其中之一。

她仍每日坐着马车进出学校，但可以感受到众人异样的眼光，仿佛她身上有了某种标志，不再清白无瑕了。

由她贴身丫鬟莲儿那儿得来的消息，那些被带回家的女生，大都在父母的安排下，尽速嫁人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结果引起极大的反弹，几个性情较烈的就以死相抗衡，闹到绝食、撞墙、投缳的都有。

如此一来，大家把箭头全指向仰德的吴校长，将一心提倡女子教育的她，说成是会下咒语、放蛊毒的女巫，把每家闺女都教得反抗父母、反抗婚姻，只会说些大逆不道、无法无天的话。

在群众日日的叫骂及攻伐下，学校不得不解散，吴校长及众老师也在夜半无人时，仓皇离去。

事情甚至闹到河间县府去，害得璇芝一向开通的父亲，也不得不在舆论的压力下，通知千河镇的徐家速来迎娶。

这门亲事是十八年前订下的，当时璇芝尚在襁褓中。她对未婚夫一无所知，只听说他叫徐牧雍，长她三岁，正在北京念大学。要她嫁给一个素昧平生的男子，她当然要反抗啦！她正走在新时代，一心想求独立自主，怎能又一头栽回旧有的传统封建制度中呢？她以为父亲是能够说服的，因为他曾为光绪时代的维新运动奔走，后来又支持革命。

他向来讲民主自由，满清推翻了，“皇帝”二字都可以踩在脚下，没有理由女子的婚姻不能自主。

可没想到，她面对的却是父亲一脸怒容的和不予妥协。

“胡闹！你的婚事怎么能和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？”宋世藩大声吼着：“我们维新和革命，是为了拯救民族的危倾及国家的存亡，你的抗命、抗婚又为哪桩？我告诉你，这不叫民主自由，这叫造反！”“爹，这太不公平了！您可以反专制腐败，我就不能反一切不合理吗？”璇芝顶嘴说：“您口口声声说要建立新中国，不就是要破除所有不好的思想和习俗吗？我的婚事虽不及国家大事重要，但也关系着女儿一生的幸福啊！难道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吗？”

“选择的权利？”宋世藩更愤怒了，“你听清楚，你若想学那不知廉耻的女学生和男人逃家私奔，我宁可你现在就去死，免得辱没了我宋家的门风！”

“爹！女儿绝不会做出让宋家蒙羞的事，我只是不想嫁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罢了，这有违我个人的自由和意愿呀！”她继续恳求着。

“自由和意愿？”宋世藩冷笑一声说：“那是国家民族才能争取的东西，绝非你们这些年轻人拿来反父母、反道德伦理用的。即使是新中国，家仍是一切的根本，孝仍是万行的准则。父母主婚，乃是天经地义之事，你别净学外面那批人，把自家的伦常命脉都舍掉，弄得自己无立足之地！”“爹！”她求着。

“不必再说了！你不是嫁到徐家，就是到宋家祠堂前自我了断！”宋世藩的口气十分决绝。

“推翻满清，不代表你可以推翻我或宋家列祖列宗，听明白了没有？”天呀！这竟是以新派自居的父亲？！是他鼓励她要多读书，是他同意她上女子学堂，是他阻止里小脚的陋习，但为何碰到婚姻一事，他又冥顽得有如八股旧派呢？好！死就死，与其凄惨地过下半辈子，不如现在就为自由而死，让她的人生还留点光彩呢！

于是，璇芝开始绝食，加入她那群学姊学妹的抗争行列之中。

宋世藩更加怒不可遏，只派家丁守在门外，以防她逃走。

她躺在床上掉泪，难道一向宠爱她的父亲，真要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吗？棠眉为女儿担心，每日都带着两个奶妈，端着饭菜，强迫璇芝进食。

“你爹也是为了你的终身幸福着想呀！”棠眉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说：“名节就是女人的命，你若执意和徐家解除婚约，以后还有谁敢娶你呢？”“我决定永远不结婚了！”璇芝说。

“那怎么可以？哪有女孩子在娘家赖着不走的？”棠眉说：“十八年前，当你爹把你许给徐家时，你就是徐家的人了，生死都是，你只有认命的份。”

“娘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列女传中的三从四德已经不合时宜了。女子不必再守着‘生是谁家人，死是谁家鬼’的那一套了！”璇芝尽管虚弱，态度仍很执着。

“我们也可以像男子一样，追求独立自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“这是什么话？女子都像男子一样，那岂不天下大乱了？以前我教你的‘男子禀干之刚，女子配坤之顺’，你都忘了吗？”棠眉握着女儿的手说：“一定是洋学堂把你带坏了！我当初就不赞成你去念，心里直犯嘀咕，果真段家珣美就出了事。不过，她家本来就是家教不严，典型粗里粗气的土财主，父母没有好出身，自然没什么好品行。但你可不同，我们家历代书香门第，你外公官拜内阁大学士，爷爷是翰林出身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你可不能和外头那些士绅地主家的小姐比呀！”“娘，我不是和她们比，我是为自己呀！”璇芝试着动之以情，一脸委屈的说：“我又没见过徐牧雍，谁知道他长得是圆是扁？万一他生性残暴，或者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纨绔子弟，那不就害了女儿的一生了？”“傻孩子，徐家不好，你爹会订下这门亲事吗？”棠眉又说：“你爷爷和牧雍的爷爷是同年进士，同年入阁，都是显赫一时；你爹和牧雍的爹也曾在光绪年代同生共死，齐进齐退。就是因为这几代的交情，才有你和牧雍的议婚之说，大家都很慎重的，所以才以皇上赏赐的如意当信物。若是清廷没有倒，你和牧雍还算是皇上指婚的，那圣旨更不可违了。”“清廷早倒了，皇上也死了，婚事同样的早该不算数了！”璇芝反驳说。

“可是，你爹和牧雍的爹仍是很认真呀！”棠眉说：“另一方面，你爹也不是盲目的把你嫁掉，他最疼你，怎舍得你受苦呢？你没见过牧雍，可你爹看过，说他长得一表人才、器宇非凡，心里喜欢得不得了，所以才执意要你嫁，你一点都不用担心牧雍的人品。”“他再好，也不过是个陌生人，我和他

没有任何感情基础，哪能做长久夫妻呢？”见母亲也说不动，璇芝心急了。

“什么感情？那都是坊间艳情小说乱写的。在我们那时代，婚前谈感情，都要活活被乱棍打死的，多丢人呀！”棠眉教训道：“真正的感情，是在媒定亲成，有名有份以后才慢慢培养的，像你姑姑、姊姊们，不都嫁得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吗？”“我不觉得她们快乐，她们是可悲……。”璇芝说。

“好了！你再说那些女子有权自己找丈夫、离婚或再嫁的话，我就要生气了！”棠眉失去了耐性，“你爹为你痛心，人都病了，而我生了你这不孝的女儿，不如也跟你绝食死了算了！反正你哥哥、姊姊都已成亲，我就剩你这块心头肉，要去黄泉，我们母女俩就一块去！”“娘，求求你……”见母亲说的如此决裂，令璇芝难过的趴在母亲的怀里哭着。

“娘也求求你呀！”棠眉的眼泪亦是止不住。

怎么办呢？这世界她什么都容易抛弃，命也可以不要，但唯独亲恩是万万舍不得的呀！

她哀叹一声，紧咬着唇，那种束手无策，进退两难的滋味实在太难受了。

冷月无声，寂静的夜里传来阵阵的花香，袭得人有些昏然。

按百花历上，阴历二月正是“桃夭，玉兰解，紫荆繁，杏花饰靛，梨花溶，李花白”的时节。

百花娘娘生日刚过，院里的一棵槐树，犹挂着彩绸及用五彩纸剪成的小旛旗，在风中微微飘着。

璇芝站在窗前，轻轻念道：“二十四番风信，吹香七里山塘。”今年姊妹间的赏红和花朝宴游，她都没有心情参加。

两个月的抗争，她终于投降了！

本来嘛！以她一介女流，想对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，无异是以卵击石，她试得好辛苦呀！

她走向妆台，煤油灯影影绰绰，把漆金锦盒中的玛瑙如意映得一片莹红艳光。

这是棠眉方才开库拿来的，还特别交代她说：“这就是你的订亲信物，可价值连城呢！徐家也有一柄，是鲜绿翡翠的。这原是宫中的贡品，皇上一时高兴，赏给我们两家的。所谓‘分是如意，合更如意’，你和牧雍的婚姻是受过极大的祝福呢！”可祝福的人已成黄土一抔，旧日承诺却未随摧枯拉朽的帝朝灰飞烟灭，反倒还在人间阴魂不散。

她双手托起如意，绛红色泽中透着凝脂般的光华和盈盈的水影，柄上刻着精致的菊兰芷若，攀沿至前端的灵芝，更化出一只飞舞的彩凤。

她轻梳着金红镶珍珠的垂络，很清楚父亲重视它的程度，因为它代表一个理想、一份事业和一段情谊。变法失败后，有人惨烈牺牲，有人奔散流亡，在各自分飞里，如意就更具有象征及怀念的意义。

承诺不可破，如意又必须相逢。这婚事不关她一人，有太多历史和情感的包袱要负载，这或许就是宋徐两家所以要坚守这桩婚姻最主要的原因吧？！

锦盒底陈铺着一张大红的订婚名帖，除了当事人之外，还有十二位证人的签名，个个都是名流显贵，更显得此事的慎重和意义不凡。

璇芝慢慢记起来了，她的命运似乎早在徐家的掌控之中。比如她的名字，按家中五个姊妹的排列，她原本该叫宁欣；一岁订亲后，才改为璇芝，

取其意即玉灵芝、玉如意。

五岁时，母亲预备给她缠足，开始要折骨、放血及里布，她哭叫着不肯，还生了一场大病。

父亲请来的一位留日医生说：“这是摧残孩子呀！以令千金的体质，若真缠足，一生孱弱多病，并且会因病早夭，不可不三思。”父亲为此特别和徐家商量，直到对方同意了，她才免去缠足之苦。

十五岁踏出家门，去念仰德女子学堂，也是经过徐家肯首的，因为徐牧雍正欲往北京念大学，而他不反对有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妻子。

一大堆的原则及恩义把她的命框得死死的，她却满心不甘，不想成为祭品，想想，若她有珣美勇于冒险、不顾一切的个性就好了！

扣上锦盒，有人在门上敲了两下，还没应声，四姊宛欣就径自进来，并一路说：“外面还是关卡重重，就像守钦命要犯似的，我看就算公主要和蕃，也没有这等阵仗。”宛欣一身白底印红花的绒布旗袍，外罩深蓝色毛衣，手上一柄绢制宫扇。她大璇芝三岁，缠足两年又放，和其它在深闺里锈花的姊姊们不同，一向和璇芝走得最近，两姊妹常没有淑女气质地又笑又闹。

宛欣嫁到上海富商张家已经两年了，这次是为了小妹的婚礼而回娘家的。

璇芝拢拢墨绿色的披肩，身上月牙白的印度绸衫裤似抵挡不住春夜的寒意。她轻颤一下，汪着泪眼说：“看来，我要活着，就只有嫁入徐家一条路了。”“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困难。”宛欣坐下来：“瞧我们，不都是红巾一盖，双眼一闭，心里一片空白，就任凭摆布地嫁出去了？”“你难道一点都不害怕吗？”璇芝问。

“当然怕呀！想着对方好不好？夫家的人和不和善？到一个新的环境能不能适应？”宛欣笑笑说：“我可以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这一切都是命，犯不着为此寻死寻活的。”“我不是因为害怕而抗争，而是这根本就是不合理制度嘛！”璇芝激动的说：“我也是一个人，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，万一对方样样令我讨厌，那我岂不是得痛苦一辈子吗？”“是自己的丈夫，就不会讨厌了嘛！”宛欣安抚妹妹说：“所谓缘定三生，前世姻缘，就是这么来的。既是上天注定，我保管你会愈看徐牧雍愈觉顺眼。”“那是你幸运，碰到张家姊夫待你情深义重。”璇芝说：“你没听大姊夫娶姨太太，二姊的婆婆多厉害，三姊夫妻常拌嘴吗？那全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结果。”“女子们聊来聊去不都是这些？根本不必太认真，没有一件是真的严重的。”宛欣笑一笑说：“不遵父母之命，你又怎么去找丈夫呢？我看过上海那些新派的女子，简直丢死人了，随便就和男子勾三搭四，讲什么合则聚、不合则离，没媒没聘、朝秦暮楚的，就像个交际花似的。你想学她们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正经的男子会娶她们，也没有一个正派的家庭会接纳她们，那下场你就可想而知了。”“我没有要找丈夫的意思，也根本还不想嫁！我只希望能再多念几年书，别这么快就埋在灰暗的婚姻生活里。”璇芝赶忙解释。

“你又懂得什么叫婚姻生活了？”宛欣掩嘴一笑，“以你的想法，徐牧雍不是正好吗？他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，思想必然很开通新式，一定不会反对太太再念书的。爹一直很看好这段婚姻，口口声声说是‘如意缘’，说他盼了十多年了，比我们三个哥哥娶妻生子还高兴呢！”“我就是因为这点才妥协的，”璇芝很无奈地说：“我知道这如意对爹意义十分重大，所以实在不忍心毁了他老人家多年的期盼。”“是呀！如意既是爹的宝贝，对这个婚姻，他绝

对会比任何人都要小心谨慎，他也必定是非常满意徐牧雍，才会狠下心来，不顾你的恳求和抗议。”宛欣拉着妹妹的手说：“爹一向最疼爱你，你应该信任他的跟光才对，不是吗？”“事到如今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白居易一千年前不就写了吗？‘人生莫作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’。”璇芝嘴一抿说：“我下辈子一定要当个男人，不再受别人的牵制了。”“瞧你，我们家向来最爱娇的小妹妹，动不动就两行梨花泪，谁晓得你脑袋里净装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！”宛欣戏捏妹妹粉嫩的脸颊说：“记得小时候念‘幼学琼林’，其中有一段‘王凝妻被牵，断臂投地；曹令女誓志，引刀割鼻，此女之节也’，你就是不肯背，害得我们私塾里的卢先生大发雷霆。”“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断臂割鼻的做法太残忍，也太愚昧了，还要小孩死背牢记，就更过分了。”璇芝叹口气说：“革命是好，但革了半天，仍仅于男子，女子受惠的实在太少了。”“还少吗？光是不用裹小脚，就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了。”宛欣说：“那段日子简直可怕，夜里痛得不能睡，像火烧一般；白天又痛得无法走路，移几步就得扶墙喘气。好在有你那一场病，我才不用再受此酷刑了。”“可姊姊、姑姑们一天到晚嘲笑我们是大脚婆，说我们铁定嫁不掉了，那时你还常常怪我，忘了吗？”璇芝笑着说。

“是有很多人上门提亲，听说我没有缠足，就打退堂鼓呀！”宛欣说：“不过，我现在真是庆幸了，有了这双大脚，才能跟你姊夫四处跑，不必‘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’地窝在家里了。”“瞧，女子是可以独立自主的，不是吗？”璇芝得意地说。

“你也别太得寸进尺了，这个社会再怎么变，女子仍是需要被保护的。”宛欣说：“乖乖嫁到徐家吧！我相信你的命会比我们几个姊姊都好。”是吗？这样由陌生人决定的一生会幸福吗？徐牧雍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会和她谈乔治桑、居礼夫人、易卜生的娜拉吗？抑或是满嘴新思想、新口号，却不把女人当成一回事的大男人呢？

明天就是璇芝大喜的日子，她内心依然是有许多犹豫，所以老展不开欢颜。

紫藤花架过去的大厅堂传来了鸣钟的声音，数不清几响，远处随即应和着更夫的两记锣声。二更天了，月已当空，来告别的姊妹们都已散去，可璇芝仍无睡实。

椅子上放了一套白布衣裤，是神前特别行礼裁制的，婚礼时需穿在里面，以表贞节清白。

“你千万记得，这套衫裤要收妥，保存一生，将来你百年之后，子女还要替你穿上呢！”棠眉叮咛着。

从新婚到寿终入殓，一袭白衣就道尽了，这就是嫁为人妇之后的日子吗？“还有，这贴身的肚裙和布料，是保你生产顺利，给你缝小儿衣裳用的。从明天起，你再也不是小女孩了，凡事要多顺着公婆和丈夫，不能像在娘身边一样娇惯了。”棠眉说着，眼眶又湿了。

这几日，母亲前后都反复这一套，既是心疼，又何必将她丢入全然陌生的环境呢？日仍会东升，月依然西斜，她却在另一个世界里了。

叹了一口气，她将摘下的玉兰花，一朵一朵铺放在浸湿的巾帕上，浓郁

的芳香立刻布满房内。

门轻轻被推开，莲儿走了进来，说：“小姐，你怎么还不睡呢？明儿个你可是新娘呀！”“睡不着。”璇芝又问：“你呢？你要陪我嫁到徐家，会不会因为要离开亲人而难过呢？”“我才不会。”莲儿很坦白的说：“我是小姐到哪里，就到哪里的，离开小姐，我才会真正伤心呢！”莲儿小她一岁，跟了她十年，两人情同姊妹，到徐家，更要相依为命了。她忍不住说：“但愿我也能和你一样，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。”“对了，我是送一封信来的。”莲儿边关紧房门，边说：“上午我出门时，路上有人偷塞给我的，说要交给小姐，我差点给忘了。”璇芝接过一看，土黄的大信封上歪斜着她的名字，里头还有个白色小信封，上面正是珣美的笔迹。

“真巧今天送到，若是明天，我就永远收不到了。”璇芝急忙拆开。

珣美私奔已三个月，镇上仍散布着各种谣言。有人说她怀孕生子了；有人说她被抛弃；有人说她沦为舞女；更有人说她被段家抓回，活活打死了。

她虽是珣美的好朋友，但对珣美的私奔却一无所知，也和大家一样震惊，这些天来只有干著急的份。

珣美的信上仍是洋洋洒洒，不受拘束的字体，写着一璇芝：我自由了！如一只鸟儿，以前在笼中悲鸣，望天而叹，如今却海阔天空，任我遨游，那森林、湖泊、山巅、水湄，皆令我呼吸顺畅，十九年生命未有之快活。

我的举动堪称惊世骇俗吧！此事无关呼唐铭，他亦是为我所迫。

段家的情形，你知之甚详，即所谓‘上梁不正，下梁歪斜’。我父兄为谋钱财，欲将我卖人为妻，对方乃鸦片鬼兼痨病鬼，此举无异是推我入鬼门关，故而我非远走不可。

没事前告之事由，巧因你为名门之后，道德束缚重过于我，怕会损及我的决心。初时，我尚有些心虚，但至上海，闻多见多，便觉自己并无误蹈。我盼你亦能远离小镇，彼地充斥着旧社会之余毒，如一活僵尸，想来仍觉窒息。

总之，仰德教诲也不过一井底浅滩而已。

时代在变，事事在革，人务必跨出己身限囿。有勇气步我后尘吗？传信人乃一可靠友人，有讯息可交付代转。

璇芝一看完信，立刻转头问正在清箱子的莲儿说：“给你信的那个人有没有说住在哪里？”“没有，不过我告诉他，小姐明儿个就要嫁到千河镇了。他说十天后正午会经过那里的观音庙，小姐要回信，可以交给他。”莲儿说，脸上有些好奇。

“那就好。”璇芝点点头说：“信是段家珣美写来的。”“段家小姐？她……她还没有被抓到吗？”莲儿惊讶的问。

璇芝又看看信说：“没有，她可逍遥得很呢！”“真可怕。我是说……她怎么敢做那种事呢？”莲儿说。

“或许她才是对的，我就没有她那种魄力与勇气，而现在一切都太迟了。”璇芝幽幽地说。

“我娘说，私奔是犯淫贱，要剥光衣服，游街示众的，还要被大火活活烧死呢！”莲儿伸伸舌头说。

“珣美不是淫贱，只是要寻一条活路而已。”见莲儿不懂，璇芝只嘱咐说：“她来信的事，你千万别说出去，否则连我们都会遭殃的。”“我才不敢，我不管段家小姐，也要顾到我们宋家的名誉啊！”莲儿马上说。

都是为了名誉！人活着，讲究的是外面那层皮，里头多秽乱污浊，多卑微可叹，都没有人去在意。这个珣美，独自快乐去了，却不知害惨了多少人。

不要说仰德女子学堂的师生受到牵连，也彻底断送了富塘镇女子将来受教育的机会。

璇芝第一次体会到，偏见与愚顽会形成一股连真理都穿不透的力量。其实他们哪里懂，仰德三年是她有生以来最丰富美好的一段时光！

一直以来，她都是在家延师聘教的，她自幼聪敏，别的姊姊念着玩，只有她最认真，父亲才破例让她入书房，稍涉些经国治世之道。

仰德学堂也是由父亲那儿听到的，当璇芝知道有一群也好读书的女孩，可在一起共同切磋学问时，心中既好奇又向往，在父亲不反对之下，十六岁就坐着马车去上学了。

“念书可以，但别念野了心，耽误了女红，将来让徐家说我们嫁过去的闺女没教养。”当年还健在的大祖母说，“有一点点流言，就得停止，知道吗？”之后，璇芝兴奋的开始了她的学生生涯，这才逐渐明了天地之广，不只中土的三江五岳，更不局限于她的深深庭院。尤其西学部分，令她大开眼界，地球是圆的，可由中国东航，再回到中国，把古代很多理论都推翻了。

天地既可变，乾坤之间为何不可易呢？她们讨论为病患服务的南丁格尔；发挥才学的居礼夫人；投奔情人的安娜卡列尼娜；走出家庭的娜拉；为革命奉献牺牲的鉴湖女侠秋瑾……似乎她们的生活可以不再是祖母及母亲那一代的幽怨狭隘，而再看到古书中“唯小人与女子难养”、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论调时，也会争相挞伐。

女人的生命也是珍贵的，也应该有价值地活着。

三年下来，一切都很顺利学校一开始时不用男老师，后来才有教国学的老先生，去年请了年轻的唐铭来教美术，上课时如临大敌，门窗都开着，吴校长和地方耆老皆随堂监听，谁晓得在如此严密把关的情况下，仍会出这种事！

唐铭看起来很正经木讷，怎么也不像会诱拐良家妇女的人。可仔细回想，他和珣美之间是很寻常的师生关系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让人料到他们会有私奔之举。

而珣美向来是活泼有主见的人，曾扬言终生不婚，要像吴校长般献身人群，如今竟然和男人私逃，即使是为了家里的压力，也太极端了吧？！

这封信上说的并不多，不知真正情况如何。但珣美看来很快乐，没有丝毫的悔意，可这段丑闻，却让璇芝与父亲谈判的筹码都失去了。

再叹一口气，自鸣钟沉沉响着，更夫敲了三下。她坐回床上，偎着缓衾，缓缓闭上双眼。

往好处想吧！至少她嫁的人，不是鸦片鬼兼痨病鬼。

天未亮，一些婆娘就来唤璇芝梳洗，上轿之前还要行一道笄礼。

父母叔伯及众房亲友早簇拥在大厅，喜婆象征式地替璇芝挽面结发，再笄上金钗。

先拜天、拜祖先、次拜父母，聆听一些为人妇的训词，接着就是当女

儿的最后一场宴席。

璇芝没有胃口，早早便回房，等待吉时迎娶。

天已大亮，人声沸腾，鸟鸣啁啾，明朝再听不到这些习惯的声音，再看不到这些熟悉的景象了。

贴身穿著将随她至死的白布衫裤，外面是大红的新娘宫装，凤冠霞帔，珠围玉绕，罩在身上沉甸甸的，就如她此刻的心情。

若她这会儿尖叫跑走，不晓得会有什么场面出现呢？她原本素雅的闺房贴满了红花和喜字，垂在妆台前的红帷帐，两排艳金的字写着——种就福田如意玉养成心地吉祥云又是如意！却一点也不如她的意！

大门外响起喧天锣鼓，迎亲队伍来了，大家都跑出去看热闹。

习俗说，新娘愈迟上轿，可多留些福气在娘家，而她的确是很不想走，所以坐得稳稳的，不为所动。

突然，穿著红绸新衣的莲儿跑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，新姑爷没有来迎亲呢！”什么？璇芝站了起来，十分惊讶。转念又一想，莫非亲事取消了？在这节骨眼上，老天爷终于听见她的祈愿了？“你快去打听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”璇芝催促着。

“我马上去！”莲儿一溜烟地跑掉。

璇芝脱下凤冠，焦急地走来走去。

仿佛许久，棠眉才由一些女眷陪着，匆匆赶来。

“娘，不是说新郎没有来迎亲吗？”璇芝问。

“又是莲儿胡说，对不对？”棠眉骂着才进门的莲儿说：“你这丫头，陪小姐到徐家，可要多耳少嘴，别到处搬弄是非，免得惹麻烦，坏了小姐的规矩，知道吗？”“娘！”璇芝拉着母亲说：“我是不是不必嫁了？”“你以为我们是在儿戏呀！”棠眉差人帮女儿戴回凤冠说：“你呀！命中早就注定好的，当然要嫁，只不过牧雍从北京回来的路上，有一批盗匪流窜，他得绕道而行，所以赶不上吉时。现在先由他妹妹绵英穿哥哥的衣服代替着，免得误了与你们八字相合的好时辰。”“既然他赶不回来，婚礼何不延后呢？”璇芝心里仍抱着一线希望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棠眉说：“为了你和牧雍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筹备，又接聘礼，又送嫁妆的，更不用说今天上百人的力气和花费了，哪能说延后就延后？”“是呀！五小姐。”喜婆在一旁帮腔说：“况且，也没有花轿来了，又空抬回去的道理，会不吉利的。”“可是，娘，没有新郎，岂不委屈了女儿吗？”璇芝试图做最后的努力。

“委屈什么？徐家和我们宋家门当户对，有名有望的人，你还怕他们耍赖吗？”棠眉说：“反正你是一定要嫁到徐家，若是新郎赶不上拜堂，那也是你的命！”真是将拨出去的水，一刻都容不得，连母亲都这么说了，璇芝只有任其摆布。

红巾一盖，盖去了女儿家的岁月，再掀开时，已是另一种不由人的身分了。

她随着喜婆的指使，穿梭在人群中，行各种礼仪。

上轿时，有人悄声对她说：“要哭几声，才会好命。”什么好命？她是哭坏命，盲从的婚姻，现在居然连新郎都没有到场！

轿行几步，鞭炮闹响，莲儿在外头说：“小姐，丢扇子，表示出嫁了。”璇芝将那把衬红绢的檀木扇往外扔，整个迎亲行列就在吹吹打打的笙鼓声

中，走向她的未来。

她知道沿路很多人会来看热闹，就像当初徐家来下聘一样，排场奢华，让附近乡镇的人津津乐道许久。

她的陪嫁，光是目录，就有好几册。有各式绫罗绸缎、精绣的床枕巾帘、四季衣裳、金银珠宝、现钱、楠木家具、景德瓷器、古董……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那柄玛瑙如意了。

在数不清的红箱柜中，新娘的花轿就变得没什么分量，坐在里头的人，又更加渺小了。

她，宋璇芝，在民国成立八年后，依然循着几千年的古老传统，去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。

面对命运，她早已心底空白，没有什么眼泪可流了。

第二章

几个家丁将窗棂上的亚麻厚纸除去，换上轻薄的碧色罗纱，表示春已尽，夏将至。

璇芝站在围中，望着那如烟般的绿色，再看向几丛修竹，几片肥翠的芭蕉叶。

月洞门边列着一些山石盆景，墙上刻着两句白居易的诗——烟萃三秋色，波涛万古痕这个庭院就叫做“烟萃居”，景色恰如其名，终年都飘散着若有若无的轻雾。

轻雾如烟，寂寞成愁，即使是满眼绿意，也只感受到那萧索的秋意。

寂寞，萧索，唉！

璇芝轻叹一声，进入徐家门已经一个半月，犹是身分未定的新嫁娘。原以为绵英代兄迎亲是权宜之计，新郎几日便到，谁知他的人一直没有露面，礼未完成，她已被迫独守空闺，做莫名其妙的漫长等待。

“牧雍暑假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徐家老奶奶对她说了好几遍，“他赶不上婚礼也是不得已的，山东有盗匪，他绕道安徽，又遇到洪水，只有先回北京去。无论如何，你已经是他的妻子，应该能体谅他才对。”最初，宋家是有些微辞，但几代交情，也很快便释怀。

说实在的，不必那么快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令璇芝松了一大口气；然而，随着时日的推移，她愈来愈不安心，婚姻以这种方式来起头，就像命运中潜藏着某种可怕的黑影，会不会为她的一生带来不幸呢？这段日子，徐家上上下下待她如客，除了早晚去老奶奶的锦绣厅向众长辈请安外，几乎没什么职责。

徐家的人都很和善有礼，只是璇芝仍在哀悼她失去的自由和无法选择的未来，内心怀着的是止不住的惆怅。

“牧雍才品俱佳，你能嫁给他是福气。”人人都说。

既已认命，她对徐牧雍多少有些好奇心，可是他没见过她，又在婚礼中缺席，是不是他也反对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呢？璇芝不愿再深一层去想，花轿都将她抬来徐家了，再探讨也没有用了。

她望着蓝蓝的天空，待一朵云飘出视线，她又叹息。

“小姐，你的字还要不要写呢？香烧完了，墨也快干了。”莲儿掀起帘子说。

“要写。”璇芝走进房里说：“这是老奶奶交代我抄的佛经，我能不写吗？”“瞧，老奶奶多喜欢你，单叫你一个人抄经书给她读，还说你的字漂亮，连姑爷都比不上。”莲儿磨着墨说。

“你又懂什么啦？”璇芝白她一眼说：“他写得好不好是他的事，与我何干？”“怎么不相干，你们是夫妻了呀！”莲儿笑着说。

虽是讨厌这样的话，但璇芝仍不由得双颊绯红，映在她年轻端丽的脸庞和一身粉红绣雪梅的旗袍上，依然是一股新娘娇美的韵味。

她定下心来，专注地抄经。

若起瞋恚，自烧其身，其心噤毒，颜色变异；他人所弃，皆悉惊避，众人不爱，轻毁鄙贱……智能之人，忍灭瞋恚，亦复如是。能忍之人，第一善心；能舍瞋恚，众人所爱……抄着抄着，璇芝渐渐平静，如一汪大海，没有瑰丽的颜色，也没有波涛汹涌，只余一个淡淡的存在。

莲儿燃起另一炉香，檀木桂花味随着袅袅白烟，泛到镜前的喜字，泛到红绣帐的五彩鸳鸯，泛到赤金绦紫的垂帷，泛到几上盛开的大红牡丹。

房里维持了四十多天的婚庆喜气，待久了，那些红竟像是变成了一种梦魇。

突然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打破了凝滞的空气，一身鹅黄衫裤的绵英撩起帘子，很愉快地说：“又闷在屋里了？我们几个姊妹正在大花园那儿放风筝，都等着你呢！”“我哪有空？奶奶叫我抄‘正法念处经’，我才完成一半而已。”璇芝说。

“急什么呢？”绵英探过头来说：“哇！你的字果然好看极了，一个个像小圆花，教人喜欢，难怪奶奶会说连大哥都比不上你。”“你还当真！我这字是闺合派作风，没魄没力的，难登大雅之堂……”璇芝看着绵英在腰间的荷包里东翻西翻，忍不住说：“你在找什么呢？”“有了！”绵英拿出一份折叠整齐的纸，摊开在桌上说：“这是我大哥在南京学堂念书时的字迹，还有一张去年夏天的照片，我在奶奶房里找绣线时发现的，就想着拿给你看。”小小的黑白照片中，有两只石狮子，中间站着一个人，他身穿长袍，英挺如玉树临风，唇角有斯文，眉间有英气，向镜头凝视的他，一下子就撞进璇芝的心坎上。

她不敢多看，忙转向那一篇毛笔字。一笔一划，既坚实又光润，既飞扬又沉潜，综合了颜柳二家的优点。习字多年的璇芝，一眼就看出写字之人的用心和才气。

她顺着半文言的篇章读下来，是评达尔文的天演论，虽只是片断，但写作之人的才思敏捷已表露无疑。

这人真的是她的丈夫吗？她仿佛能看见一个风采翩翩的男子，在书桌前俯身挥毫，那想象画面让她呆了一会儿，直到绵英的话唤回了她。

“怎么样？我大哥很潇洒吧？他从小就是我们徐家的骄傲，如果我不是他妹妹，我也想嫁给他呢！”绵英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们下头的堂兄弟姊妹，写字临帖不用颜真卿，也不用柳公权，就用我家的‘牧雍帖’，你就可以知道我大哥在这家里的地位了。”这一长篇大论，让璇芝的火热冷却下来，她用无所谓的态度耸耸肩，把纸张和照片折了回去。

“你怎么说嘛？！我只不过是希望你在见到我大哥之前，能先喜欢他，因为他真的很好。”绵英说：“我想，他看到你也会动心的，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所谓的如意缘，果真是天作之合。”听到“如意”二字，又勾起璇芝的心事。为了阻止绵英再提，她转开话题说：“你不是要我去放风筝吗？咱们现在走吧！”“哎呀！光顾着说话，都差点忘了，再不走，好风筝就被人抢先了。”绵英急急的说。

“你先去吧！我随后就到。”璇芝温柔的笑说。

绵英离去后，璇芝收笔收纸收书，照片和纸张仍在桌上，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才将它们放入小抽屉中。

这人竟是她的丈夫？璇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仿佛阴霾的天乍见晴空，而晴空上还有展翅的飞鸟。

或许如意缘不如她所想的糟糕，爹爹毕竟不会害她的。

她轻轻地绽开一朵微笑，这是嫁入徐家以来的第一次，璇芝不再郁闷委屈，反倒是对未来的日子有着隐隐的期待。

走出月洞门就是曲曲折折的回廊，傍着蜿蜒的溪流和奇石怪树，远方可见几只彩色风争，有蝴蝶、花形、大鸟……各种形状，还发出铮铮的响声。璇芝忆起在娘家时和姊妹们的欢乐时光，不免有些感伤。

走到一片果园处，她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对莲儿说：“我怎么一下给忘了，我嫁过来时，小哥塞了一只大鹰风筝给我，说是西洋造的，质特别轻，一点风就可以飞得又高又远，应该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才是。”莲儿应命回了回去，留璇芝一个人穿过林子。

不多久，似乎有争执的声音由一排竹篱后传来，想必是一些妈子丫鬟的。璇芝是新人，原不好管，脚步顺着绕道而行，但蓦地，几个特响的字眼提到了她，在这幽寂的午后，要不听都不行。

“你是说大少爷根本不会和我们这位新奶奶入洞房？”一人问。

“是呀！你还以为真闹土匪水灾呀！”另一个人说，“大少爷从头到尾都反对这门亲事，年初返家时，还闹得很凶，说他永远不会承认宋家小姐是他的妻子，又说他有权利选择自己中意的女人做太太。”“那么说，他是存心赶不上婚礼的啰？”第一个人说。

“我看是从来没有赶过。”第二个人说。

“新奶奶好可怜呀！年纪轻轻，像花儿一般的人，却注定要守一辈子活寡，看不出她的命会那么坏。”第一个人叹息说。

“大家都说大少爷在北京已有了对象，那位才是我们的正牌奶奶呢！”第二个人又说。

璇芝一句句听，脚逐渐发软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果园的，一上了回廊，她就坐下来，无法动弹了。

原来她的预感没有错，新郎缺席的婚礼并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荒唐的欺骗！她奋力抗争了半天，最后委曲求全，可没想到新郎根本不要她！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不做个彻底，坚决毁掉这害人的婚约，让她也能一并解脱呢？弄到今日，她被套入中国几千年来女人最悲哀无奈的枷锁，他却可以在北京逍遥，不必负一点责任，不是太可恶，太不公平了吗？她好想哭呀！晴空消

失，飞鸟不见，她的心只比以往更黑暗。

一阵的风吹来，莲儿用风筝挡着走过来。

“小姐，大鹰风筝拿来了，已经嗒嗒响了呢！”见璇芝不语，她微倾着身问：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好难看呀！”璇芝将自己隔绝在自我的世界里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所以老奶奶要她抄佛经，说什么忍灭瞋恚，说什么能忍之人，第一善心……原来他们早就预知她将有的命运，要她空洞孤独的一生做铺排。

那么，她还有多少经书要抄？是否要对着青灯敲木鱼，直到她寂寂枯槁，默默呕血而死的那一日？她双眼睁得哀切，一见到行来的绵英，便不顾一切地开口问：“绵英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大哥是不是根本不要这个婚捆？他人在北京，是不是、永远不回来了？”“你……你是听谁说的？”绵英一时措手不及，看着莲儿问：“是你吗？你和你家小姐胡说了什么？”“我……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一来，她就是这个样子了。”莲儿煞白着脸回答。

“不要管是谁告诉我的，我只要知道，你大哥是不是反对娶我？是不是存心躲开婚礼？”璇芝直瞪着小姑问。

绵英毕竟年纪轻，被璇芝那左一句右一句的“是不是”说的有些慌乱了，“大嫂，求求你冷静一点，这是大哥的家，他怎么会不回来呢？回到了家，自然你就是他的妻子了。”“是吗？他没有和我拜天地，绝对可以一口否认的；而且，到时他带回他的北京太太，那我又算什么呢？”璇芝明言直说。

“他哪有什么北京太太嘛！”绵英跺跺脚说：“哎呀！我也被你搞乱了！说实在的，我大哥是和家里吵得天翻地覆，也故意不去迎亲，但徐宋两家都很认真的在办婚事啊！奶奶说你就是徐家明媒正娶的媳妇，我最初也觉得不太妥当，但见到你的美丽温婉，我又乐观起来。我相信大哥看到你，一定也会立刻喜欢你，不再抗拒这段如意缘了。”“那都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！”璇芝心情依然激动的说：“他不想娶我，我又何尝想嫁他？既是男无情，女也无意，根本就是如意恶缘，何苦还要勉强维持？我一定要去找奶奶，要她把我送回宋家！”“千万使不得呀！奶奶会生气的……”绵英阻止道。

但璇芝已经往锦绣厅走去，步履之快，扫过好几丛初开的牡丹花。

“大嫂，你别冲动呀！”绵英在后头追着喊。

莲儿兀自拿着大鹰风筝，站在原地发呆。两位姑娘你来我往的，对话教人一团混乱，但她的璇芝小姐哭着说要回娘家，事情必然相当严重。

这些时日来，小姐的委屈，她都亲眼见到，也能体会，只是她该如何帮忙？而小姐又真能获得一心向住的自由吗？莲儿伫立着，发觉她的眉头也有散不去的忧结了。

娘家的路是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吗？几日来，璇芝无心看书，荒废女红，镇日凝眸深思。

那天见着了老奶奶，她仍本着孙媳妇的礼仪，语调间并未失去分寸。

而老奶奶只用很权威的口吻说：“你凤冠一戴，花轿一坐，就是我们徐家的人。你又没犯七出之罪，我们怎么能送你回宋家？简直胡闹！”“可是，牧雍并不想要这个婚姻……”璇芝又说。

“婚姻大事，全凭父母之命，他敢说不要吗？”老奶奶说，“这里是他的

家，我是他的祖母，你是我唯一认可的大孙媳妇，他若有亏欠你半分，我宁可不要他！璇芝，我话都说出口了，你还不信我老人家吗？”能不信，敢不信吗？当初她就不该坐上花轿，一旦上了花轿，自由之路就死绝了。

如今能做的，只有继续抄经，用忍字浇熄内心的怨怼。或许事情没有她想象的糟，或许徐牧雍见到她后，会愿意和她做一对琴瑟和鸣的夫妻。

唉！女人真可悲，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……正想着，莲儿走进门，带来了珣美的第二封信。

“那送信的人真厉害，我去哪里买蜜糕、桂花糕，他都知道。”莲儿伸伸舌说。

“他一定跟踪你很久了。”璇芝回答。

她兴奋地拆信展读，但立刻就被珣美措词激烈的指责浇了一盆冷水。珣美完全没有提到自己的状况，只是一再责骂璇芝的软弱与妥协，甘愿做传统及男性的奴隶，甚至还引用了革命文杰唐群英的北京宣言，来描述璇芝未来的命运——其上焉者男子之玩物耳，中焉者男子之使仆耳，下焉者姿睢折磨，凌辱禁锢，使之死不得死，生不得生，犬马且不若耳！

句句如雷轰顶，句句令璇芝胆战心惊，她几乎坐不住了。

我俩为至交，万不愿你成为仰食男性之废人。信差阿标，五月十七日正午会路经贵镇观音庙，你若有志逃离，请与会之，他将携你至上海。

这封信，让璇芝的心更彷徨混乱，也让她的情况更复杂难解了，就像两条绳子，往两边拉扯，她都快要被筋裂骨了！

此时，外面一阵骚动，有老妈子在帘外说：“少奶奶，老太太请你到锦绣厅去一趟，说是大少爷出事了。”出事？璇芝急忙往外走去，也来不及看自己发钗是否整齐。她并非担心徐牧雍什么，只是这未曾谋面的男人，却影响她的一生，虽然内心怨恨排斥，也不得不在意他的种种一切。

锦绣厅已聚集了众房长辈，大家看见璇芝，都安静下来。

老奶奶特招她到身旁，用凝重的神情说：“璇芝我的乖孙媳，这件事一定要让你知道。牧雍他被北京的警察厅抓走了。”警察？这不表示作奸犯科了吗？天呀！他们怎么还说他人品俱佳呢？大约是瞧她表情不对，敕雍的父亲徐仲甫说：“牧雍并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只是和一些学生搞示威游行，惹火了北洋政府而已。”“北洋政府是枪杆子出身，个个杀人不眨眼，我看这些学生是凶多吉少了。”牧雍的叔叔徐仲山接着说。“仲山，你不要吓大家。”徐仲甫说：“北洋军再跋扈，也在法治之下。这些学生手无寸铁，亦无缚鸡之力，他们还不至于做过分的惩治，我想，他们只不过是要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！”“阿弥陀佛，牧雍书不好好念，干什么去反对政府呢？”老奶奶痛切地对儿子说：“是不是你又给他灌输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？你以前要和康有为变法，后来要和孙文革命，弄得我每天紧张恐惧，深怕会有抄家之祸。好了！现在清廷倒了，新政府也成立了，牧雍还在反什么？这要变成一种家族遗传了吗？你到底给他上的是什么学？”“娘，是儿子不好，让您老人家担心受怕了。”徐仲甫连忙站起来，很恭谨地说：“我明天就去把牧雍带回来。”

“早该带回来了。我看书也别念了，念再多，还不如完成终身大事，给我生个曾孙子重要。”老奶奶说：“而且，我也给璇芝打了包票，你们可别让我老人家言而无信哪！”“是！是！”徐仲甫点着头说：“我立刻出发。”由头至尾，璇芝不出一言。她能说什么呢？有关北洋政府的贪污腐败，她在仰德学堂就略有听闻，但是学生怎会和政治扯上关系呢？看起来，牧雍是思想激烈份子，

过着挺而走险的生活，这样的人，自然很难接受一位没有感情的妻子。

珣美的信又在她心头掠过，或许她可以和牧雍谈一谈，两个人抗争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，只是，他愿意帮助她吗？

离牧雍返家日愈近，也是阿标会经观音庙之时。璇芝左思右想，两条路都是冒险，而且没有胜算。投奔珣美，会伤害太多人；可牧雍又不知道是不是能够下注的人，最后，她几乎要闭上双跟，任凭命运去决定了。

牧雍回来的消息是绵英来通知的，她喜孜孜地说：“大嫂，大哥的马车已经门口了，你终于可以看到他了。”璇芝的心扑地跳，她想到照片中那个俊朗的年轻男子就要走到她的眼前来，她所面对的会是喜乐，还是痛苦呢？绵英一路上拉着她往锦绣厅走去，路上仆人看见她们，都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厅外并没有想象中围聚的人群，而是厢门半闭，咆哮声一阵阵传来，极远就听得到。

爬上台阶，璇芝就拉住小姑，不让她莽撞入内。

“爹，我看过奶奶后，一定要马上回学校。”一个低沉的男声说，“示威抗议还没有结束，曹汝霖和章宗祥尚未下台，有这么多事需要我做，我怎能躲在家里呢？”“你还敢去？你捅的楼子还不够大吗？”徐仲甫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一路上训你的话都白说了吗？你是学生，你的职责就是读书，对于政治，你压根儿不懂，只会受野心份子利用，四处摇旗呐喊，白白陪上一条性命而已！”“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学生也不例外！”牧雍维持原来的冷静说：“我们没有野心，更不是逞血气之勇，我们讲的不过是一股爱国的热忱！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都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领土被分割，国家尊严被出卖，我们并不是反政府，而是要唤醒全国百姓，向政府表达民意。”“政府？政府？你又懂得什么叫政府了？”徐仲甫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政府里多的是学识经历比你高的人，他们所看的现实利害比你透彻，自然有他们一套做法，这岂是你们这些毛头小子所能了解的？”“割掉青岛叫透彻？让掉山东叫透彻？爹，日本居心叵测，中国都快灭亡了，你还想用手蒙蔽自己的双眼吗？”牧雍语调微微提高。

“不要把那些危言耸听的话带回来造你老子的反！”徐仲甫吼着说：“日本我很清楚，他们赞助过维新和革命，和中国有长久的交情，你们这些学生不知天高地厚，只会毁了两国之间的和平，到时若真有战事，你们还不是躲回爹娘的怀里，全要仗政府军队替你们收拾烂摊子！”“爹，我们父子确实有无法横越的代沟。”牧雍极为沮丧地说：“我真的和你谈不下去了！”“无论如何，我还是你父亲，待会儿见到你奶奶，绝不能再出言不逊了！”徐仲甫还未训完，厢门就“砰”地一声被打开，站在门外的绵英首当其冲，身体往后退，撞到璇芝，璇芝重心不稳，整个人跌到圆柱后，若非双手扶着，一定会掉下台阶。

大步跨出的是牧雍，他一脸的铁青僵硬。

“大……大哥。”绵英结巴地说。

“是你。”牧雍看妹妹一跟，只发出这两个字，就撩起青色长衫忿忿离去，并未发现旁边还有别人。

璇芝只来得及看见他浓黑的头发和天庭饱满的侧脸，再来就是他修长

的背影和沉着坚定的步伐。

只是他这人脾气太坏了，连父亲都敢教训，对妹妹也不友善，想必是个狠绝之人。

“他……就是我大哥。”绵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他一向都那么火爆冲动吗？”璇芝问。

“不！他人非常好，只是碰到一些问题，比较固执己见罢了。”绵英赶紧解释。

“包括娶我的事，对不对？”璇芝又问：“他若知道没有他，新娘一样进门，一定会气疯的！”“你别担心嘛！大哥最敬重奶奶，她喜欢你，愿意当你的靠山，大哥不敢怎么样的。”绵英安慰地说。

结果，倒霉的仍是她这不受欢迎的妻子。她脑中出现了青灯古佛前的凄凉元配，而牧雍搂着他唯一承认的正牌太太，在远方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太可怕了！她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！

绵英不会懂，牧雍无心懂，徐宋两家只会由己身的角度来想事情。

天下之大，她竟孤独如是，该怎么办呢？

璇芝一整日没见到牧雍，未经传报，她也不敢贸然询问，只大约晓得老奶奶还在对他下功夫。

情势似乎很不乐观，一个男子都难应付了，更何况对方的个性是如此强硬。

又是一个无星无月的夜，远方有声音扑向耳膜，像海潮。她散了发髻，立在窗前梳一头秀发，芭蕉树在院子里影影绰绰，仿佛几个彷徨的人。

忽然，莲儿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璇芝还没机会问，外头便传来一阵更大的混乱，只见老奶奶领着一群家丁，穿过月洞门而来，璇芝只来得及披上一件外袍。

“亮了灯，把大少爷带过来！”老奶奶命令着。

立刻有人去添油，另外两个婆子点燃喜烛，室内一片通明，璇芝才看清楚，牧雍正东倒西歪地由人搀扶着。

“就把他放在床上。”老奶奶说完，转向璇芝，“这孩子脾气顽固得像头驴，我怎么求，他都不点头。所以，我只有找他几个堂兄弟，将他灌醉，一旦洞了房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！”璇芝蓦然脸红，觉得每一只眼睛都在看她。

“我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”老奶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留不留得住牧雍，就完全看你了。”老奶奶摒退众人，包括莲儿在内，将门严严地关上。

久久，璇芝仍处在一团火热之中。这简直是天底下最荒谬的事，她不知是该哭，还是该笑。夜的浓暗飘进屋内，烛火跃动，寂静着，只有牧雍均匀的鼻息微响着。

她该如何做？所谓夫妻之道，出嫁前一日喜婆有略微教过她，可她仍然没有概念，只觉得一个陌生男子躺在那里，是胁迫，也是羞耻。

何况，她已差不多决定好，不让这场婚姻毁了她的未来。或许她该摇醒他，彼此开诚布公的谈谈，可以早早地厘清这令人烦恼的两难局面。

她端起煤油灯慢慢走向床前，屋顶的光影也随着移动。红纱帐垂了一半，里头的人四平八稳地躺着。

她将灯举起，第一次很清楚地看到牧雍。他的浓眉、高鼻、紧抿的唇，塑造出一张刚毅却不失俊秀的男性脸孔。他的眼是闭的，但她明白，那双眸子张开后，会多么炯炯逼人。

油灯的光影晃动几下，她不自觉地带着某种欣赏的心情，在那儿默默看得出神。

远方若有若无的海潮声，忽地强大，往“烟萃居”飒飒而来，竹林啸、芭蕉鸣，一下子撞开厢房的门，吹熄了璇芝手上的油灯。

倏来的阴暗，唤回了璇芝的神智。

她才退一步，床上的人就动起来，嘴里喃喃念着：“怎么搞的？我到底在哪里？”黑影如兽，似要向她扑来。她又连退好几步，一不小心碰到一根喜烛，火灭烛倒，房内的光线更加微弱。

“见鬼了！”牧雍挣扎着下床，瞧见几个红喜字，酒醒了一半，叫道：“他们存心灌我酒，想逼我进洞房！这种愚昧的事，这种落伍的社会，国家还有希望吗？”这口气令璇芝想到上午的那场激辩，她可不想和他吵，所以不自觉地躲入最远最暗的角落。

黑蒙蒙中，牧雍仍看到她移动的身影，忍不住说：“你就是宋家小姐，对不对？我真不懂，在没有新郎的情况下，你为什么还嫁过来？如果你不嫁过来，我今天就不会这么凄惨了。”什么？他凄惨？真正的受害者是她耶！他有何理由在这儿哀声叹气？璇芝想反驳，但就是发不出声音来。

“你知道现在是民国时代了吗？所谓民国，就是人民的国家，无论男男女女，都享有民主自由，包括教育的自由、婚姻的自由，不再循孔孟那一套了。”牧雍靠着桌子继续说：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比如说，你可以抵抗这种反人性的婚姻制度。你没见过我，我也没见过你，我们双方彼此不了解，也没有感情基础，根本不该被强迫结合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要她回答吗？璇芝尚未清完喉咙，他又说：“算了！你怎么会懂呢？我们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思想观念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你还在相信那个如意缘，甘愿牺牲自己的一生。但我不是！我不能缠陷于忠孝仁义等吃人的礼教中，我要拒绝五千年来种种专制迷信，就要从拒绝你开始！”“你……这么说，不公平……”璇芝终于吐出话来。

“你总算会说话了！”牧雍想看清楚她，但眼前模糊一片。

“如果我和你真的成为夫妻，那才是悲剧，才是不公平。我赞同一夫一妻制，我支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爱人的权利。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，但我绝不能承认这段婚姻。

如果我父母继续拿传统来压我，我有可能一辈子不回家，你一定也不愿意过这种守活寡妇的日子吧”这正是璇芝的意思，她原可热切的同意，请他助她一臂之力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她的内心同时有一股愤怒。

他彻底瞧不起她，认为她没思想、没见地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，所以话中句句带贬，只差没有明言她配不上他了。

他以为他在北京念大学，读了几天科学和民主，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？她也是有感情，会受伤的人，她恨他的高高在上，自以为了不起，因此干脆一句话都不吭。

他拒绝她，她又何尝希罕他！她只希望此刻有一阵风，把他吹到英国、美国，让他去自由个够吧！

“好，我言尽于此，请不要怪我，我不能做一件明知道是错误的事，但

愿你能明白。”他说完便由敞开的厢门走出去，因有酒意，跨过门槛时，还险些绊了一跤。

璇芝又站了好一会儿，仅剩的一根喜烛，在几次的明灭闪动以后，终于被风吹熄。

屋内伸手不见五指，她只梳拢着长发，一束束在指间滑落。

若有人问她，新旧之间的夹缝是什么？她必回答是无人可助、无岩可攀的万丈深渊。

她不是不懂民主，不懂自由，只是她天生乖顺，总以为伤父母心是大逆之罪，无法做得绝情寡义；加上她是女子，不能像牧雍，海阔天空生就为他们男子而存在的，他要走易如反掌。

然而，他如此不顾念她，不设法了解她，竟教她无由来地难受。

她又想到五月十七日中午观音庙之约。经过牧雍这一场自顾自的演讲，她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

走虽不容易，但她也要踏出救自己的第一步！

第三章

正午的太阳一偏，璇芝就径自往观音庙后面的山路走去。

今天是珣美所说之日，但阿标并没有出现，因情况紧急，璇芝不敢再耽误时间，只有放大胆子，独自步向那陌生危险的世界。

想来想去，上海仍是不安全的，家人循着线索，再逼问莲儿，很轻易就可以找到珣美的住处。既要走，就得走得干净俐落，没一点痕迹，所以璇芝决定朝北方走，去投靠被富唐镇民赶离的吴校长。

尚未一个时辰，璇芝就觉得流浪的艰难。阳光毫不留情地洒着她白嫩的肌肤，两旁是望不尽的高大野芒，常常把小径都覆盖住了。

千金小姐出身的她，何曾吃过这种跋山涉水的苦头？但凭着一股毅力，她硬是咬紧牙关撑着。

北方，她去过一次，吴校长的家就在河北汾阳的隳村，若记忆没有错，她应该渡过运河，搭往北京的火车，中途再转乘马车向西行。

璇芝捏捏酸痛的腿，她虽疲累，但不允许自己休息，而选择这陡斜荒凉的山径走，就是要避人耳目。

徐家此刻一定闹得人仰马翻在找她了吧？但愿莲儿不会受到太多的责备。为了慎重保密，璇芝连莲儿都没有透露一句，今晨出门，只骗莲儿说想亲自见阿标一面，托他带些东西，莲儿不疑有它，还帮她换了丫鬟的装束，眼见她拿着包袱出门。

璇芝对这种欺瞒有些愧疚，但她不能连累莲儿更多了。

临行前，她写了两封信，分别给宋家和徐家，语意都很短简，不怨天、不尤人，只说她试着服从父母之命，成全这如意之缘，但上天似乎不允，前头的路走不下去，她只有自求一条生路，免得堕入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悲剧之中，弄到生死两难的下场。

她知道，以牧雍雄辩之才，举出那么多道理，都驳不倒众人根深柢固

的观念，她的几句话，更撼动不了两家人维护道统之心了。可以想象的，在大官道上，必是急马奔驰，人群吆喝，查到上海，都有人在仔细搜索她的下落。

但愿！但愿！但愿他们没想到她向北而行，没想到她抄人迹罕至的小道！可是什么事都有万一，所以她仍走得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，没有一刻不害怕追捕已至。

璇芝早已满脸通红、气喘吁吁，发辫黏散在额前鬓角，双腿刺痛，全身骨头像快要散掉了，但山路老攀跨不完。

当她看见那棵大树时，就告诉自己！休息一会儿没有关系，她已经走得够久了。

树荫下的几阵凉风让人舒畅许多，璇芝正捏着腿儿时，一位背柴的老樵夫由小径爬上来，她连忙问：“老伯伯，请问运河渡船口离这儿还多还呢？”“一个时辰吧！”老人家回答说：“小姑娘，你如果要搭船，就得快一点，太阳下山后，船就不开了。”璇芝听了，道一声谢谢，起身就走，但脚似乎不听使唤，抬着有如千金重；她使尽力气，忍着痛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

一定不能误了最后一班船，否则她就得在荒郊野岭里过夜，而且被抓回去的可能性也会加大。

太阳仿佛更火烈，路也仿佛更崎岖，对自幼不曾吃过任何苦头的璇芝而言，每个动作都成了椎心的酷刑。

但她努力撑着，不允许自己有倒下去的机会。为了生命的自由，为了未来的光明，她绝对不能气馁！

至少，要看到运河、看到船，才算走出千河镇。

运河引进长江之水，向两边展阔，犹如一条大川，泛着滔滔白液。

太阳在平原的那一方，红红一轮，几乎要触到河面。璇芝一走出山区，就先找渡口，但因为又昏又累，竟什么都看不见。一旁有竹搭的茶棚，座上无客，头戴青笠的店东正在收拾摊子。

“请问渡船口在哪里？”璇芝慌忙地问。

“就在前头。”店东指向运河说：“船娘刚刚才走，你喊一喊，或许还能赶得上。”璇芝定睛一看，果真有一条船，竖起长长的篙子，正慢慢划离岸边。

她心一急，不顾一切地大叫：“喂！你不能走呀！等等我呀！”“顾大娘，这儿还有客人哪！”店东也帮她喊着。

他们一路追赶，几只鸭鸟被吓得扑扑乱飞。

然而，船离沙岸，篙已无处可撑，怎么也无法停止。船娘只能用浆，让船沿着岸边而行，她呼喝着：“距离还短，你快跳上来吧！”望着那不见底的河水，璇芝一点把握都没有，但四周的人声都在鼓励她，既能逃家，何愁不能跳船？她目视船弦，努力跃起身子，在以为要落水的那一瞬间，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牢牢地抓住了她。

在一片欢呼声中，璇芝终于坐上船了。

因这阵骚动，船晃了几下，那手仍牵紧她，直到她能真正站稳才放开。

深吸一口气，璇芝好不容易才能看清眼前的人，正想道谢时，却又吓得往后一仰，人差一点翻出船外。

又是那一只手，在紧急状况下拉住她。

她的脸丝毫没有欣喜，感谢的话也硬吞回去，只像躲瘟疫一样，跌跌撞撞地往船的另一端走，背对着所有的人，远望着夕阳下金波微漾的河面，心中万般怅恼不安。

天呀！她怎么那么倒霉？辛苦了大半天，竟一头栽到了徐牧雍的手中？！

他不是昨天一早就离家赴北京了吗？怎么又会在这荒僻的小村出现呢？看样子，他并没有认出她来。只是在同一条船上，他随时有揭发她身分的可能性，难道她就只能这样坐以待毙，全凭老天保佑了吗？唉！此时此刻，她宁可独自在山里栖一夜，也不愿和徐牧雍共困在这茫茫的河心中间，连跑都跑不掉。

另一边的牧雍则紧皱着眉，满心莫名其妙。这个女孩子真奇怪，见他如见了鬼，当场脸色惨白，匆匆走避，仿佛他会吃人似的。

他从小到大，虽非貌似潘安，却也长得人模人样，长辈亲族宠赞他，同辈师友爱戴他，处处见的都是欢迎的笑脸，这样一个嫌恶恐惧的表情，他还未曾受过，心里不免有些不自在。

望着那纤弱的背影，动也不动的，好象仍在怕他。看那一身白色的粗布衫裤，大概是乡下来的姑娘，没见过世面，以致防戒心比较重吧！

但他方才拉她，很明显是要助她一臂之力，她不至于连好心、坏心都分不清楚吧？唉！别管她了，他自己生活中的一大堆混乱，还理不出个头绪呢！

因想起五月四日北京三千名学生的爱国游行，有人写血书，有人要自杀殉国；他们去烧曹汝霖的窝，殴打章宗祥，要引起全国同胞对中国局势的注意，想来仍教人热血沸腾。父亲保他出监狱时，还有同学在里头抗争。北洋政府如此强横愚顽，不知蔡校长是否会被迫辞职？不知巴黎和会的结果如何？这种时候，他真不想离开北京，但父命又不可违。当大家在为新中国努力之时，他却被旧传统箝制着，差点去娶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女子一向开明的父亲，在儿女婚姻上，如此专制无理，倒是出乎人意料之外；连他没回来，新娘亦千方百计娶过了门，他这才领教到，旧社会的家庭制度真的可以成为万恶之根源。

难怪梁启超要说“非破家不能救国”，他若为家庭所累，不但一生黑暗，连理想抱负亦无从施展了。

起方的山影逐渐暗蓝，平畴原野有阵阵炊烟。牧雍再一次检视各城镇罢工罢市的资料，他要将它们带回北京，给大家打打气。

他耽搁了一日，就是为取得这些文件，辗转绕到这个小渡口来，方能避开闲杂人等。

他的视线又不知不觉回到那白衣姑娘的身上，脑中不禁浮起她泛着桃红的脸颊，带着纯然的青春光彩，还有那一双映着水光天影的眸子，亮得令人印象深刻。

在这荒郊野岭之地，能见到这样一个女子，倒是一种惊艳，或叹这山林毓秀之奇功吧！

渡船的终点是个人来人往的小市集，再往东走，便是河间县府所在，往京城的火车在此停留十分钟。

璇芝下船的第一件事，是躲开牧雍；第二件，则是找个地方住宿。因为火车班次明天早晨才有，她孤身一人，绝不能和大伙挤在车站里过夜。

璇芝在沙土飞扬的石路上徘徊，仅有的几家客栈，不只外形简陋，而且挤满了三教九流的人，她几乎没有勇气踏进去询问。

天色逐渐苍暗，她内心十分着急，更不知道自己失措的神情，茫然的大眼，娇柔稚嫩的模样，已引起许多人注意。

踌躇半天，她才下定决心去一家人较少的旅店。

这时，有个穿蓝衣的妇人一脸和善地问她：“姑娘，你是出还门投亲戚的吗？”“我是准备搭火车的。”璇芝照实回答。

“那你得住一宿了。”妇人关心地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些店都不能待人的，尤其你是个单身女子。不如你就到我家去，你可以睡得安心，我也可以赚点外快，怎么样？”璇芝迟疑着。

妇人又加把劲说：“前面那香烛店是我的，这里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我。我也是一片好意，看你挺可怜的，别人想住我那儿，我还不肯呢！”说着说着，妇人已拉起璇芝的手臂。

忽然，有个男声直直切入说：“你拉着我妹妹做什么？”璇芝猛回头，看见板着一张脸孔的牧雍站在身后。

妇人一惊，忙放开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不晓得有人陪她。那就好！那就好！”璇芝正想辩驳，妇人已走掉，她转向牧雍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谁是你的妹妹？”“姑娘，你是真不知道吗？运河两岸有所谓的青帮、红帮，他们专门诱拐良家妇女，再卖到其它市镇。你若真的随那个妇人去，下场就不堪设想了。”牧雍严肃地说。

这倒是璇芝没想到的，忆及方才，她不禁为自己的单纯捏了一把冷汗。

然而，心中虽庆幸，嘴巴仍逞强的说：“我不会那么笨的。”她还是那一副毫不感激的样子！牧雍原可掉头就走，但不知怎地，他又继续说：“如果你要住宿的话，我找的那家旅店还挺干净的，我再和老板关照一声，说我们同路，就没有人敢动你的歪脑筋了。”“不！我和你不同路。”璇芝直觉的反应说。

“当然不！我们只是假装同路，这样可以省却你很多麻烦。”牧雍有些词穷的说：“一个女孩子单独旅行，是非常危险的事。”“是很危险。”璇芝故意说，“可谁能保证你不是什么青帮、红帮的一份子，或许你还是刚从监狱出来的犯人呢！”“姑娘，我完全是一番好意。”他努力表明自己说：“我是个学生，正要回北京去。我所做的建议，不过是想帮忙而已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坏人。”我自然知道你是谁！璇芝在心里嘀咕着，但他家里有个如意缘的妻子不去照顾，干嘛对一个陌生女子好心肠呢？牧雍见她仍是满脸的不豫和不屑，像有一桶冷水当头浇下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姑娘不领情就算了，就当多管闲事吧！”他说完，果真拂袖要离去。璇芝一慌，忙说：“喂！你不能把我丢在街心呀！”她差点忘了牧雍的倔脾气，只好迈开脚步在后头追。他虽然笑脸不再，但仍帮她订了一间房，让她能有个地方舒服安睡。

“谢谢你。”璇芝终于勉强的说。

“你信任我了？”他只问，脸色还是怏怏不快。

她很轻地点了个头，就径自躲回房里。

那夜，客栈的潮霉粗简，令璇芝辗转反侧。她想到爸妈，徐家的人，还有莲儿，他们一定又生气、又担忧吧？她实在非走不可，但荒谬的是，她居然会在路上碰到牧雍，他究竟是她命中的煞星，抑或是贵人呢？看样子，他那晚是醉得连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，而如此特意的忽视，如此断然的不屑一顾，真教璇芝有消不去的愤慨。

无论如何，她要早早摆脱他，毕竟有他在，就等于还在徐家的势力范围之内。

冷冷的月，在天边弯成细细一线。流浪之路尚漫漫迢迢，她也许会走得很辛苦，也可能会寻不到她所要的答案，但她永远都不会后悔的。

车站熙攘着各行各业的旅客，也聚集了不少附近省县的乞丐，有人睡在石地，有人卧于铁轨，只等远处黑烟笛响，才会一哄而散。

火车的庞然、声音及速度，对某些人而言，仍是会震慑灵魂、夺人性命的大怪物。

牧雍闲闲地站在树荫下，观这苍生百态。他其实也在等那位有着明亮眸子，举止怪异的姑娘，昨晚她一进房间后就不见踪影，今天一早，店老板说她已退房，当时牧雍望着还雾蒙蒙的天色，真不懂她的神出鬼没所为何来。

她到底为什么单独旅行，又去了哪里呢？牧雍习惯在旅途中观察人，但还不曾有过这种想一探究竟的好奇心。他自己也不懂，这姑娘仿佛有什么特质，让他忍不住想要注意她。

卖糖粥、糖芋头的摊贩旁，突然一阵骚动，他站直身体，看见他要等的人正被几个痞子纠缠，想也不想，他立刻走过去，粗声粗气地吼着说：“妹妹，有什么麻烦吗？”那几个人见她有帮手，便各自散开，但她对他一如前几回，不感谢也罢，还摆出戒备厌恶的表情。

牧雍再一次觉得自己无聊兼窝囊，但依然开口问：“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了。”“火车还没来，我怎么走？”她说，可眼睛并不看他。

“你也要去北京吗？”他顺势问。

“连票都买不到，我哪儿都去不成了。”她微蹙着眉，带着说不出的委屈。

经过一夜休息，璇芝洗净身上的尘土，发辫也重新梳好，看起来更是面若芙蓉，眼似秋水，如此佳人，在这群龙蛇混杂的人堆中，恐怕一天都捱不下去。牧雍本着一股怜香惜玉之心主动说：“你大概没出过远门吧？火车票若要当天买，就要透过单帮客了。”“单帮客？”璇芝问。

“简单一句就是官商勾结。”牧雍说：“如果你肯告诉我我要去哪里，我可以马上帮你弄到一张票。”这是诡计吗？但璇芝实在是无路可走了，只好不甘愿的说：“我的目标是万通镇。”“你是到那里寻亲吗？”见她说得勉强，他偏要再进一步问。

“嗯。”她点一下头。

“我叫徐牧雍，还没请教芳名呢？”他得寸进尺的又问。

璇芝没料到他有这一问，临时乱了阵脚，只好搪塞说：“我……我叫宁

欣。”“姓宁名欣？”他又问。

“嗯。”她有些不耐烦的说：“你到底买不买票呢？”“当然买。”他露出了笑容，仿佛逗够了她。

牧雍走后，璇芝的心还觉得直扑扑地跳。她并没有错，未定下如意缘之前，她是叫宁欣；但因为牧雍，她才取名璇芝，如今把牧雍丢出她的生命轨道之外，回到宁欣的身分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好！她决定新的自己就叫做宁欣。

牧雍在不远处的大树下，和一名满脸胡予的人讨价还价，不多久，便笑着朝她走来。

瞧他俊逸斯文的脸孔，豪爽自信的风采，她不免有些感叹。对于有缘的宋璇芝，他抱着绝然的排斥态度；对于无缘的宁欣，他却又如此侠义热情，老天行事真太令人理不清、摸不透了。

只能说，如意非缘，此生注定难交会吧！

火车开动后，窗外的风景一格格掠过，一会儿是绿油油的稻田，一会儿是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充满江南水气湮漫的初夏风情。

牧雍就在她身边，静静地看着手中的书。

她原本一上车就要躲得他远远的，偏他一直在左右。后来璇芝想想，一路上有个男人，即使是见了就愁的冤家，也比较安全一些。

她的脸始终望着窗外，一副不愿理人的模样，牧雍也保持有礼的沉默。

火车过站时，会有人当胸挂着大藤篮喝卖着糯米、糕饼、梅渍等点心。璇芝为了省钱，只看不买，到了午饭时，也只要了几个包子。

反而是牧雍叫了煮蛋、卤菜、馒头，往她面前一放，说：“你吃那么一点怎么够呢？”“我胃口大小与你何干？”璇芝不高兴地说。

“我一直在想，你是天生就这么冲呢？还是我哪里不小心得罪你了？你好象非常不喜欢我？”他很正经地问。她可不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，和他谈如此敏感又危险的话题，只说：“这件事并不重要，反正到了万通，我们就永远不再见面了。”“你的亲戚住在万通的镇上，还是镇外？那儿有几处土匪窝，你最好确定有人会来接你。”他看着她说。

“这你就不必操心了。”璇芝回他说。

长久以来的听闻，还有徐家两次的对阵下，她都觉得他趾高气扬、恃才傲物，没想到他还有温柔体贴的一面。然而，转念一想，这样对女孩子献殷勤，是否表示他的风流成性呢？家里人传说他在北京已有了女朋友，既是如此，他还与她随意搭讪，岂不是道德沦丧之人？璇芝思来想去，忍不住要对他怒目而视，却发现他已吃完饭、喝完茶，正在闭目养神。唉！他生得一副好相貌，却有一堆莫名其妙的行为，好在他们此生缘尽于此，否则她不知要为他惹多少烦恼，又要流多少眼泪呢！

不知不觉地，璇芝随着火车的节奏，缓缓睡着了。

到了万通，是牧雍唤醒她的。眼睛一睁开，窗外是一片蓝天、黄土及整片的高粱田，原来火车早过了江苏，到达山东省境了。

璇芝的首要之事便是甩开牧雍，趁着众人混乱，假装没听见他的叫声，她一马当先下了车。

这儿感觉很荒凉，耳旁尽是口音浓厚的地方话，她动作极快地问人、问路，想找到马车店。

一个女人独行总是会教人指指点点的，璇芝找着客栈后的马棚，那正在钉马鞋的车夫也一脸怀疑地看着她。

“我要到汾阳县里的陇村，大概要多长时间？”璇芝有礼地问。“就你一个人？”车夫看她一眼说：“不去！不去！女人家麻烦！”有钱居然还没车坐？难不成要她走上个几天几夜？璇芝放下身段，和他争辩哀求，他才丢下一句话：“你要凑足六个客人，我才能走这一趟。”这不是白搭吗？她人生地不熟，哪里去凑人数？现在她才明白，什么叫“出门处处难”了。

璇芝沮丧地走出马棚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身长衫的牧雍靠在柱子上。天呀！他这人真是阴魂不散！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火车不是开走了吗？”她皱眉问。

“火车要装煤、换轨和检查，所以会在万通停上一个时辰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原来你的亲人不住万通，而是汾阳，那还有好长的一段路，你想单独走，实在是太大了！”他连汾阳都知道了，这个投奔点还安全吗？璇芝又气又急地说：“你难道没有别的事做，一定要对我纠缠不休吗？”这句话说得重，弄得他脸色微变。迟疑一会儿，他才很冷静地开口说：“我是有事情做，但也不晓得自己是发那什么神经，一直想帮助你。或许是在运河渡口拉你上船，然后在河间府让你平安坐上车，想你人既然都走到这儿了，自是不能功亏一篑，只有保证你能毫发无伤地到汾阳，我才能安心！”这是哪一国理论？是他逼她到这种境地，如今又要拉她一把，老天究竟在开什么玩笑呢？璇芝烦躁地说：“别管我了，我根本与你无关，更不是你的责任！”“大迟了，我反正是管定了！”他铁了心说：“我们在这儿争辩，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可以找到另外四个客人。”“四个？你弄错了吧？我们需要五个。”她说。

“没错，就四个，因为我决定陪你一块去，反正汾阳也可以到北京，只不过是多两天的行程而已。”他说完就即刻行动，璇芝想叫停都来不及。

他到底发什么疯呀？！他们两个算是素昧平生，他这忙不是帮得有些失分寸吗？而她逃了半天，没显示一点独立，还处处靠人，实在不是好的开始，她不相信自己能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璇芝在原地踱着步子，绞尽脑汁想寻出另一条路来。然，有一方白帕进入她的眼帘，最引她注意的是方角上绣的紫蓝花朵，颜色调得又纯艳又均匀。

她正欣赏着，一个娇小秀气的黄衣女孩走过来，慌慌张张像在寻找什么。

瞧她俊俏的脸孔，璇芝直觉地问：“你是在找这条帕子吗？”“是呀！这是我的。”女孩声音细细的，笑容极美。

“我一共绣了一组四件，是要送给姊姊的。”这女孩看起来不过十五、六岁，竟有此手艺，璇芝忍不住赞美说：“这花绣得好，色彩也好。”“这是琉璃草的花儿，因为它的颜色正好是宫中瓦片的色调，所以取了这个名字。”女孩细声细气的说：“西方人称它为勿忘我，我是听海上的英国传教士说的，挺有意思，不是吗？”“是很有意思。”璇芝细细思量这三个字，又问：“你是刚从上海来吗？”“是呀！我和哥哥正准备回汾阳老家。”女孩说。

汾阳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！璇芝连忙说：“我也要去汾阳，只愁凑不齐

坐马车的人数。”“我们自己有马车，现在停在万通，就是为了换轮子。”女孩说。

“哦！”璇芝失望地应一声。

“你若是一个人，倒可以和我们同行。”女孩热切地说：“反正马车很大，多坐个人也无妨。”“真的？太好了！”璇芝真有说不出的欢喜，忙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宁欣，你呢？”“我叫范湘文。”女孩微笑着，突然指着前头说：“我哥哥来了。”一个穿著黑短衫，黑绑脚裤的汉子走过来，他长得中等身材，星眉剑目，看起来极豪爽的模样。

湘文走向前说几句话，那人看看璇芝！立刻笑着同意。

璇芝松了一口气，流浪至此，终于平顺下来。她必须告诉牧雍，免得他瞎忙一场。

他们三人来到客栈内，正好看见牧雍和几个黑黝黝的壮汉说话。

璇芝走过去，拉拉他的袖子说：“你不用找人了，我已经有愿意载我一程的马车了，范家兄妹也是要到汾阳的。”牧雍狐疑地看着黑衣男子，对方立即抱拳说：“在下范兆青，汾阳人氏，请多指教。”“范兄客气了，我叫徐牧雍！方从河间府来。”牧雍说：“宁姑娘单身一人，坐你们的马车，方便吗？”“怎么不方便？！我们一路由上海行来，舍妹直嚷着无聊，现在正好有宁姑娘做伴呀！”兆青很干脆地说。

“你刚从上海来吗？”牧雍眼睛一亮的说：“那么你看到上海为反日本、反专制的罢市、罢工游行吗？”“不只看到，还绑白条参加了呢！”兆青也兴奋起来。

“从来都没见过这番景象，很多工厂和商店老阁都把大门一关，主动和我们配合，连警察都站在群众这一边才叫奇呢！”“所以你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了。”牧雍转向璇芝说：“宁姑娘，这位范大哥是古道热肠，一腔侠义之人，路途上有他照顾，你会很平安的。”“我本来就很平安。”璇芝仍不忘顶他一句。

“既然说定了，我们立刻出发，好赶上下一站的打尖旅舍。”兆青说。

太阳已逐渐西斜，高粱田随风摇晃着金黄。

马车内部还算舒适，兆青就坐在前头赶马。牧雍热心地帮忙装货，又一再道谢。

一旁的湘文不禁偷偷问璇芝：“这位徐先生是你的什么人？看来非常关心你呢！”这整件事的过程根本无法解释，说相识又等于不识；说不识又牵扯如此多，若硬要理出一套说辞，大概就是苍天不希望他们再有瓜葛，用这一路上的照应，让牧雍把欠她的债还了吧！

停顿许久，璇芝才淡淡地回答说：“他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只是个行善之人罢了。”马车向西而行，黄土路的尽头，恰是巨大圆扁的红日，望过去，有极目天涯的苍凉之感。

牧雍挥手又挥手。他仍不懂，一个才认识不到两日的女孩，为什么如此分他的心？他甚至差点不回北京，而想陪她绕一趟汾阳呢！

仿佛有一种熟稔，仿佛有无形的系绊，总教他放心不下。唉！想不通就不要再费神了，反正从此人各一方，自己有自己的道路，又何必再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牵挂呢！

火车笛声高响，催着旅客们归队。马车已成远方的一点尘土，欲辨也难。牧雍缓缓踱回车厢，脑中浮现的仍是宁欣，那个满怀心事，不知微笑为

何物的奇异女子。

第四章

秋风年起，窗外并排的几棵梧桐树叶落纷纷，成一片黄金急雨。

再往远处看，是极蓝的天空，一种北京特殊的蓝，净得透明，轻如羽毛，与江南潏潏水光的景致完全不同。

唉！江南。

璇芝伏在窗口，默默神伤。她再怎么计画，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落脚北京的一日。

五个月前，她投奔陇村，正在地方办小学的吴校长又惊又喜，不但收留她，还替她安排未来。

“你天资聪颖，不念书太可惜。”吴校长说：“中国目前欠缺女医师、女老师，甚至女科学家、女政治家，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努力的目标。”“我的志愿就像吴校长，想为中国的教育尽点力量。”璇芝热切地说。

“当老师倒符合你沉静的个性。”吴校长说：“我正好有朋友在北京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教书，环境单纯，又免学费、包吃住，或许最适合你目前的情况。”这条件是再好不过了，但北京……不就又和牧雍在同一座城市了吗？璇芝考虑再三，所谓最危险处也是最安全处，徐宋两家人再如何估计，也万万猜不到她会躲在北京，而北京那么大，她只要少出门，避开几所大学的校区，碰到牧雍的机率微乎其微。

基于自己想读书的决心，璇芝很勇敢地上了京城。

目前一切都很顺利，除了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外，她哪儿都不去，在同学眼中是一位极保守的姑娘。

秋风又起，冷冷地沁到心头。北京的寒意是她最不习惯的一点，由旧衣摊买来的毛衣棉襖，似乎老保不了暖。

她呵呵双手，回到床前折她刚晒洗完的衣物。

这宿舍原是前清的办公处所，没什么隔局，一间四四方方的房间，就挤靠着四张床，被里还得听风打墙的呼呼响声。

来这儿念书的女孩，有些是赶时髦拿文凭的，有些是家里穷的，有些就像璇芝，是其想从事教育工作的。

与她走得最近，睡她隔壁床的赵秀仪就是第一种，她常卷弄她那一头最得意的短发说：“我爹说，现在是民国时代，女孩儿家要受点新式教育，才能找到优秀的丈夫。我本来念的是教会女子学堂，但我娘嫌我太野了，就把我送来这土土的学校啦！”虽是如此，秀仪仍不受影响，每天游走北京、清华、燕京几所大学内，风头不输从前。

而璇芝还是璇芝，保留她两根发辫，一派大家闺秀作风，所以，她虽衣食俭朴，大家却都很喜欢她那天生尊贵的气质。

她又搓搓手，这样一个会下霜的晚上，正好可以安静地抄写和刻钢版，赚的钱或许能买副手套和帽子。才放好自来水笔，秀仪就冲进来说：“喂！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大家都在礼堂集合了！”“星期六晚上去礼堂做什么？”璇

芝不解地问。

“暖！我的大小姐，今晚有女青年社的人来演讲，她们都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新女性，教授规定我们都要去听，还要交报告呢！”秀仪拉着她说。

“有这回事吗！我才不相信。”璇芝说。

“走啦！如果你今天不听，铁定会倒退一百年，中国就完蛋啰！”秀仪不放松的说。

女青年社都是女生，想必与牧雍扯不上关系。璇芝其实也很想见识一下，长期受压迫的妇女同胞，到底能独立到什么程度？又能为社会做什么？美丽的蓝天，已呈浓暗，星月隐隐挂在树梢。璇芝随秀仪到礼堂时，讶异于热烈捧场的人潮，除了师范的女生，还有其它学校的学生，男女都有，把小小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。

主讲者有留美的硕士、留日的医师、留法的画家，清一色的女性，她们侃侃而谈，爽快俐落，颇有女中丈夫的气魄。

“中国只有几处的光芒，绝大部分仍陷于无助的黑暗里。这黑暗根源于儒家几千年来所衍生的专制迷信，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未来的教师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传递及散播光芒的人，一定要把自由、进步、民主带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。”那位女硕士说到最后还大呼口号。

璇芝随着演讲者的精采论调，频频点头，完全忘了站在人群中的种种不适。

通常靠后门的一端站的是牧雍，他因学的是光电物理，所以被女青年社请来管理照明设备的问题。

从五四游行的胜利后，年轻人更觉得自己力量的不可忽视，因此大小会社，各种刊物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。而他们这些组织常常互通声气，彼此帮忙，想造成一股舆论，来制衡腐败的军阀政府及国际强权。半年前他回北京后，在狱中的同学纷纷被放出，没多久曹汝霖及章宗祥下台，中国也拒签不平等的巴黎和约。谁说只有枪杆子才能出政权呢？民意的力量才是伟大的。

他们也向世人证明，学生并没有野心，也不受政客的利用。事件结束后，大家都重回学校，继续课业的研究；牧雍也全力专注于自己毕业论文的撰写，对于很多活动，已由主角退居于配角的地位。

在这段快速变动的时期，比较令人惊讶的是小小的千河镇也受到冲击，他到暑假快结束时回乡一趟，才知道那位嫁过来的宋家小姐，在他离家的第二日就留书出走了。

牧雍对她没什么印象，恍惚间她只像个沉默的影子。她这样断然消失，必定和他所说的那一番话有关，如此看来，她也不是一般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。他不由得敬佩起她，却也为她流落上海而担心。

两家人为这件事风波一直无法平静，几乎要摔断如意，绝了三代以来患难与共的交情。牧雍还特别到宋家去请罪，上海徐家的搜寻队也一直没有停过。

但谁也没想到，一个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，竟可以躲得一点线索都找不着。

随着时日的拉长，双方家庭的气氛愈来愈沉重，宋小姐若再不现身，或许真有世交变仇人的可能性。

头上的灯泡闪了一闪，牧雍忙检查线路和电压，假如真的停电，这小

场地中上百人若慌了起来，绝对是一场灾难。

前面几排的人移动了一下，突然有个女孩的脸孔引起他的注意。同样明亮的眼睛，同样柔美静婉的五官，但怎么可能是宁欣？她不是应该在汾阳吗？自万通一别后，她的身影一直在他的脑海，他们同行的短短时日，成为他一个特殊的回忆。在往返河间时，他曾萌生去探望她的冲动，但非亲非故的，这种举止又未免太可笑了。

然而，宁欣出现在北京，又是这样的场合，也太不可思议了，莫非他眼睛花，认错人了？演讲在如雷的掌声中结束，璇芝听了有所感动，所以也随众人愉快地讨论着。

人潮中有个男孩子走过来，对着秀仪说：“今晚办得很不错，你的朋友多半都来了。”左右的人似乎和他都熟，纷纷打起招呼，只有璇芝一脸陌生，他冲着她直直笑着。

“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学妹宁欣，这是从北大来的，也是现任学生会会长刘克宇。”秀仪说。

璇芝一听到“北大”两个字，心就凉了一半，徐牧雍不会刚好也来了吧？！

“是新生呀？你怎么没带她来参加学生会呢？”克宇很热忱地说。

“宁欣一向文静，不太喜欢团体活动，今天还是看到‘女性’这伟大的主题，才勉为其难来的。”秀仪说。

“哦！那真可惜，我以为你们将要为人师表，应该具有最先进的想法，我想你是太没有说服力了。”克宇开玩笑地说。

“最有说服力的人来了！”璇芝的另一个室友李苹指着她的身后说。

大家把视线转向新来的人，璇芝不看则已，一看整个人差点昏倒。今天果然不是她的好日子，乖乖留在校园之内，竟然还是碰见徐牧雍，正应了“冤家路窄”那句话。

他似乎已经认出她来，一双眼睛旁若无人地盯着她，然后又当着大家的面，一副他乡遇故知的表情说：“宁姑娘，真的是你！我还以为自己弄错了。”千万不能和他有任何瓜葛，所以璇芝很断然地否定说：“是你弄错了，我不认识你。”牧雍愣了一会儿，用难以置信的语调说：“不可能吧？！你是宁欣，我们从河间到万通这段路程中还有同车之缘，你真的不记得我吗？”

“这就怪了，他知道你叫宁欣，你却对他没有丝毫印象，我不相信。”秀仪十分好奇地说。

“不认识就不认识，我没有必要说谎。”璇芝坚持着说。

“牧雍呀！这表示并非所有的人看到你都终生难忘。”克宇调侃着说：“还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魅力，对你视若无睹哩！”“可不是，我不应该那么自抬身价，认为人家小姐一定会记得我。”牧雍自嘲地说，脸色不太自然。

他内心讪讪，但不是因为尴尬，而是宁欣。不变的拒人千里，不变的吝于一笑，他太熟悉那不寻常的警戒心了，她根本知道他，只是为某些理由而不承认。

这本来不是什么天大的事，但牧雍有种莫名其妙的被伤害感。他对她虽非大恩，却也几次在紧要关头伸出援手，她怎么可以全面一笔勾销呢？不认就不认，他徐牧雍也绝非死皮赖脸，胡乱纠缠的男子。他若无其事地四处寒暄，不再试图与璇芝攀交情。

散会后，男生分别护送女生回宿舍，再骑着自行车离去。

从牧雍出现的那一刻，璇芝的心就一直无法平静，冷冷的寒夜，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穿过校园的。

她——真能摆脱他吗？她可不希望这次意外的重逢，又将她拉回到过去的恩恩怨怨。

但她的室友并不放过她，一进寝室，秀仪、李苹和也是新生的曾庆兰，全围着拷问她说：“你真的不记得徐牧雍吗？”“真的。”璇芝加重声音说：“你们饶了我，好不好？这件事一点都不重要嘛！”“怎么不重要？！”秀仪说：“徐牧雍是我们京城里鼎鼎有名的大才子，不知有多少女生对他芳心暗许，甚至还有什么局长、议长的女儿，天天搭着洋轿车乱追。这样一个超群出众的人，你能对他过目即忘，实在太令人难以信服了。”“我就是没有印象嘛！你们这样逼问，我总不能把脑袋瓜拿下来，再找上一遍吧？！”璇芝就是死硬着嘴说。

“宁欣天生就是怪人一个，行事作风老和别人不一样。”庆兰说：“如果我有机会和徐牧雍同车共船，我不牢牢记他一辈子才怪。”“你也不害臊，说得那么露骨。”璇芝反击说：“瞧你们三个人急辩的模样，莫非也成了徐牧雍‘芳心暗许’会的会员吗？”“我们还差得远呢！”李苹说：“徐牧雍最讲人人平等，无论男女，他都以诚相待，女同学若对他默默含情，他也有办法把对方的情意化为友谊。”“徐牧雍在北京真的没有知心的女朋友吗？”话谈到这里，璇芝再也忍不住的问。

“从没听过。”秀仪说：“他常说，恋爱要自由，婚姻要自主，但也因此要更慎重、更理性，免得制造社会的乱象。他是真的尊重女性，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。”“应该说，他尊重的是新女性；对于那些旧女性，他依然摆着高高在上的姿态。”璇芝脱口而出。

“你似乎非常讨厌徐牧雍，只要一提到他，你就处处唱反调，你和他有仇呀？”李苹狐疑地说。

“我又不记得他，哪能结什么仇？”璇芝赶紧说：“我只是不懂，咱们喊了一晚女性要自立自强的口号，结果话题仍绕着一个男人打转，看来，你们还是脱离不了小女子扭扭捏捏的心态。”“瞧她那一张嘴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真应该叫她到学生会写评论。”李苹轻拍她一下说。

“可别叫我，我做不来你们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。”璇芝立刻撇清地说。

“哎呀！说到评论，我倒忘了刘克宇要我刻今晚演讲稿的事了啦！”秀仪翻了翻方才拿回来的一叠东西说：“我一路上还在烦恼，这次大伙反应热烈，这篇稿，各大学一定都会刊印，我的字那么丑，传出去岂不是一大笑话？”

“别找我，我的字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庆兰忙说。

“找宁欣嘛！她的字端洁秀丽，是苦练过的，摆出去，一定不会丢我们女子师范的脸。”李苹说。

“怎会又扯上我了？我又不是学生会的人，而且你们那里人才济济，怎么也没道理要我刻稿子吧？”璇芝说。

“这次的活动是女师主办的，自然得由女师的人来写。”秀仪哀求地说：“别再那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啦！你端咱们师范的饭碗，总不能连这点棉薄之力都不尽吧？！”这种情况下，再不答应就说不过去了，璇芝只有点头同意的份。

可是一和学生会有牵连，会不会又跟徐牧雍纠缠不清呢？那晚，璇芝一直无法入眠，眼前老是浮现牧雍那错愕不解的表情，或许她不应该否认得

那么快，如此一来，倒显出她的心虚矫饰了。

这些日子来，她常常想起牧雍，不愿心里有他，却又驱赶不走，有时是在徐家冷漠无情的他，有时是在旅途上热心助人的他，两个不同的人，共有着令人难忘的神采丰姿，在她的生命中悄悄地留驻。

她真的受到如意缘的轰惑，不能当他是一般人吗？或许他原本就是聪明绝顶的非凡之人，所以她决意更渺小，来躲开他的光芒所带来的伤害，包括离乡背井及一生的难以圆满。

月薄薄地贴在天上，缺了一角，呈现奇怪的形状，在梧桐枝桠间游走。

看到牧雍，又想到家人的忧心。她离的是不属于她的徐家，但她仍是宋家人呀！

爹或许已不知唉声叹气了多少回，娘有没有哭坏了眼睛呢？也许该是她写信报平安的时候了！

字句在内心逐渐形成，也慢慢抚平了她的纷乱，她不能再让牧雍影响她未来的路了。

十二月初下了第一场雪，稀稀疏疏地替四处铺上一层白，没多久便溶化了。以后，雪踪不来，气候则明显地干冷，路旁的树全枯了。

北方的冬天真是干干净净，不似江南在萧索后仍有一股形容不出的缠绵。

璇芝常走在空荡荡的校园之中，让血液变冷，来洗涤心中丝丝缕缕的烦恼。

她用抄稿的钱买了毛线，钩出适合她的帽子、围巾及手套。浅蓝的颜色衬着她白里透红的肌肤，在万紫千红的女校中，有一种极特殊的美感。

转个弯，在红墙后看见梧桐树，没几步，秀仪带了一个男子挡住她的去路，说：“你不肯收学生会的酬劳，刘学长就强迫我带他来亲自拜望了。”又是为了那篇稿的事！璇芝望着眼前的男子，有些印象，却记不起名字。唉！

这件事还要拖多久呢？“宁同学，有关……”克宇开口说。

“什么宁同学，真拗口，叫宁欣就可以啦！”秀仪在一旁说。

克宇见璇芝一脸端庄秀静，不敢太唐突，只说：“扼，有关稿酬，我们只是个学生组织，能给的钱不多，就算是一点心意，请笑纳吧！”“我已经告诉秀仪，我是义务帮忙，不收任何金钱的。”璇芝委婉地说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刻的稿子实在漂亮，而且全无错误，赵秀仪说你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，我们学生会的人都十分感激，一致同意送上酬金，你若拒绝，我们会很过意不去的。”克宇极诚恳地说。

“送酬金是惯例吗？”璇芝短短问一句。

“不是。”克宇说：“只因为你不是学生会的人，我们有些不好意思，所以……”“既非价例，我就不收。”璇芝摇头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克宇灵光一闪的说：“那你就加入我们学生会，如何？我们正需要你这种人才，大家都会很欢迎你的。”然后和牧雍常常见面吗？璇芝的脸色有些发白，更紧绷着身子说：“我没有空。对不起，我必须走了！”她不等克宇反应就走向宿舍。

秀仪笑着对克宇说：“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哟！”“瞧她长得和书中美人一

样温柔婉约，怎么脾气如此孤傲呢？”克宇望着璇芝的背影说。

“嘿！这是我第一次听你称赞女孩子，看来你还解点风情嘛！”秀仪故意糗他。

“我不只解风情，还可以下评论说宁欣像朵傲冰赛雪的寒梅，足堪当你们女师的校花了。”克宇发表己见。

“什么？你到底懂不懂赏花品级呀？梅花哪有牡丹艳或蔷薇香呢？”秀仪很不是滋味地说：“宁欣太静了，一点锋头都没有，你说她是女师校花，很多人会不服的。”“自古以来有文人相轻，今日有女子相轻，这样的胸襟，想和男子抗衡，看来还有一段时间哟！”克宇啧啧两声说。

“你又胡说什么了？算我白帮你一场了！”秀仪跺跺脚，径自往宿舍走去。克宇耸耸肩，骑自行车，走上尘土飞扬的路。

天色很凝重，看样子又快下雪了，想到雪，他心中就有那朵梅的身影，宁欣是不活跃，也不锋芒毕露，但即使是静谧无声，她仍然是无限动人的。

搬完最后一趟书，牧雍总算完成乔迁的工作。这是四合院里最安静的角落，前有大槐树遮着，后面一堵高高的红瓦墙，不闻人声，正适合心无旁骛地写他的论文。

以前牧雍住宿舍，每日每时总有来来往往的朋友，加上前半年的娶妻风波和学生运动，他的学业荒废不少，教授们就警告他，若打算留学欧美，就必须加强实力。

辞掉学生会及社团的工作似乎仍不够，所以他干脆搬出宿舍，有点要闭关苦读的味道。

花了大半下午清理书籍和讲义，一份油印钢版的底稿滑落出来，那端润秀致的字迹，一下子便吸引住他。

若对字有所谓的一见倾心，那他初见这份稿子时，就是那一种感觉了。

他真没想到这是出自宁欣的手笔，她果然不是个寻常女子，他一直以为她是一般的乡下姑娘，她却到北京来读书，如今看来，她也是出自大家，学养丰富的才女了。

若是字如其人，她应是冰雪聪明又温婉细腻的性情；以容貌而论，是楚楚娇柔，我儿犹怜；但真正表现出的个性，又与字中所透露出的讯息完全不同。

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個女孩子呢？他呆坐许久，字字斟酌，想看出个端倪来，直到寒风敲窗，才惊醒他的沉思。

他不禁诅咒一声，这实在太荒谬了，强留了宁欣的字稿不打紧，还常拿出来翻阅，他究竟是中了什么邪？还说要专心研究，还说要学老僧入定的精神，结果一个女子的身影就令他心浮气躁，一张字稿就要教人走火入魔，这是他活了二十二载所未曾有的怪现象，又要如何解释呢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牧雍自问自答地想着，她反正摆明了形同陌路的不友善态度，他又何必一头热地想化解彼此间那不知名的敌意呢？他霍地站起身，把宁欣的字稿塞到书架的最角落，再一一排起他的书籍杂志。

外头响起自行车“吱”的煞车声，牧雍打开木门，克宇就像火车头般冲了进来。

“怎么啦？是不是北洋政府的安福国会又做了什么腐败贪污的事，让你义愤填膺呢？”牧雍一边说，一边按住讲义，以免被风吹走。

提到安福国会，克宇的心镇定下来。比起国家大事，宁欣那头任务的失败，实在无足挂齿。

他笑笑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来听听你对这一期会刊的意见，毕竟你的经验比我老到。”“很好，很能符合新文学运动的精神，正是排斥贵族化、古典化、山林化的文学，而走向国民、写实、社会的文体。”牧雍以前任会长的口吻说：“不过，有关北大招收女学生的事，似乎评论得太少了。”“我们不去走访，还不知道保守派的势力那么大。他们一致反对北大收女生，说北京大学堂的学生就如点中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若让女生进来，将来有女状元、女阁员，岂不有伤国体？”克宇学着老京片腔调说。

“那些冬烘先生，倒忘了从前早有女状元孟丽君，甚至女皇帝武则天的事了吗？”牧雍笑着说。

“就是说呀！他们的思想是老掉牙，却又爱磕人。学校好不容易通过让九个女生旁听，我们不敢发表太激烈的言论，以免坏了这小小的成果。”克宇说。

“噢？你的行事比以往周到许多了！”牧雍赞许说。

“还不是跟你徐才子学的。”克宇笑着说。

“我说过，别喊我才子，听起来活像是前清那些食古不化的遗老。”牧雍抗议完，又按着说：“女青年社的那篇演讲稿，字体好，也印得好。”牧雍一提，克宇便再也按捺不住的说：“我正在为这件事烦心呢！说到宁欣，我真还没见过她那样的女孩子，亲自送稿酬去，她还是拒收，而且冷冷淡淡的，好象受不了和我多说一句话似的。”听到宁欣的名字，牧雍心一动，但他仍神情不变的说：“她就是那种脾气，我也碰过一鼻子灰，记得吗？”“我对她十分好奇，猜她大概是出身没落的贵族世家，才那一副高高在上，孤芳自赏的模样。”克宇说。

加上她受恩不言谢、翻脸不认人，倒有这种可能，但牧雍不想再进一步讨论，于是说：“她既然不想收就算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事情的一套方式，不必勉强。”两个学长、学弟又为下一期会刊拟妥几个大纲，见天色渐晚才散会。

克宇出门前，牧雍突然说：“宁欣的事，我来跑一趟好了。”“你不是不管了吗？”克宇扬扬眉，见他不答，又说：“好吧！你比我会说话，或许成功的机率比较大些。”“她写了那一手好字，我只是想把她拉进学生会而已。”牧雍很正经地说。

“赵秀仪说，那比推翻满清还困难，你必须有失败的心理准备。”克宇说。

“试试又何妨？”牧雍笑笑说。

其实收钱或入会，牧雍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。他只不过是要找一个见宁欣的藉口，至于为什么要见，能谈些什么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

半年来，他告诉自己，汾阳太远，探视无名，所以他忍下想见宁欣的欲望；但如今她就在方圆百里之内，又与他有小小的关联，找她就成为挡不住的冲动了。

当然，在心里，他只会承认，这是公事公办，完全不带有个人的私情或因素。

图书馆内的暖炉不足，窗全用厚纸糊上，才勉强抵住严冬。

璇芝全身缩着，用不断动脑来驱散四周的冷冽。她想起富塘镇的家，她那熏着桂花芝兰香的闺房，让她过了不知寒冻的十九载，如今仿佛成了无法归去的天堂了。

不上课的周日早晨，人并不多，每次门被推开，大家就会望一眼。当她发现秀仪在那儿探头探脑时，吓了一跳，这小姐不赖被窝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“我正找你呢！”秀仪直直往她走来说。

“有事吗？”璇芝问。

“跟我走就知道了！”秀仪拉着她出去。

外头有灿灿的阳光，呼出的气形成白烟，璇芝还来不及喊冷，就看见站在一棵树下的牧雍。

“他们要三顾茅庐，我也没办法啦！”秀仪闪着顽皮的眼神说。

“你至少替我挡一下吧！”璇芝埋怨的说。

“我偏偏也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呀！”秀仪眨眨眼回答。

牧雍朝她们的方向行来，灰蓝长袄加上白色围巾，显得风度翩翩。比起来，璇芝的旧红袄就寒伧许多，她因此把头抬得高高的，眼神用倨傲及冷漠武装着。

“我可还了你的人情哟！”秀仪对牧雍说完，便摆摆手，“你们聊吧！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！”璇芝并没有指望秀仪会留下，所以不动声色。

牧雍望着她，那个姿态模样，使他想起克宇所说的贵族世家理论，因此他一面微笑，一面用很谦和的口气说：“对不起，把你这样叫出来。我今天是很诚恳地送稿酬过来的。”“又是稿酬！我到底要说多少遍你们才懂呢？我刻这份稿，是为女青年社、女师，甚至全国妇女同胞，抱的是一颗志愿的心，与你们学生会无关，为什么你们老要送钱来呢？”璇芝心一急，想他不想，就哗啦哗啦地说了许多。

牧雍早料到她的高兴，但这样气势汹汹，也出乎人意料之外。他连忙用第二招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个非常热忱的人，而学生会也是不太给酬劳的，只因为大家太喜欢你的字及刻印方式，所以希望双方能有个好的开始，而你能长期为我们服务。”“不可能的，我不会再为学生会做事了！”璇芝毫不妥协地说。

“为什么呢？学生会是个很有意义的组织，它代表了现代年轻人的心声，它造成一种力量，足以改革黑暗的旧中国，展望进步的新中国。我以为每个受过教育，有理想抱负的人都会想参加才对。”牧雍仍然保持笑意的说。

“那种伟大的事业，自有你们这些伟大的人来做。我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女子，就习惯待在黑暗的旧社会中。”璇芝毫不客气地说。

“奇怪了，你既习惯旧社会，怎么还出来接受新式教育呢？”牧雍有些沉不住气了。

“还不都是被你们这些天天喊革命运动的人逼的，你们要除去旧制度，就像掀掉我们的屋顶，我们不出来求自我生存，行吗？”璇芝为了占上风，口不择言地说。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，你读了那么多西方的书，竟然还有这种倾向封建的思想。你真的认为吸食鸦片、裹小脚、三妻四妾、指腹为婚……等陋习都是对

的，值得存在的吗？”他再也不顾礼貌，走近一步说。

璇芝被搅糊涂了，他们实在扯得太过离谱！她努力地拉回失控边缘的自己，很简短地说：“无论你怎么想，我都不在乎！我不想和学生会有任何瓜葛，也包括你在内！”看她一双美目睁圆，牧雍更是没头没脑。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这就是两个星期前，你假装不记得我的原因吗？”提到那件事，璇走觉得快要招架不住了，她强忍住颤抖的唇说：“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！”她不给他回答的机会，用急促的步伐走向图书馆。当坐回位置时，她的心还扑扑直跳，在耳膜造成的声音盖过一切。她已不再寒冷，摸着脸时，感觉那惊人的烫热。

那天，浑身的焚灼一百不散，她想，她两颊所呈现的嫣红，大概要成为病态了。

而站在冷风枯木下的牧雍，却是脸色发白。他今天这一来，不但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制造更多的莫名其妙，他有一种极荒谬的感觉，那位宁姑娘反对的不是新思想，不是学生会，而是他徐牧雍这个人。

他到底是哪里得罪她了呢？然而，想了又想，由河间到万通的一路上，他除了有点热心过度，什么也没做呀！

算了！算了！上一回鼻子的灰没碰够，这一次的钉子可碰痛了，他决定不再做自讨没趣的人。毕竟要每个人都喜欢他是不可能的事，但要被一个人那么讨厌，似乎也不简单，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

下了几天雪后，天地除了白，没有其它颜色，连一向呈紫色的西山也在缥缈中，不见踪影。

牧雍没有想到自己还会来到女师校园。

都是宁欣！无论他如何不介意，如何想要忘怀，她仍是沉淀在他心里，甚至形成一股压力，造成他寝食难安，连论文也没有办法好好准备。

他虽然没经过大风大浪，但也见过世面。应付官僚嘴脸或面对敌人，他都能平心气和，可为什么对一个只及他肩高的女孩子会束手无策呢？他很不喜欢这种无法掌控的陌生情绪，为了做围堵防御，他打破了一个月前下的决定，又再来找宁欣。

这一次，他发誓要表现出理性及沉着的最佳君子风度，如果宁欣能同意他们“关系”的正常化，那他就可以恢复从前“单纯”的生活了。

为了这件事，他还谨慎地挑了两本书当友谊的赠礼，一是新青年杂志，一是叔本华的妇女论，都是目前很流行的学生读物，应该能让她感动吧？依照赵秀仪的指示，他在校园外的胡同等了一会，果真看见宁欣一人静静走着的身影。

他快速走向前，展开一抹微笑说：“很冒昧，我又来了。这些天我们彻底检讨了一下，以金钱来答谢你刻稿的辛苦的确是很莽撞的作法，也难怪你会生气。结果我们绞尽脑汁，才想起送书的好办法，这代表的是大家的一片心意，希望你能接受。”璇芝最先像是见到鬼一般，往后退了好几步。然后看看他，再看看书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说：“我说过我不想和你有瓜葛，即使是书，我也不会要的，你快走吧！”“你似乎对我有某种相当深的成见。”牧雍很坦率地说：“我真的没有恶意，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而已。”“我们

不可能当朋友的。”她马上回答他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直瞪着她问。
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，因为我们男女有别，因为……你有太多奇怪的想法和作法会害了我……暖！我根本没有必要解释，你走吧！”璇芝发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慌乱地要离开这令她措手不及的场面。

她走了两步，他从后面叫住她说：“宁欣，我们真的连朋友都做不成吗？”听他唤她的别名，她的头摇得更厉害。

“你真是个令人无法了解的女孩子。”他叹口气说。

这句话让璇芝逃离得更快。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罢手呢？结如意缘难，解如意缘也难，或许最危险处不是安全处，而是禁忌之地，看来北方她是不宜再久留了。

牧雍将那两本书原封不动地带回四合院，他沮丧极了，她简直视他为毒蛇猛兽，还说他会害了她……这又是哪一门怪诞的想法呢？大学四年，他认识了不少女子，有保守的、新潮的，有爽朗的、温柔的，但都没有一个像宁欣这样难以捉摸，又困惑人心的。

唉！不要再管她了！她原是不相干的人，既不相干，就不应该放在心上，更不要去烦恼她的不悦、敌意，或者是攻击。

大丈夫何必与小女子计较呢？牧雍定下目标，这两天将论文大纲及进度摘要写完缴上，再快速打包回千河镇过年，一方面可以暂离北京，一方面可以把宁欣的种种忘掉。

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副清醒的头脑。

过完年再回北京时，相信他又会是铁铮铮的一条好汉了。

第五章

牧雍看到家门前那两头石狮子时，天色已转暗，还飘着阵阵小雪，不过，江南的冬天又不似北方的酷寒。

他请门房招呼轿夫，自己便提着行李往大厅走去。绕过前院的山石屏风，跨上扶廊，一面安置在壁上的镜子照出他的脸孔。

看自己一副疲惫憔悴、气色不太好的模样，都只能怪自己，原以为离开北京，就能忘记对宁欣的挫折；但没想到由万通到河间的路，处处勾起去年五月的那一段回忆，那张始终冷峻的俏脸就愈发地驱逐不去了。

再这样下去，他南北往返非要绕道而行不可了。

大厅正有人在清梁柱、擦匾额，婆子恭恭敬敬地对他说：“老爷在书房呢！”牧雍绕过几间耳房，穿过一座植满盆栽的小天井，与正端着一盆铜炉火的工人擦身而过，才见到在书斋忙的父亲。

“你回来了呀！我以为你会再晚些。”徐仲甫看到儿子，高兴地说。

“论文进度比预期的要快一些，所以就早点动身回家了。”牧雍禀告着。

“很好！上个月初在上海碰到你们王教授，他说你的表现出色极了，还当着众人面直夸赞你。”徐仲甫笑着说，“我倒没说什么，只要你好好念书，别再和那些督军总理冲上，我就很满意了。”“爸，不是我们要冲，而是他们

先同全国老百姓冲上的。”牧雍反驳道。

“好了！你就不能让我多开心个几分钟吗？”徐仲甫正色道：“我不想和你谈政治，只想知道你出国深造的计画。我前阵子拜会过一位留日的老朋友，他说日本很不错，如果你过去读书，他会大力帮忙。”“爹，我学的是最新的物理科学，日本这方面尚未上轨道，所以我仍然打算去欧洲或美国。”牧雍说。

“欧美是先进，但这一去可是千山万水，我舍得，你奶奶和母亲可舍不得呢！”徐仲甫顿一下又说：“我从不强迫你要继承我的事业，但徐家的一切终会传到你和你两个弟弟的手上，而你身为牧字辈之长，总要多担待一些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牧雍说：“去欧美留学，最多不过是三、四年的光景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”“但总不像去北京或日本。”徐仲甫说：“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，现在家里烦恼的不是你的学业，而是你的终身大事，老奶奶可天天叨念着。”宋家姑娘有消息了吗？”牧雍关心的问。

“我正要说这事儿。两个月前，璇芝捎信回去，说她目前一切平安，吃住无虑，还上了学校，请所有人放心。”徐仲甫说。

“那太好了！她现在人在何处呢？”牧雍稍觉安心。

“信上没有住址，但发信处是上海。我们曾在上海各学校探查，但没有宋璇芝这个人，她大约是改了姓名，不想让我们找到吧！”徐仲甫说。

“宋世伯那边怎么说呢？”牧雍又问。

“人家丢了女儿，总是烦忧。不过，见你们两个孩子心不甘、情不愿的，口头已略微松动，有了退婚还如意之说。”徐仲甫回答。

这真是长久以来最令他振奋的事。

牧雍想再进一步打探，却有人在门外说；“呈禀老爷，老太太等着少爷。”“知道了。”徐仲甫又转身对儿子说：“你去吧！你奶奶可想你了，多去说几句好话吧！”牧雍由父亲处告退，从边门走向中庭。地面已铺上一层白白的雪，前面的一排厢房聚集着一些清理的人，他们都向牧雍行礼问安。

“客房都开了？今年会有很多亲戚走动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呀！老太太湖北的老家预备来一大批人呢！”有人回答。

牧雍绕过几个回廊，又是一个更大的庭院，种满参天的树，“锦绣厅”三个镶金大字在雪中皑皑发亮。

他踏进屋内，浓浓的暖意袭来，客房内眷子女已热闹坐满堂，全都在欢迎他这位大少爷。牧雍一一拜安询问，一阵子处处都是笑声。

“好啦！你们都散吧！让我和牧雍安静的说个话。”老奶奶挥挥手说。

大人小孩各自离去，不久，屋内就只剩老奶奶和牧雍的母亲慧娟，催促着他喝银耳燕窝汤。

“快拿糖醋藕片来。”老奶奶吩咐着，又对孙子说：“我特地腌渍好为你留的。”“老奶奶可藏了好多私房点心要给你呢！”慧娟在一旁笑着说。

“北方冷飕飕的，有什么好？东西都不及我们南边多。”老奶奶看看牧雍说：“瞧，这孩子都瘦了一圈，八成是水土不服，吃不惯京城里的食物。”“奶奶，我能吃能睡，瘦是因为要毕业，功课多了一一些的原故。”牧雍解释。

“读书好，但也不能把人都读垮了吧？我听你爹说，你还想飘洋过海，去日本，去美国的。”老奶奶摇摇头说：“我反对。你都念完大学了，还有什么事比娶妻生子更重要的？我告诉你爹，你要出洋可以，但得先给我讨个孙媳妇、留个种，我才让你去外头闯荡。”“你爹方才说了没有？璇芝有来信

了。”慧娟想到了说。

“说了。我正松一口气呢！”牧雍说。

“松什么气？”老奶奶故意摆脸色说：“帮你娶个如意的妻子，你却不知道珍惜。我还挺喜欢璇芝那孩子，长得俊俏不说，个性也贤淑大方，翰林养出来的闺女到底气质不同。”“谁知道她会说跑就跑呢？”慧娟叹口气说。

“这就是我老想不通的一点。”老奶奶皱着眉头，“我们徐家并没亏待她呀！若有，也是牧雍暂时不圆房而已。她竟赌起气来，闹出这么一场风波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”“可不是。”慧娟附和着，“她嫁入徐家，就是徐家的人，一切应以牧雍为主。得不得丈夫的心是一回事，但守名守节是女人的本份，她才两个月就受不了，到底不适合当我们家的媳妇。”“娘，时代不同了，现代人早不流行没有感情的盲婚。”牧雍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宋家小姐说话。

“我坚持不承认她是我的妻子，在这种无实无名的情况下，她再待在徐家，就等于葬送她的一生，所以我鼓励她走，也为她的出走喝采。”“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！女人终究与男人不同，她这一走，等于是被休离，以后还有谁敢娶她？就是我们徐家，也不敢再要她了。”慧娟说。

“我相信宋小姐会找到自己的幸福。”牧雍说。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过，璇芝也不是我们的问题了。”老奶奶看着他说：“你一直说不要父母之命的婚姻，如今我们也顺了你的心，你自己应该有看中意的姑娘吧？”牧雍一下子被问倒了，他清清喉咙说：“呃，我在北京一向忙着念书，没太注意身旁的姑娘。”“瞧！不让我们挑，自己又不留意，这不是要把大伙都急死吗？”老奶奶骂着说。

“儿呀！你大学四年，来来往往那么多地方，真连个喜欢的人都没有吗？”慧娟不信地问：“至少有个名字，我们也好去打听吧？”“名字呀！”牧雍搔搔头，实在应付不下去了，只有说：“给我一点时间想想，多少总会有几个吧！”“这还差不多。”老奶奶终于有了笑容。

祖孙又吃了一些厨房现做的食点，牧雍才随着下人往“烟萃居”去。那里曾是他们兄弟读书的地方，后来改成新房，如今倒成了他固定的睡房。

院里因无庑廊，许多盆景都被搬到他处过冬，变得有些空旷凄清，那几丛修竹罩着白雪，仿佛几个修道的老者，静静垂伏。

他把几本书放在几案上，又想到母亲所说的“名字”。唉！他要到哪里去找这份名单呢？他首先想到学生会里几个热心的女同学，平日大家都谈得来，但那只限于公事，若要论及私情，就会变得很怪异。此外，他去参加外面的活动，或去公园、戏院、茶馆，也会碰到其它学校的女学生，她们当中若有表现出大方热情的举动，他通常都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
真可笑，他一向提倡自由恋爱，男女可以公开交往，他自己怎么都没有身体力行过呢？可能是人忙了，忙着呼口号、写文章，尽速往前冲，什么女孩都没有认真看过一眼吧！

他将脑中有限的名字一一除掉，最后出现了宁欣。

他愣了一下，怎么会想到她呢？他和她见面的次数只有四次，而且每次都不欢而散，根本连朋友都算不上，把她放到可能谈婚事的对象，不是昏了头吗？然而，她偏偏就杵在他的心上，对她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特别记得清清楚楚，并且由北方如影随形到南方，始终无法释怀。她当然不是属于他相中意，可以任父母打听的姑娘。

打听？他倒应该去一趟汾阳，看看宁欣生于什么样的家庭，或许才能

明了她对他充满敌意的原因……牧雍随即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。

他疯了吗？这是他第二次想去汾阳了，尤其又在宁欣那么绝决的表白之后。如果他真去找她，就不是有骨气、讲原则的正常男人了！

北风呼呼，震响着纸窗，连屋顶梁架似乎也在嘎嘎作声，这空旷无边的土地上，小村落默默地蹲踞着。

璇芝坐在暖热的炕上和吴校长细心地准备过年的红纸片，垂挂式的就用剪刀，张贴式的较精致复杂，就必须用小刀慢慢地割划了。

在这种大雪纷飞的天候，她很高兴有一处可以栖身。

吴校长是家中么女，自幼随兄嫂在南方，很早便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，甚至接触过革命工作，成了不以婚姻为重，而以教育为职志的奇女子。

第一次在仰德学堂初遇，璇芝不太习惯她那齐耳短发的模样和粗着嗓门的作风，总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到了汾阳，才在居家生活中，体会到吴校长也有女性温柔的一面，就像姊姊、阿姨一样，是可以吐露心事的。

璇芝在烛光下，斜斜刻着一朵菊的花瓣，细细如弦月，叠叠似横波，一刀一刀地就化出一声轻叹，仿佛要释出内心凌乱又模糊的感觉。

“怎么啦？是不是想家了？”关怀的声音询问着。

“还好，写了一封信回去，比较安心了。”璇芝顿一下，用吴校长的闺名称呼说：“蕴明姨，前次到上海帮我发信的人，一直没有找到珣美的下落，她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？”“如果她是真的跟着唐铭，大概不会有危险；只怕她自己胡乱瞎闯，上海又是个花花世界，那就很难担保了。”蕴明回答说。

“您还是认为她不可能和唐铭私奔吗？”璇芝问。

“他们一个是我的学生，一个是我请来的老师，分开来绝没问题，但凑在一块，就会产生许多变量，我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种说法了。”蕴明笑笑说。

变量？她的生命不也充满着难以控制的变量吗？璇芝咬咬唇“风诱U定决心，又开口说：“过了这个年，我不打算回北京了。”“不回北京？”蕴明惊讶地说：“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吗？”璇芝犹豫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我在北京被徐牧雍撞见了，他就是我爹娘帮我许配的那个人。虽然他目前还没有怀疑我的身分，但我怕长久下去，总会露出破绽。”“北京城那么大，怎就这样刚巧呢？”蕴明说：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他并没有看清楚你的长相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大概不会认出你来吧！以后离他远一些就是了。”璇芝不知该如何解释心中那种幽幽潜潜的危机意识。她老觉得牧雍不曾就此罢休，他还会以某种方式来打扰她的生活。就比如此时，远在汾阳，他仍以一种力量在牵绊着她。

那种力量令她不安，却又幽微地捉不着，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，她要如何说明牧雍的欲意“纠缠”呢？连她自己也不懂呀！

“再想想看，你付出多少代价，才能在女师念书？如今为了怕徐牧雍起疑，就轻言放弃，岂不太可惜了？”蕴明更进一步分析说：“况且，离开北京，还不见得能找到这么好的上学机会呢！”“可是……”璇芝支吾着。

“别担心了！徐牧雍曾想尽办法躲避你，躲避这场婚姻，依常理判断，他即使识破了你的身分，也不会随便回家张扬，免得把自己再搅进去一次。”

蕴明拍拍她的肩膀，？“你就安心地回北京读书吧！”吴校长最后的一段话倒挺合情合理的，因而解了璇芝不少的疑虑。这些日子来，离家飘泊的旅程，使她的情绪绷到最顶点，一有些微的风吹草动，就惹得她胆战心惊。

牧雍应该不会，也没有理由再来了，她不是说连当朋友都不可能吗？她还记得他直唤她名字的语调，说她“无法了解”的评论，还有那一声叹息……或者，这真是一个结果，而非另一段纠纷的开始吧！

璇芝继续刻划着红纸，心神渐渐平静，菊花的雏形也慢慢显现出来。

过完年，璇芝搭着邻人的牛车入汾阳城去探望湘文。

湘文的家是做木材生意，居家及店面在城的中心地带，大门一开，可见宽广的汾河。

冬天到了，河面结成茫茫的白冰，两岸的枯枝缺乏临水而照的波影，也仿佛失去了生气。

幸好年的气氛妆点了一切，红春联、红炮竹、新衣裳、为元宵节而制的花灯，以及人脸上的笑容，都为这严寒熨出一股暖意。范家人热忱极了，留璇芝下来过夜。当天晚上，她就与湘文同住一房，两人隅隅私语，重续去年在旅途中结下的情谊。

湘文的卧房令她十分惊讶，完全没有女孩子的瑰丽色彩，反而是清淡素净，墙上挂着字画，透出满室的书香。

“这是你画的吗？”璇芝指着一幅淡绿的兰草图问。

“画着好玩的。”湘文说。

“你小小年纪，又绣又画又写的，真有才华。”璇芝好奇地问：“你进过学堂吗？”“没有，这些都是爹娘，我说的是在杭州的爹娘教我的。”湘文说着，翻出一件簇新的浅紫夹袄，旁边滚着绛红的细边，胸前一对琉璃草的结扣，双手交给璇芝。“这是送给你的。”“你做的吗？真是太美了。”璇芝又惊又喜地说。

“在我的想象中，你若穿上它，一定像极了一位尊贵的格格。”湘文露出可爱的笑容说。

璇芝看看自己暗红的旧袄，不禁有感而发地说：“我以前过的的确是格格般的生活。”“宁姊姊，我一直不敢问，但心里真的很好奇，你的容貌、谈吐和学问，看起来都不像来自普通人家，我猜你并不是陇村人氏吧？”湘文谨慎地问。

“不是。老实告诉你，我是逃婚出来的。”璇芝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逃婚？”这两个字吓坏了湘文。

“在我一岁的时候，我爹娘把我许配给别人，可我一直反对这种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，你怎么可以嫁给一个你没有见过，甚至没办法喜欢的人呢？”璇芝说：“我不愿意白白牺牲在这种制度下，所以就逃出来了。”“可……可是，你不嫁给父母为你定下的丈夫，你又要嫁给谁呢？”湘文依然觉得震惊。

“自己中意的人啦！如果找不到，终生不嫁也可以。”璇芝说。

“我不懂。自幼我杭州的爹娘就把我许给夏家，我一直知道长大后 would 嫁到夏家，从来没有别的念头，更不用说……逃婚了。”湘文说到那两个字，仍咬到舌头。

“你见过那位夏家公子吗？”璇芝问。

“很小的时候见过几次，但已经没有印象了。”湘文说。

“既没印象，你怎能保证他的人品个性适合你，会带给你幸福呢？”璇芝又问。

“我爹娘见多识广，为我挑的夫婿应该不会有错吧？”湘文迟疑地说。

“瞧，几千年来，我们中国妇女多盲目可悲呀！如果父母的眼光都没错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黑暗的婚姻悲剧了。”璇芝看看湘文又说：“你去过上海、南京，也读书识字，又和洋传教士说过话，怎么思想还如此保守封建呢？”“我是听过那一方面的言论，也翻过类似的书刊，但我老觉得那是属于另一批新潮人的生活，与我无关，所以从来不会多想。”湘文说。

“或许你还年轻，才十六岁，还没感到那迫切的压力。”璇芝说：“我希望那位夏家公子是位有情义的人，能真正疼爱你。若事与愿违，湘文，切记我的话，你有权追求自己的快乐与幸福，千万不要为传统而牺牲，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。”“我会记得。”湘文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宁姊姊，你逃婚了，是不是永远无法回家了？”“我父母其实是明理的人，等风波过去，我也站稳脚步，自然是要回家，我也好想我的亲人呢！”璇芝眼眶微红地说。

每一个人的路都是孤独的，都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。湘文精致得如易碎的瓷娃娃，希望老天不要给她太多的挫折，或许她的夏公子能和牧雍一样英俊有为又才气纵横……。

天啊！她在想什么呢？牧雍的优秀，她不得不承认，但他毕竟不是她的，这一步一步捱着走的未来，他只是她要躲得远远的“挫折”而已，不是吗？

牧雍刚从宋家拜年回来。

璇芝的父亲宋世藩态度已经和善许多，不似半年多前那么怒气冲冲。他先由宋家方面来看事情，再由徐家方面来思忖，慢慢就移到儿女的角度。

“我们早些听孩子的话，把两柄如意束之高阁，如今就不会有这些风风雨雨了。”宋世藩说。

“如意可束之不得，那代表我们年少时的理想和一辈子的交情，孩子们不接，我们两老留着。”徐仲甫又叹气说：“中国新一代都变得太多了，什么都抢着自己做主，高喊要做世界的主人、做国家的主人、做婚姻的主人。唉！我是怕他们自不量力，大话说多了，却没一件扛得住，到时摔得鼻青脸肿不说，还弄得天下大乱。”“以牧雍这样的人才，我很有信心。”??宋世藩笑看着一直恭立在一旁的牧雍说：“只可惜璇芝福薄，与你无缘，想让你做我的半子都没有机会了。”至此，宋家算是真正原谅牧雍了。

在友善的气氛下，他们甚至谈到了退聘礼和嫁妆的事，这才是牧雍避婚及璇芝逃婚之后，两家最麻烦的事，光是装箱、清点和运送，就要从长计议，可能半年后都办不好。

但是，至少牧雍心中的大石头可以放下了。

他一到家就赶往锦绣厅，要向奶奶报告今日一行的结果。人一跨过门槛，才发现里头生了一些不相识的女眷。

他本想退出，却被奶奶叫住说：“来，见见曹家伯母和曹小姐。曹小姐

在天津念书，是受新式教育的，一定和你很谈得来。”牧雍好不容易在一堆红蓝绿紫中找到那位曹小姐。她果真是天津一带来的，髻短的发，扑得白白的脸，身上是宽直有些洋味的花绸旗袍，一双妩媚的眼睛大方地看着他，那装扮模样即是所谓的“时髦”。

这实在是个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的场合。

倒是那位曹小姐先说话了：“我听奶奶说，你是北大的学生，我也认识那里的一些人，或许正是你的同学呢！”“有可能。”牧雍笑笑说。

这时有人来请牧雍到前厅坐，恰好解了他的困窘，和男客们打躬做揖，总比混在女人堆中被审视观察好吧！接下来的一天，他又见过曹家人几回。老奶奶很明显的要做拉线的媒婆，他十分无奈，才刚去了个宋璇芝，马上又来个曹曼君，让他连个喘息的空间都没有。

等他回到烟萃居休息，已是傍晚时分。

屋外雪已停，晶晶莹莹地一片，反照到屋子里来。

牧雍双手当枕，躺在床上。帘帐墙壁各处的喜字都已撤掉，红被新枕也已收妥，那一场荒谬的婚礼，远去得就像一场梦。

曹曼君和璇芝相比，自是新潮许多，但和宁欣比又如何呢？唉！怎么又想到宁欣了？但愈是要禁止，她那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倔模样就愈明显，甚至还跳出他的脑海在房内四处走动。

他仿佛可以看见宁放在镜前理妆，在窗口凝望，走两步又到桌前研墨写字，然后拿灯移到床边，俯身望着他。

她的脸映着红光，像一朵极艳丽的牡丹，盈盈的眼波流动，受娇又多情，还有那一身单薄的衣裳，衬得她肌肤柔白，令人消魂，更不用说那一头不知何时披下的乌黑秀发，让她更显风情万种了……牧雍在半眠半醒中向她伸出手来，想抱她个满怀，想抱住她那一缕特殊的香气，想抱紧她在他心底所引燃的种种骚动。

在这屋里的应该是璇芝，但他喊的却是宁欣，那两张脸几乎要叠在一起……突然，一声巨响惊醒了他，把一切绮想春梦都打散。

“对不起哟！我只是想进来找一样东西，没想到吵醒你了。”大妹绵英带着歉意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本来也不想睡，可能这几天四处拜年太累了，不小心打了个盹。”牧雍觉得全身热烘烘的，说话有些急促。

“你在找什么呢？”“老奶奶要大嫂……哦！不，是璇芝抄的‘正法念处经’，说是字看得舒服。

我记得明明见过，怎么又不知搁在哪儿了？”绵英翻了几个屉柜，两个绣着花叶的绸巾掉出来，她拾起时忍不住说：“瞧这绣功，曾花尽璇芝多少心血和时间，却碰到你这嫌弃她的无情人，白白浪费她准备这份嫁妆的苦心。”“你哪里懂？我放璇芝自由，就是给她幸福。”牧雍下了床，拨拨火炉说。

“我是不懂。”绵英转头说：“我现在才明白，你喜欢的是曹曼君那一种派头的小姐。老实说，我觉得璇芝比她强多了，我宁可璇芝是我的大嫂。”璇芝在这里才短短两个月，倒赢得不少好感，我听到的几乎都是赞美她的话，她引起我的好奇心了。”牧雍帮妹妹打开几个箱子时说道。

“太迟了，她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当你的新娘了……”绵英说完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叫道：“终于找到了！”牧雍不经意地看向那白宣纸册，一下子像有

什么东西击中他的心，如在千里之外忽遇故人，如在茫茫江心乍见旧景；那纸上的墨迹，一笔一划、一勾一勒、一撇一捺，皆是端、润、秀、致，只有一个人的字能得到他如此的评语。

天下字何其多，但他钟情的却不会忘。璇芝和宁欣同一字迹，所以其实是同一个人……这念头在他脑中转来转去，一直很难被理智接受。

绵英不知何时拿着“正法念处经”离去。

牧雍继续翻着箱柜，都是璇芝无法带走的东西，有衣物、诗稿、簿本及一些簇新的小玩意。他记得在运河初遇那日，他扶她一把，她身上仅携着一个小小的包袱，仿佛走得匆忙，也走得狼狈。

难怪她会一手甩开他，难怪她一路上急于避开他，从头到尾没给他好脸色；偏偏人到北京，他又鬼使神差的出现在她的四周，她一次比一次慌，自然更口出恶言了。

总括其原因，她不过是怨他，又怕他发现她的身分而已。

几个月来在他心底徘徊不去的疑虑此刻一扫而空，他整个人轻松极了。不是他言行有偏差，易遭人恨；也不是他爱碰钉子，自讨没趣！他屡次不顾宁欣厌烦的脸色而去“纠缠”她，不是没有骨气、不讲原则，而是他的潜意识里晓得她是璇芝，因而抱着一颗歉疚的心，处处想要帮忙她罢了。

牧雍触摸着属于璇芝，或者说宁欣的一切，那若有若无的香味散在鼻间。

这屋她待过，这床她睡过，他就仿佛走入她神秘隐藏的世界，她如何能再维持那倨傲冰冷的面具呢？哈！宁欣就是璇芝，璇芝就是宁欣，太奇妙了！

他心中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，巴不得立刻展翅回北京，因为他又有理由去找宁欣了，而且是她否认不了，也拒绝不了的理由。

不能够当朋友，他们可还有别的关系呢！

第六章

雪融化了，堆在路旁成为泥泞。由窗前望去，梧桐树的枝桠上，有颗颗怯细的新芽，在逐渐晴朗的天空下，绽放那属于春天的翠绿。

璇芝一边抄写，一边不经意地看到身上穿著的浅紫夹袄，想到远方的湘文，她不禁泛起一抹微笑。

“宁欣，外找！”有人在房门口叫着。这一声也惊起了倚在床头看书的庆兰，她问：“谁找你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璇芝耸耸肩说。

这是实话，另一方面，她的心里也有阵阵疑虑，因为到女生宿舍找人，又是经由会客室传达，通常是家人亲友的正式探访，以她目前的状况，是颇教人惊慌的。

会客室在宿舍的最前端，木板地，高高的墙，没有窗子，所以璇芝踏了进去，一时间什么人也没有看见。

蓦地，角落有人站起来，那身影及姿态都如此熟悉，尚未看到他炯炯的双眼，璇芝就明白来者是谁了。

“你……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她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我是奉表舅和表舅妈的命，给你送一些东西来的。”牧雍面带微笑，好整以暇地说。

天呀！他又在耍哪门子的把戏？原来期望一切都没事，但才开课一个星期，他又阴魂不散地蹦了出来，早晓得如此，她就不回北京了！但她忽略了内心的警钟，如今又非得面对他不可！

璇芝愈想愈生气，没压低声音就说：“谁是你表舅、表舅妈？！”这一叫，四周突然安静下来。她这才发现，已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好奇地注视他们。往前瞧，有管房嬷嬷的审视；往后看，竟是一路跟来凑热闹的庆兰。

璇芝又急又怒，甩着两条小辫，也不顾外头峭寒的天气，快步地冲了出去。

牧雍随手拿起几包东西，在她身后追着。

他回京城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仔细对照璇芝与宁欣的字迹，依着那笔笔画画，她们在他心中完全融合成一个人，此刻看到她，不禁有一种很舒畅开怀的亲切感。璇芝似乎有些变了。她的发辫剪短，额前刘海卷了起来，加上她穿著新的浅紫色衣裳，使她的端秀中添了一种赏心悦目的柔媚。不管她去汾阳投奔谁，或者年在哪儿过的，好象都得到不错的照顾，而那个人到底是亲，还是友呢？这件事得问清楚！牧雍跨大两步，一下子就挡在璇芝的面前，他用轻松的语调说：“璇芝姑娘，你可以停下来了把？”“你叫我做什么？”璇芝张大胖子，往后退一步说。

“璇芝。”他很肯定地再说一遍。

“你就是河间富塘镇宋家的五小姐，也是一年前嫁给我为妻的璇芝姑娘。”这震撼太大了！他是怎么发现的？抓她的人是否跟来了？璇芝慌忙否认地说：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从没听过什么富塘镇五小姐，我不是宋璇芝，更没有嫁你为妻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！”她看起来真的很害怕，一阵风吹过，她的脸变白、唇发紫，那身夹袄似挡不住刀锋般的冷意。

牧雍打开手上的一个包袱，抖出一件珍珠白的绒大衣，直接往她肩上被去。

她原本要拨去他的触碰，但一见是四姊由上海特地捎给她的礼物，也是她最喜爱的衣裳之一，手就慢下来，只脱了还给他：“这不是我的东西！”

“怎么不是？这些都是我由烟萃居的箱柜里找出来的。”牧雍说着，又打开其他包袱，“你再看看，这些衣物你应该都认得吧？”璇芝看着石椅上摊着属于她的外套、裙子，还有绢扇、菱镜和几本书，内心不禁一阵酸楚。但她仍很倔强地说：“我怎么会认得呢？这些又不是我的。”“那么请你看看，这书上的字是不是和你刻稿的字一模一样呢？”他再进一步说。

璇芝当然不会看，她气愤地说：“天底下字相同的人多得很，凭什么你就认定我是另一个人呢？我不知道你是何居心，总这样三番两次来骚扰我，难道你就不能让我安静地过日子吗？”这话教牧雍一时哑口无言，他放低声势，温和地说：“你对我的愤怒，我能了解，但我只是很想弄清楚，你是不是璇芝？我对她有一份愧疚，总想尽心力来弥补。”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宁欣，不是璇芝。”她毫不犹豫地说。

“看样子，我只好请徐宋两家的人北上亲自确认了。”牧雍一一收起包袱说。

“什么？他们已经来了吗？”璇芝吓白了脸。

“还没有。”他看着她说：“如果你真的是璇芝，他们就不必费这一趟事；如果你不是璇芝，我就必须请他们做个证明，让彼此安心。我想你不会反对吧？”怎能不反对？徐宋两家的人一来，她就必须由自由飞翔的鸟，被关回牢笼了！

璇芝死瞪着他，来回跺几次脚，面对他不变的表情，像面对无路可通的高墙，她实在无计可施，只好吐出她满腔的怨恨与怨责。

“你还害我害得不够吗？我根本不希罕那桩如意缘，还曾经绝食抗议，但最后为了顾全大局，又不得不嫁，哪晓得，到了你们徐家，偏碰到你这种不负责任的新郎，遇事缩头缩尾，婚礼不到不打紧，后来被逼回来，也不肯怀诚意去解决问题，甚至不把我当个有血有肉的人看待。如今我自己闯出一条生路来，也不再挡你的婚姻自由之路，你何苦还要破坏这一切呢？”这下子，牧雍可被骂得狗血淋头了！他一向老由自己的角度看事情，认为他的所做所为，是反黑暗封建的胜利，是挽救两个人一生的幸福；谁知道在璇芝的眼中，他竟成了不负责任、缩头缩尾、没人性、顽劣不堪的大混蛋！

他清了好几次喉咙，总发不出声来，后来见她因激动而哆嗦着，忙又将绒大衣披在她身上。

璇芝哪里肯接受他的好意，但她已承认自己的身分，而这大衣明明是她的，再加上天实在冷，她也就不客气地穿著了。

见她不扔掉大衣，人也暖和起来，牧雍才找回嗓音说：“呃，我从没想到你把我看得那么糟糕可恶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你每次看到我，都要避之如蛇蝎。璇芝……”“你不配叫我璇芝！”她打断他。

“那我喊你宁欣……”他笑笑说。

“宁欣的名字也不是你叫的。”她板着脸孔说。

“你真的非常恨我！”他一脸无奈地说：“我明白很多事情没当面交代清楚，是我的错；但你也听过我对这种包办婚姻的看法，从我知道有如意婚约开始，就一直大力反对，可是我爹娘始终坚持信诺的重要。在软硬兼施的方式皆不成的情况下，我以为不现身婚礼最好，但没想到长一辈的人无所不用其极，结果害惨了你，也让我成为不义之人，这绝不是我所愿意的……”“你把一切都怪在我身上，而且轻蔑我，视我为专制的毒蛇、迷信的猛兽，还一心咒我成为活寡妇！”璇芝将最伤她的部分一倾而出。

“有吗？我怎么可能对你说那种话呢？”他不敢相信地问。

“就是那晚在烟萃居，你被老奶奶灌醉……”她说。

“喝醉的话能信吗？我根本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。”他恳切地说：“宁欣……哦！不，是璇芝，请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承认我那时候情绪很坏，国有外患，家有内忧，说起话来十分激烈；其实我不是针对你，而是针对整个中国腐败的部分……呃，对不起，我说的腐败与你无关……呃，我愈解释愈糟，是不是？”瞧他语无伦次，一反平日的善辩，璇芝逐渐冷静，故作淡漠的说：“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什么，更不用提‘原谅’二字。说不定我还得感谢你，若不是你那一番激烈的‘醉话’，我还没有逃走勇气，今天就当真变成‘活寡妇’了。”“你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在恨我。”他苦笑地说。

“你管我恨或不恨？反正我现在只希望好好把书念完。你别来找我，就装作不认得我这个人，我会感激不尽的。”她很烦躁地说。

“你不觉得此刻该是回家的时候吗？你这样离家出走，别说你父母家人忧心难过，就是我们徐家上下也担心不已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只收到你从上

海寄去的一封信，有消息等于没消息，两家人没有一刻是平静的。”牧雍说。

“你不是鼓动我要脱离封建的旧社会吗？怎么如今又要劝我跳回去呢？”她用指责的眼光看他，“你不怕他们又使手段要我们屡行如意婚约吗？”“不会了，你父亲和我父亲已同意解除婚约，这是我亲耳听到的。”他连忙说。

“真的？”这是璇芝第一回认真的注视他，“玛瑙如意已归还我家，再与你们徐家不相干了吗？“如意和嫁妆聘礼的归还，处理起来并不容易，两家还需从长计议，大概要到六月才能办妥，但眼前，婚约就算作废了。”他强调说。

“那我就等一切都弄清楚再回去。”她想想又说：“我真的是被折磨够了，只要玛瑙如意在你家的一日，我就不放心。”牧雍看她痛恶的表情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，很冲动的就冒出一句说：“你真的很不喜欢当我徐家的媳妇，是不是？”“这种盲婚，我能喜欢吗？”她不懂他这个问题的目的，但见他眼眸中的认真，心怦跳两下，慌慌地说：“我们不要再谈这些没有意义的事了！你方才提到要尽心补偿，但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你别向任何人吐露我的下落，你能办到吗？”“我同意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条件？”她带着戒心问。

“在你回家以前的这段期间，让我照顾你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！我能照顾我自己，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”她拒绝着，“有你牵扯着，我反而更多麻烦。”“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去汾阳投靠的是谁呢？”他问，并不直接应和她的说法。

“是我以前上学堂时的女校长，她人很好，收留我，并鼓励我读书，所以找不是完全无依无靠的。”璇芝看着他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替我保密呢？”

“当然要，这是我欠你的，不是吗？”他笑笑回答。

“没有条件的？”她再要求。

“没有条件的。”牧雍摊开双手说。

“谢谢。”她说完，转身要离去，却被他叫住，“璇芝……”“我现在叫宁欣。”她纠正着。

“呃，这些衣物是我特地带给你的，你留着吧！”他说。

她迟疑一会儿，回头拿过他递来的东西，一字一字的说：“只此一次，以后绝对不要再来找我了！”她的话像一段陈述，又像一句问话，牧雍不予否决，也不点头承诺，他只是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在皓白的残雪中，在青嫩的枝芽下，像一幅温柔美丽的画。

他们还会有以后的，至少在她尚未平安返回宋家，玛瑙如意仍锁在徐家时，她就是他的责任。想到这一点，牧雍发出淡淡的微笑，有几分得意，也有几分心机。

他就是忍不住要招惹她，别问为什么，他也不明白，就仿佛他体内有另一个人在指挥他的感觉，要往某个未知的世界一头栽陷进去，千军万马都拉不回来了。

对璇芝而言，去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，不知哪一个比较糟糕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和徐牧雍脱离不了关系。

她站在梧桐树下，望着那勃发的新绿，在心中轻叹一口气，这恐怕就是伤春吧！

怎么办呢？牧雍是遵守了他的许诺，不泄漏她的行踪，也不出现在她面前，但总会差人送些礼物给她。

第一次是一盒河闲著名饼坊的桂花糕，璇芝看了非常生气，但要为这点小东西和他理论，又未免太小题大作兼小家子气，所以她就分同寝室的人吃了。

以后又陆陆续续有些芝麻糖块、香榧子、青梅、杏脯、蜜糕……全是江南名产，然后嘱咐明表舅及表舅妈托带。天呀！他以为她是一日没有零食点心就活不下去的女孩子吗？这倒乐了秀仪、李苹、庆兰那几个人，她们常常一边吃，一边说：“哇！你的牧雍表哥真好！”偏偏璇芝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她若否认牧雍的表哥身分，就得招出她逃婚离家的经过，到时她和牧雍之间的关系就更教人绘声绘影了。

“最初你还很讨厌他的样子，你真的事先都不晓得他是你表哥吗？”李苹好几次审问她。

“也不算是什么表哥，反正是不同姓氏的亲戚，一表三千里，他不说，我还真不知情呢！”璇芝极力辩解着。

“可人家对你印象深刻呢！”秀仪笑着说。

“我猜那位北大才子是要追咱们女师校花啰！”庆兰跟着起哄。

“喂！你们这样胡说八道，小心嘴巴生了烂疮！”璇芝急了。

“不烂！不烂！”秀仪拍着手说：“现代人讲究自由恋爱，我们还认为是美事一桩呢！”牧雍每送一次礼，她就得承受这些嬉笑作弄，真不知道她还能忍受多久！

她又叹了一口气，走入学生宿舍。经过会客室时，管房嬷嬷笑咪咪地说：“宁姑娘，你又有包里啦！”璇芝仅余的一点好心情都被破坏殆尽了。她半跑地回到房间，就见秀仪和李苹对着一个小檀木盒子评头论足着。

“这回是不是什么宫廷贵果呀？居然用了个那么漂亮精致的小盒装着！”秀仪一见她便说。

“快打开，我都好奇死了！”李苹催着。

桌上还有一封信，她打开来看，牧雍写着——前日逛天桥旧市，竟发现此宝物，乃缩小之玛瑙如意，玲珑可爱，你道妙不妙？璇芝按着开启盒子扣锁，一片红光溢出，巴掌长的袖珍如意就躺在黑绒布上，柄身同样刻着菊兰芷若，灵芝及彩凤，还有一络银丝带。

“哇！好美呀！这如意一定非常贵重！”秀仪睁大眼睛说。

“这八成不会是表舅和表舅妈托带的吧？”李苹顽皮地问。

“当然不是！我猜呀！这是徐牧雍给宁欣的订情之物！”秀仪带着满满的笑容说。

这太过分了！他简直要害死她嘛！

璇芝拿起檀木盒子，往门口走几步，又回头说：“徐牧雍住在哪里？”

“在学生会后面的胡同里，紧接着王爷府，你要去找他吗……”秀仪话才说到一半，璇芝人已经离开了，“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李苹皱着眉。

“我看，表哥有问题，表妹也有问题，咱们就拭目以待啰！”秀仪转转眼珠子说。

牧雍坐这大方头又猛冒烟的汽车穿过北京街头，实在很不习惯，但父亲挚友曹司长的邀约及热忱，他又不好忤逆，只在想着下一回该怎么躲开这些应酬呢？好好的一个下午，本来可以多查些资料，却给上馆子看戏浪费掉了。现在旁边还坐着个嗙声嗙气的曹曼君，一身扑鼻的花味，眼睛眨个不停，把他头都弄昏了。

“下次我们别和爹去听什么‘四郎探母’，又长又臭，落伍极了。”曼君说：“还不如到奥林匹克戏院去看卓别林，或去六国饭店跳舞，那才有意思。”“找忙着写论文，下回大概也没什么时间了。”他很明白地拒绝。

“我知道，爹一直夸你是位认真的好青年，虽然你在北大很出风头，但却比我想象的严肃多了。”曼君有些惋惜地说。

牧雍干脆闭嘴不答，只希望快点到家。

“北京真无聊，吃的玩的都没有天津多。你写完论文，一定得到天津来，我保证会让你不虚此行。”曼君仍兴致勃勃地说。

“再看看吧！”牧雍径自看着窗外，存心冷淡。

远远的，终于看见王爷府大门，突然，一个沿着红瓦墙而行的女孩子引起他的注意，是璇芝！他太熟悉她的背影了，她是来找他的吗？良机不可失，牧雍忙叫司机停下来。

“到你的住处了？”曼君问。

“还没有，但我在这里下车就可以了。”他脚已跨出去。“你不请我参观你的屋子吗？”她隔着车窗叫道。

“改天吧！我现在没空。”他说着，人早已跑远。

绕过红瓦墙，璇芝却不见踪影，难道是他看走了眼吗？虽然如此想，他的脚步并未放慢，直到进入四合院，才又看见站在大槐树下的她。

他整日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，忙笑着走过去说：“真是稀客，我今日怎么有幸让你亲临拜访呢？”璇芝冷不防的吓了一跳，转身时又是一愣。他这会儿打扮得特别体面，头发梳得服贴，身上是西式的黑色礼服，更显得他器宇轩昂、神采俊逸，仿佛是一个迷人的陌生男子，让她忘了满腔的怒气和此行的目的。

“进来坐坐吧！”他向前一步开门，脸上仍带着笑。

“不！我站在门外就好。”她很自然的拒绝。

“外面风景是不错，但院子里风大，当心着凉了。”他还是一副邀请的姿势。

璇芝本想说不要他管，但有几个闲人直往他们这里瞧，她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去了。

屋内摆设算是整齐，很普遍的床、桌和柜子，唯一乱的是书，到处堆放，连墙上仅有的字画也被遮去一半。

秋从夏雨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是郑板桥的诗句，璇芝在内心默念一遍。

这时，牧雍已升起炉火，又搬一把竹椅，放个软垫，拍一拍说：“因为赶论文，屋里很久没整理，你就将就坐吧！”“不！我站在这里就好。”她人就杵在门口，连门槛都还不算完全踏入。

“那儿风还是大。”牧雍说着，要去关门。

“不！别关，我一会儿就走！”她这才仿佛想起自己的来意，递出手中的檀木盒子说：“我是拿这个来还你的。”牧雍看着她，还一直不敢相信璇芝就在他的屋子里。面对整个下午的宴客喧闹及曼君的浓粉艳装，眼前璇芝一身藕白旗袍和深蓝毛衣的素净，有一种极清纯的美感。

璇芝见他接不接，只笑着望她，脸不自禁地红起来。她原本是怒气高涨一路赶过来的，但独自到男子的家里，又与他相处一室，是她前所未有的经验，人难免心虚，而心一虚，气势就减弱了大半。

但她仍很努力的把声音装得冷漠，再一次说：“我是来归还玛瑙如意的，你差人送这么贵重的礼到宿舍去，是很不恰当的事。”“哦！是那个……”他仍是开心的神情说：“我完全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。那日我逛天桥，在古董摊绕一圈，它就自动的进到我眼帘来。小贩说它是从宫中流落出来的，我就想是不是与你家的如意是母女一对？我还问他有没有袖珍的翡翠如意，说不定与我家是父子一对，他说会帮我留意。”“那一对皇上赐的如意，已经扰得我们两家不安宁，也害我有家归不得了，你还寻什么袖珍如意呢？”璇芝被这番话气得忘掉矜持，她跨两步把檀木盒放在他桌上说：“而且还大刺刺地送到我那里，你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吗？”“我只是得了好东西，想让你欣赏欣赏而已。”他一脸无辜地说：“而且我也遵照你的规定，不再出现在你的宿舍或你面前，我并没有犯了你的忌讳，不是吗？”“你还说没有？！你以前送的芝麻糖、桂花糕，全都是忌讳；这次更过分了，送来如意，大家都在闲言闲语，难听极了，难道你没有一点警觉心吗？”她指责地说。

这些牧雍都曾经考虑过，在这民风初开的社会，男女私相授受仍是一件引人侧目的事；但每当他家里寄来了点心，或他看到故乡名产，他就会忍不住要买给璇芝，当然，送如意的手笔是大了一些，但能因此让她有所感动，也值得了。

他掩藏心情，收起笑容，用很正经的口吻问：“大家都在闲言闲语什么呢？”“这还用问吗？你这表哥对表妹太过‘关心’，你的如意送来时，大家还说是……定情之物。”最后几个字，她勉强自己说出来。

“这太可笑了！”牧雍扬扬眉说：“我不过是一番心意，想想你离家在外，都是因为我的关系，而那些赠予，只是要解你的一点乡愁而已。你心里很清楚，又何必在意外面的谣言或说法呢？”“怎么能不在意呢？等以后谣言满天飞，传回到河间，我的行踪不就泄漏了吗？”她说。

“河间和京城相隔遥远，不太可能吧！”他笑笑说。

“不管可不可能，以后都不许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，甚至表哥、表妹的关系都不能再传。”璇芝板着脸说：“你不许出现在我面前，一点东西都不能送，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没有瓜葛。”“宁欣，你这太绝情了吧？”牧雍的态度不再轻松的说：“我们虽做不成夫妻，又有些心结，但仍然可以做朋友呀！我真的是很诚心诚意，甚至有把你当成亲人的感觉。想想看，如果绵英流落在外，我能狠心地不闻不问吗？”“我不是你妹妹，不需要你的闻问！”璇芝实在气急了，说：“徐牧雍，你若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就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，你再这样苦苦纠缠，就只有逼我离开北京了！”“什么？你竟把我的一片心意说成是欺负你、逼迫你？”牧雍的脸变得十分难看，连脖子都粗直了。

这时，屋内一暗，克宇由门口晃进来，见到屋子里剑拔弩张约两个人，立刻止住脚步，叫着：“哦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有访客！”这种情况被人撞见，璇芝又羞又气，她只丢下一句：“我言尽于此，听不听由你！”克宇发现

是宁欣，想上前招呼，但她却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便匆匆夺门而出。

他张大嘴说：“我本来以为是邀你去看戏的曹曼君，没想到是宁欣。”牧雍心情极差，往床沿一坐，也没有好脸色。

“你们两个在吵架吗？”克宇小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”牧雍简短回答。

“是不是为了那柄袖珍如意？”克宇索性坐下来。

“消息怎么传那么快？”牧雍惊讶地说。

“宁欣有赵秀仪这种三姑六婆型的室友，就是最好的标语和宣传了。”克宇掩不住一脸的好奇问：“你这位表哥真的对那位表妹动了爱恋之心了？”

“你怎么也来谣言惑众呢？”牧雍大皱其眉地说：“我和宁欣只有兄妹之情，她父母托找照顾她，我只不过是克尽职责罢了，为什么人人都要误解我的好意呢？”“真只有兄妹之情吗？”克宇继续说：“其实表哥爱上表妹是很天经地义的事，尤其宁欣生得冰雪聪明，又美丽大方，你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才纳闷呢！”开玩笑！他才从指如意为婚的荒谬传统中解套出来，怎么还能跟璇芝扯回旧关系中呢？但，慢着……克宇这小子，怎么毫不遮拦地如此称赞璇芝呢？牧雍转头瞪着他。

“你真的不爱宁欣吗？”克宇再问一遍。

“当然不！”他用力说，想结束这个话题。

“那好，君子本不夺人所爱，但既然你和宁欣没什么约聘，我就来追她啦！”克宇微笑地说。

“什么？你要追她？”牧雍的脸都变绿了。

“是呀！你不觉得宁欣是人人梦寐以求的窈窕淑女吗？我形容她就像雪中的一朵寒梅，令人仰慕。”克宇很认真地说：“原本去年底我就要表达我的心意，奈何宁欣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，教人里足不前。现在好啦！有你这位表哥当靠山，帮我架起鹊桥，我又有信心了。”“不！你不能追她。”牧雍脱口而出。

“为什么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呀！”克宇说。

“呃，宁欣很保守，她不习惯这种公开的追求。”牧雍随口说一句。

“我会很谨慎的，绝不会吓到她，只要你多帮我美言几句就好了。”克宇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呃，她的家人恐怕会有意……”牧雍又说。

“这点就要靠你的鼎力支持啦！”克宇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我们刘家在天津也算是名门望族，我父亲是颇有财势的企业家，几代清白。

再看看我，北大的学生，称得上是有前途的青年才俊，以我这样的人品和家世，不是我吹牛，的确可列入乘龙快婿那级了。”克宇说得没错，在各方面，他都是不错的丈夫人选，和璇芝站在一起，恰是人人夸羨的郎才女貌，但牧雍就是无法点头同意，只能支支吾吾的说：“呃，宁欣的脾气很怪，人又倔强，她的事我不敢作主，能不能追，完全要看她的意思了。”“没关系，你不是常说人要勇敢地追求自己所爱的吗？我只要确定你和宁欣之间没有什么就够了。”克宇笑着说。

牧雍可笑不出来了，事实上，接下去几日，他都愁眉苦脸着。理智上，他承认，克宇不失为璇芝的一个好对象；但感情上，就仿佛有千百个疙瘩在那里极力反对着，总是有一大堆的不对劲。以璇芝的个性，要找个能让她心服口服又百依百顺的男子，还其不容易呢！

他是不会去帮克宇这个忙的，呃……，不是他没有朋友之义而是玛瑙如意尚在徐家，璇芝就等于妾身未明，实在不是接受追求者的好时机。

况且……他要帮忙也无从下手，因为璇芝恨透他，早把他列为拒绝往来户了！

他已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，当然无法去保他人，不是吗？

第七章

自从那日和牧雍吵了一架后，璇芝的心情一直不好。他们以前也多次不欢而散，但总不似这回令她觉得空荡荡的，整个人恍恍无着落。

她是不是做得太绝了？有关如意婚约，牧雍也是牺牲者，他的做法，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或许是最好的；而且，在她离家的过程中，若没有牧雍的协助，后果实在堪虑，所以功过两抵，她再如此咄咄记仇，就有些不近情理了。

他说，做不成夫妻，尚有朋友之义及兄妹之情可以相待；但面对他，总有许多厘不清的复杂心态和别扭情绪，即使想正常谈话，都难上加难。

因为太怕愁思，璇芝变得喜欢和朋友在一起，常常一堆人在一块儿玩闹，甚至男女不拘，这样她才不会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春假期间，她们同宿舍的女孩子相约到紫禁城北边的寺庙里，看团团粉紫的丁香花和雪白簇簇的杏花园。在那儿，她们遇着了学生会的几个男人，璇芝只知道其中的刘克宇。而看到他，就会想起气红了脸的牧雍。

年轻人很容易打成一片，璇芝很快就把烦恼暂抛到一边。

天如此柔蓝，花如此清香，还有翩翩飞舞的彩蝶，她仿佛又回到了江南，那自幼成长的地方。感受到熟悉的明媚春光，她的心头渐渐加入了笑声。

走出庙门，有几个村妇兜售着满篮的丁香和杏花，男生们都慷慨地掏腰包，分赠给女生。克宇是第一个抢着送给璇芝的，她有些惊讶尴尬，但为了不破坏气氛，也只好把淡紫鲜白的花儿捧在胸前。

“你们瞧，宁欣脸上的颜色，是不是像杏花一样娇艳？”克宇像发现新大陆般叫着。

“前几个月你才说宁欣像冬天里的一朵寒梅，怎么这会儿又变成杏花啦？”秀仪不怀好意地说。

“我看，到了夏天又成了池上的荷花了。”庆兰说。

“秋天不就是海棠花开啦？”李苹笑着接口。

“你们若要拿我取笑，我就回去了！”璇芝板着脸孔说。

“我们绝没这个意思。”克宇知道她认真的个性，忙说：“别生气，我请大伙到湖畔的茶棚坐一坐吧！”璇芝不想为这点小事坏了难得的好情绪，便随大家穿过参天的千年古木林，来到青柳垂挂的小湖。

舒适的阳光已引来不少人潮，湖的四周分别群聚着击剑、唱戏、说书、下棋的团体。

克宇在湖的北岸亭子里找到一个视野绝佳的位置，叫了腊肠、花生、冬菜包子、杏仁羹……等点心，再点了一壶上好龙井，大家便很舒适地就坐。

湖上片片新生的荷叶不大，尚可见下面清绿的水波。往左看是暗紫的

西山，往前看是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紫禁城建筑。

“夏天的时候你们应该再来一趟。”克宇说：“这湖上开满了荷花，还有妇女坐在圆桶中采莲蓬，你们还可以吃现采的莲藕呢！”“有人说这小湖通到宫中的‘三海’，是真的吗？”李苹问。

“大概吧！这只有‘里面’的人最清楚。”一个叫何虔的男生说。

“逊帝溥仪真还住在紫禁城内吗？”庆兰问。

“是呀！他被软禁，不能出宫一步。”克宇说。

“一个人在里头长大，一定是个很奇特的经验。”璇芝忍不住说。

“牧雍说，逊帝早该放出来了，只要紫禁城不开放的一天，中国人的皇帝梦就不会消失，封建余毒仍透入人心。”一名叫黄时兼的男生说。

“牧雍的想法总比人激进一些。”何虔说。

又是牧雍，连在这个时刻，他都阴魂不散。

璇芝正在想着，克宇突然站起来，倚在璇芝身后的栏杆叫：“瞧！那不是牧雍吗？”璇芝这才注意到右边临湖处，有几栋宫殿式的楼宇，雕栏之间分别写着某某饭店之名，若她记得没有错，这是北洋政府官员最常聚会的场所。

克宇又叫了几声，璇芝方看清楚在一辆洋轿车旁的牧雍。他穿著绸制长衫和西裤，身边站着一位一身艳黄呢洋装的时髦女子，两人并立，像极参加完宴会的一对璧人。那情景，恍如一根针，刺痛了她的心。

此时，牧雍闻声回头，所见的恰是克宇立在璇芝身后，站与坐之间，状似亲密。

他的心情已经够沮丧了，再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似爆裂般，也没招呼一声，就径自跨过小径，穿越石阶，朝他们迅速走来。

没有欣逢好友的喜悦，只有一脸的兴师问罪，他把在场的每个人看一遍，最后目光落到璇芝和克宇身上，说：“你们到这里做什么？”因为他的口吻太凶，表情太怪，大伙全都愣住了，结果还是克宇说：“大好春光，来饮茶赏花呀！”“是呀！你能来，难道我们就不能来吗？”璇芝也发出声音说。

“表舅妈说过，你一个人在外，要注意分寸，千万别乱跑。”牧雍随口就说出来。

“你不要再提什么表舅、表舅妈的。”璇芝气得站直身子。

“喂！我们都是宁欣的同学朋友，算什么乱跑？你在骂人嘛！”秀仪也同时开口。

“他们表兄妹从上回闹翻后，到现在还没和好，你就别搅局了。”克宇打圆场说。

“还是为那柄袖珍如意的事吗？”李苹好奇地问：“那不是过了两个星期吗？”“难怪我们最近都没有江南点心可以吃了！”庆兰在一旁说。

“好了！你们真是唯恐天下不乱！”克宇阻止地说。牧雍脸色稍稍缓和，正想说什么，穿著制服的司机走过来，很恭谨地说：“徐少爷，司长和小姐正等着您呢！”这句话让牧雍冷静下来，他掩饰所有的不快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你们的游兴。大家好好玩吧！回学校见。”他转身走出小亭，每个脚步都沉重地踏在璇芝心上，她来不及阻挡，一种可怕的思绪就闯进她的脑海……若去年没那些风波，如意婚约顺利，牧雍就是她依靠一生的丈夫，而她的丈夫现在却和其它女人在一起……那醋意如此清晰，她可以感受到那蚀人的痛苦。强作镇静，她回过神，耳旁传来的偏偏还是牧雍的名字。

“哇！一向标榜自由恋爱的徐牧雍，真的找到自己真心所爱了吗？”李莘惊讶地说。

“不会吧！那位曹司长是曹锟的远亲，也是牧雍最痛恶的北洋军阀，他应该不会喜欢那种人家出身的小姐。”黄时兼很中肯地说。

“那位曹小姐看起来挺漂亮新潮的。”秀仪说：“据说她是平津社交圈的一朵名花，追求者可排到西直门外。”“那当然！娶到她可以说是鲤鱼跳龙门，他们曹氏家族现在可是红极一时，连段祺瑞都要闪一边去了。”克宇说。

璇芝实在听够了，她拉开椅子说：“我累了，想先回去。”“那么快，我们待会儿还想去逛天坛呢！”庆兰说。

“你们去吧！我自己知道路。”璇芝不等众人说话，就步下阶梯。才转过山径，克宇就从后面追来，手上还拿着她遗忘的丁香花和白杏，并笑着说：“他们一致决定，由我陪你回宿舍，时兼和何虔陪三位小姐继续玩。”“这怎么好意思？你还是和他们一块儿去吧！”她说。

“天坛我已经去过好几趟了，倒是你，才应该去看看。”克宇说。

“我真的是乏了，不想去。”她再一次坚持的说。

“那我们去天桥看杂技好不好？那儿热闹，也不用走很多路。”克宇建议着。

“不了，谢谢你，我只想回宿舍。”璇芝耐心地说。

沿着高高的黄色城墙，他们安静了一段路。

走过一片广场，避开几头驮着货的骆驼和骡子，克宇突然开口说：“你真是我见过最特殊的女孩子，尤其是那高贵的气质。秀仪她们说的没错，你是冬天的一朵梅、春天的杏花、夏天的荷花、秋天的海棠，时时都有不同的风采和韵味。”“你不该说这些话的。”璇芝极不自在地说。

“我早就对你心仪已久，只是苦无机会表达。幸好秀仪她们的安排，我才能亲自说这些话。”克宇说。

“什么？原来这一切都是有计画的？”她瞪着他说。

难怪她最近常会有意无意的和克宇“偶遇”，在这几次的场合中，她一点戒心都没有，还替他制造独处的借口。

“虽然这是一个男女公开交往的时代，但要吐露心中爱慕的话，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”克宇不顾她的惊愕，继续说：“尤其牧雍说过，你是极保守又极有主见的女孩子，不能唐突或轻侮的。”“徐牧雍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她的脸都白了。

“他是你的表哥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特别请示过他。他完全同意我的追求，并且愿意担保我的人品和身家，在你和你父母面前多多美言。”克宇没察觉异样，振振而答。

璇芝心里气得说不出话来！牧雍自以为是什么人？他竟敢这样“安排”她的感情和婚姻？真太过分了！她恨不得此刻骂得他狗血淋头，咒他掉进湖里、跌下轿车，永世不得超生！

印象中，她从没那么愤怒过，如火穿心，因此咬着牙紧往前冲，几乎忘了旁边还跟着一厢情愿的克宇。

“我是抱着百分之百的诚意，你是我第一个仰慕的女子，除了一颗热情的心外，就是我这愿意随时为你所趋使的人，做牛做马都在所不辞，宁欣……”克宇兀自动情地说着。

璇芝实时煞住脚，不然她真要气得一头去撞墙了。

强做几个深呼吸，她面对眼前这可怜的男子，带点冷酷地说：“徐牧雍大概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是订过亲的人了。”克宇的脸陡地变得十分滑稽，嘴张合了几次，才吐出字句：“你……你订过亲？”“是呀！我一岁的时候就许了人家，对方这两年就会来迎亲，所以我是不能谈任何‘交往’的。”璇芝干脆把细节都加上去。

“牧雍一点都没提到。”克宇看起来有些茫然失措，“可是，这种婚姻没有感情和幸福可言，你还要嫁吗？”“我凑巧很欣赏我的未婚夫，也愿意守这个婚约！”她把戏演到底，还带着一抹笑容，有种对牧雍报复的快感。但克宇可惨极了，他仿佛受到莫大的打击，垂头丧气的样子令人不忍。

璇芝一反平日的矜持，拍拍他的手臂说：“对不起喔！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有才气又豪爽，只可惜我已订了终身；不过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北京城那么多姑娘，总会碰到你的有缘人。”“不必安慰我，我是个能够接受失败的人，无缘就是无缘，我绝不强人所难。”他苦笑说：“我最气的是牧雍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，害我出了那么大的糗。”璇芝只要不做声，必会造成两个男人之间的心结及芥蒂，但她的心尚未如此狠毒，只有委婉地说：“牧雍是我极远的表哥，并不清楚我的事，他所说关于我的部分都是不准的，你不必向他打听我。”“所以，他也并不是有意瞒我的。”他自己下结论说。

“嗯！”璇芝用力点点头。

那日，克宇仍很有君子风度地送她回学校，两人一路谈着，气氛很友善，也比以前热络许多。

待璇芝一人独处，湖畔种种的情绪又回来，扰得她什么事都没办法做，而那愁绪多半是牧雍和曹小姐双双离去的情景，还有他要将她“推”给刘克宇的事实。

她在房间内不断地来回踱步，但愈走愈窄、愈想愈闷，好象她那找不着出口的痛苦及迷惑，只能发出声声怨叹。

牧雍也在梧桐树下来回踱步。

他是曹司长的座车一到胡同口，家门也没进，就骑着自行车往女师飞奔而来。他不知道宁欣回来了没有，但他人就是一刻也静不下来。

然而，自行车才停下没多久，就偏偏被他撞见克宇送璇芝回宿舍的场面，他们两个单独相处，又谈笑风生，看得牧雍七孔生烟，人像要烧起来一般。

这个璇芝也太不知避讳了！虽说现在讲究自由开放的风气，但女子仍要顾及名节，她这样随意和男子走在大街上，成何体统？至少她和他的如意婚约尚未结清，总要有些顾忌吧？还有克宇，太不讲朋友道义了！他不是一直暗示璇芝是追不得的吗？克宇竟还当他的面，带她去游山玩水，还敢大言不惭的说君子不夺人所……呃……反正很不应该就对了。

他这一生从没像这样失去控制地愤怒过，但气归气，他的内心深处仍有一丝理智告诉他，他没有理由来干涉别人的自由交往，所以他不敢真的唤璇芝出来问话，只能在她的窗外像个疯子般猛绕圆圈。

璇芝打开窗子，想看梧桐树，却看到立在树下望着她的牧雍，两人四目交接，全是藏不住的苦涩。

他是来监视她的吗？他还敢来？璇芝心如浮涌的潮水，漫漶一切，还来不及思考，人就走出宿舍。

“你……你又来做什么？”她一见他，就冲出口说。

“我正好看见你和克宇状似亲密地走回来。”他的语气中有很明显的指责。

“你没资格管我！”这话对璇芝而言无异是火上加油，她更愤怒地说：“你自己还不是在外面公然和曹司长的女儿出双入对吗？”“我那是应酬，旁边还有许多人在场，我和曹小姐从来没像你和克宇这样单独走在一起过！”牧雍回驳说。

“单独在一起又如何？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！”她提起就一肚子怨！

“你竟鼓励他来追求我，不但用了‘同意’两个字，还更扬言要‘担保’！你这不是太过份了吗？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！”“我……我并没有……”牧雍解释不下去，只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不用我的‘同意’和‘担保’，你似乎已经答应克宇的追求了。”他把她当成哪一种女人了？处处招蜂引蝶吗？看到他那自作聪明的样子，璇芝连否认的力气都使不出来。

她绞着手帕，站稳脚步，用一种不让自己崩溃的口吻说：“答应或不答应，都与你无关，我没有义务向你表明什么！”又是那拒他千里的倔强面孔，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很不对头，这种不对头又引起他的痛苦，让他必须去挽回彼此间的劣势。

他忍住心中的焦灼情绪，试图冷静地说：“你是没有义务，但我老觉得自己有照顾你的责任。出门在外一切都难，尤其你又是女孩子家，我只是希望你多小心，别因一时冲动，做出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。”“你认为我接受刘克宇的追求会后悔莫及？”她无法置信地问。

“至少我觉得克宇不太适合你。”他很流利地说出，仿佛已在心中放了许久。

“第一，他的个性很急躁外向，而你属于内敛安静的，我怕你会受不了他。第二，他的家是从商的，没有官宦及诗书的背景，我怕你会不习惯。第三，呃……”“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对待朋友的！一面允诺帮他忙，一面又扯他的后腿，简直是两面人！”璇芝打断他说。

“我所做的种种，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名誉和未来着想！”他激动地说，只差没有掏心剖肺了。

他不说这一句还好，一说又勾起了她所有的委屈和伤心往事。

她用最重的言语来阻止那种锐痛，出口便成控诉，“我的名誉和未来不早就被你毁过一次了吗？而现在，你还来继续毁我的自由与独立！在我的心里，害我离家在外的不是传统封建，不是吃人礼教，而是你！你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祸害！”够了！他得到的教训及责怪还不足以让他死心吗？从运河拉她上船的那一刻起，她所表现的就是排斥和痛恨；到了北京，她更坚决两人要保持距离，每次话一出口，就如刀光剑影，砍得人闪避不及，只有伤痕累累的痛。

够了！她既不领情，他又何必把自己的热切诚意任人蹂躏呢？再下去，他就成了有被虐狂癖的人了。

一声声够了，在他心里筑成一道道冰冷的墙。人不再激动，血不再沸腾，他用一种接近正常的冷漠语调说：“我早该知道，我在你眼中的评价如此低。一个万恶不赦的自私小人，一个自以为是的伪君子，难怪你千方百计

要远离我。我懂了！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。”他说完，看她一眼，便骑上自行车离去。沿着泥板路，沿着瓦墙，沿着两排绿树，他的身影转个弯，而后不见了。

璇芝的四周霎时寂静下来，包括人声、风声、树声、鸟声，还有她自己心中闹烘烘许久的响声。一切都静了，好奇怪呀！

有两片叶子在她眼前飘下，青青嫩嫩的，不是秋天，也非枯萎，怎么会有落叶呢？然后是两滴雨，轻轻滑落，到了她的掌心，她才明白那是眼中流下的泪水。

牧雍用自来水笔蘸了好几次墨水，总无法在纸上写下一个字，他心中乱极了，前所未有的乱，他怎么会把事情弄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局面呢？但这也不能全怪他呀！即使是圣人再世，也受不了璇芝那种烈性的脾气。看样子，她在宋家是被娇宠惯了，所以一点委屈也足够她折磨人一辈子。幸好他没有真娶了她，否则不就像娶了一位皇家格格回家，天天要称“奴才”，又喊“小的该死”吗？回想他们相识以来的种种，她始终倨傲无礼，难道她没读过女戒、女则之书，也没听过三从四德、男人为天的道理吗？呃！这种想法太迂腐封建，现代男女平等，女人也有权利为自己说话，只是璇芝也太不懂温婉为美了！

随她吧！让她爱嫁谁就嫁谁，嫁错了也不干他的事！可是……可是这未免太便宜克宇那浑小子了，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赢得美人心，这太没有道理了吧？！

唉！管她的！这早就不是他该操心的范围了，自尊心被践踏也要有个限度吧！

所谓“士可杀、不可辱”，对手是个“难养”的女人也一样！

想归想，但牧雍的心就是定不下来。他重重地把笔一丢，门一合，骑着自行车往胡同冲去，还差点和一辆驴车撞个正着。

天蓝得亮眼，气温逐渐上升。弄得人心更浮气更躁。他最后停在学生会的红砖建筑前，一踏进去又偏偏看见正在值班写稿的克宇。

“嗨！难得呀！很久没看你出现在学生会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克宇一抬头便笑咪咪地说。

瞧他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，牧雍憋住心中的气说：“论文写烦了，出来走走！”

最近有什么消息呢？”“我看直系和皖系的战争是免不了啦！”克宇放下笔说：“倒段的风波从去年闹到现在，几乎到了白热化的地步。”“倒什么段？不过是权力分配不均的争斗而已。中国若要自救，最好就是把这些军阀全消灭。”牧雍忿忿地说。

“嘿！你这么说，不怕得罪你未来的岳父大人吗？”克宇笑着说。“谁是我岳父大人？”牧雍眉一皱问。

“曹司长呀！大伙都说你快成为他的乘龙快婿了。”克宇笑容依旧。

“我真受够这些流言了！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难道你就没正经事好谈吗？”牧雍借题发挥说：“我向来认为你是有为有守的好青年，从不风花雪月的，怎么最近常乱捡花边新闻，自己又乱追女孩子呢？”“我哪有乱追女

孩子？”克宇抗议道。

“宁欣呀！你不是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吗？”牧雍酸溜溜地说。

“还说呢！”克宇脸上的笑意不见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宁欣已经订过亲了？你是真的不知道吗？”“什么？”牧雍惊愕地说。

“她说她碰巧很欣赏那位未婚夫，这两年就要成亲。你害我出了好大的糗呀！”克宇瞪着他说。

“扼……我是真的没想到……”牧雍一时转不过来。

“看来你果然是不知情。”克宇见他满脸的迷惑说。

“所以……宁欣是拒绝你了？”牧雍又问。

“就是我们在城北小湖相遇那一天，我第一次表白，就被她毫不留情地说‘不’了。”克宇耸耸肩说。

可是就在那一日，他看见克宇送璇芝回宿舍，而璇芝也表明他们的交往不干他的事，结果让他以为她和克宇……原来她是骗他的！她并不是那种随便又不顾名誉的女孩子，但她为何要那么骄纵蛮横，又爱故意制造不实的印象呢？或许他们的每一次碰面，闹得不欢而散，那都不是真正的璇芝。面对他，她就爱把“是”说成“不是”，把“不是”说成“是”，特意地唱反调，就像一只虚张声势的小猫，想把自己变成一头虎。

那么，其实生活里的璇芝并不是如此凶悍骄蛮吧？！

因为太专心于自己的思绪，牧雍没听见克宇说什么，只兴匆匆地往门口走，一反方才凝重的神情。

“喂！你又急着走啦？”克宇莫名其妙地叫着。

“我又有灵感啦！赶着回去写论文！”牧雍头也不回地骑上自行车，奔驰而去。

克宇抓抓头，认识牧雍学长三年，看他读书演讲、领导游行示威、编书访稿，都是冷静有组织，怎么这会儿毛躁得完全变个人，一下愁、一下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璇芝为了想走出那闷透人心的恶劣情绪，答应了克宇的邀约，一行十来个男女学生，一起去西山郊游踏青。

这是京城近郊的名胜，曾是乾隆皇帝的狩猎之园。今日大小寺庙及别墅遍布，还可看见圆明园颓垣断墙之遗迹，颐和园亭楼阁之美，是春天赏花、夏天避暑、秋天观枫的好去处。

男生用步行，女生则骑驴子走一段山径，一路上风清气爽，花树闻莺，不时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笑声。

到了第一座佛寺，有石塔，有大佛像，他们休息一会儿，克宇就催着说：“我们得快点，才能赶上西山有名的素斋宴，那是尝遍天下美食的乾隆皇都称赞不已的。”“我们来这么多人，他们有准备吗？”李苹问。

“我们早派两个人上去打点了，保证你吃个够！”克宇回答。

接下的路程，除了驴子闹几次脾气外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他们近山顶时，日正当中，把一座斜梁飞字的大庙正殿照射得堂皇富丽。

通向正殿的石阶两旁种着高大的老树，女生们也下了驴子，一步步拾级而上。

愈往高处，风景愈美，一会儿可见悬崖，一会儿可见瀑布，在丛丛绿荫中，极赏心悦目。

璇芝以近日少有的好心情眼观八方，地面上的看不够，还遥望天上的

白云，梁上的飞燕，然后视线再落到那庙前的青铜炉时，也同时看见一旁站着的牧雍。

他笑吟吟地望着她，彷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她则是吓得差点站不住脚，不禁自言自语着：“他怎么也来了？”“他是你的表哥呀！”庆兰听见了说。

这时，牧雍向前招呼，声音中有微隐的温柔。

“你还好吗？最近忙着写论文，都没有空去看你。”璇芝答不出话来，秀仪连忙帮腔说：“没来看没有关系，只是连糕点蜜饯都不送，就太不周到啦！”“如果宁欣不反对，我改日一定送到。”牧雍笑笑。

“我……我不爱吃那些东西。”璇芝总算冷静下来。

“你不吃，还有我们呀！”李苹指着自已说。

“你嘴馋，咱们快去吃饭吧！”克宇走过来，又说：“表哥和表妹和好了吗？”璇芝眉头微皱，牧雍见状，推着克宇往前走，并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你别管。”一行人绕过大殿，经月洞小门，穿过一方菜圃，来到食斋的大堂。高阔木架的建筑，绘刻了满壁的佛像，檀香烟及炊煮烟弥漫半空，一张张圆圆的大桌，已坐了一半的朝山食客。

这儿的素菜，是以特殊泉水磨制成的豆腐为主，加上自炼的菜油，其有一股独特的风味。

璇芝闻到菜香，但却食之无味，都是因为同一桌坐着的牧雍。

本来提到“表哥”及“表妹”的字眼，依照她往常的脾气，又要憋一肚子气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心老冷硬不起来，该有的怒意彷彿封断在千万里外，招唤不回，弄得她整个人不上不下，卡在一种奇怪的心情之中。

大概就从牧雍那日绝袖而去，她发现自己的泪水开始，一切都不太一样了。以前都是她摆脸色，说尽不客气的狠话，他则不断忍让陪罪来表达心里的诚意，哪晓得他也会有反击的一日！

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竟害怕他的反击，在乎他的愤怒，甚至自问，他们真的从此一刀两断了吗？这就是近日来她一直愁闷的原因；也因此，在措手不及见他之时，她有了悲喜怨恨等错综复杂的感觉。

他这人不也怪异吗？明明放言不会再来打扰她，而且还用了“一辈子”的严重说法，怎么如今又巴巴地出现在她面前呢？据她所知，牧雍绝不是这种没骨气，又把话吞回去的男人。

饭后，大伙提议到山后的秘魔崖，那是悬空在半山的一个洞穴，可以俯瞰一片绿林深渊。

璇芝本想拒绝，但又不想扫大家的兴，只好同行。这段路有时平坦，有时陡峭，不知不觉就形成一个男生帮忙一个女生的局面。

璇芝很小心地避开牧雍，但总要顾及别脏了旗袍和布鞋，一会儿她就发现自己落了后，而且一抬头只剩牧雍在等地。

“我扶你一把吧？”他微笑地伸出手来。

“我能走！”璇芝去靠一棵树，硬硬的皮刺痛她的手，她瞪着他说：“你别等我了！”“怎么可以？我是负责照顾你的。”他依旧笑容可掬地说。

“我才不要你照顾！你去前头叫秀仪和克宇他们等一等，我马上就来。”她不想和他独处。

“他们不会等的。”牧雍顿一下，又说：“他们就是故意让我有和你说话的机会。”“原来你们都串通好了！我不去了，你自己走吧！我回庙里等大家。”

璇芝一说完，就转身往下山的方向行。牧雍在后面跟随，一路恳求她不要意气用事。

但她哪里听得进去？满山满眼都是呼喇喇的风声，再加上她存心要逃避的牧雍，脚步只有更快了。

树摇得厉害，叶大幅度地舞着，远处山坳有一块沉沉的黑云，但璇芝没察觉，她的眼中只有山庙大殿那突出的宇顶，却遥不可及似的。

“宁欣！璇芝！你小心跌倒！”牧雍试图阻止她。

他一次叫了她两个闺名，让她心一慌，忽略了眼前一节横长的枝丫，整个人被绊得直往斜坡冲去。在她以为必伤无疑时，一只手拦抱住她的腰，跟着是一声闷叫，她被迫跌坐在地上，但离了危险。

哦！至少她不必粉身碎骨！惊魂未定中，她看到牧雍也坐在一旁，正咬着牙握住手腕，白衣的长袖口渗出红红的血迹。“呀！你受伤了？”璇芝心紧缩着，主动靠近他说。

“还好，一点小伤。你呢？有没有跌到哪里？”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关心地问。

“你得包扎。”她不理睬他的问题，径自拿出贴身的白手帕，替他清伤口止血。

“你还是当我是朋友，没让我在这儿流血至死，对不对？”他轻轻地说。

“这点伤死不了的！”她回他一句。

这个人也真是的，都被树枝刮得皮开肉绽了，还那么不安分，言语间不忘作弄她，教人想谢也无从谢起。

突然，天低吼一声，沉沉地荡到地底，四周湿气浮升，花叶乱抖一通，璇芝这才注意到天候的急速转变。

“春夏之交，山岚雾气交会不散，前一刻天晴，后一刻暴雨，防不胜防！”牧雍起身说。

“我们跑快一点，或许还能避开这场雨。”她说。

“回山庙是来不及了。”牧雍说：“我记得前头有座施水的棚子，到那里避雨可能还有希望一些！”两人开步就跑，才下一小坡，牧雍就伸手拉着。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肌肤接触，但却是最久也最有意识的一次，她的双颊如火烧着。

一到竹棚，璇芝挣开手，外头的雨也大滴落下。不一会儿，天黑云动，水雾交缠的景象，恍若另一个世界，而这世界里只有她和牧雍……“你还好吧？”他关心地问。

“还好。只是担心秀仪他们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躲过这一场雨？”她回答。

“他们会。”牧雍说。两人一时无言，在这寂静的空间里，雨的淅沥声特别大。

璇芝看到他绑着她白巾帕的右手腕，想开口，他也同时出声。

“你先说吧！”他露出笑容。

“你的手还痛吗？”她问。

“早不痛了，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”他的笑意更浓。

“很抱歉，如果我不跑，你也不会摔成那样。”她轻声说。

他愣了一会儿，摆出了夸张的表情，最后才说：“呃，没想到你会道歉，因为从前你都是凶巴巴的，我被骂习惯了，以为……”见他欲言又止，璇芝

瞪着他说：“以为什么？以为我是天生的蛮横不讲理吗？”“我绝没有那个意思！”牧雍赶紧说，深怕她把难得的友善又收回去。

“我晓得我是该骂。还有上次为了克宇的事，我跑去质问你，也是很不应该，我根本没有这个权利。”“你本来就没有！我们因为如意，牵扯了十八年，退还如意，就该形同陌路了。”她语气中有难以察觉的酸楚。

这句话看似平常，却像有重量的石块压在牧雍心底，他稍稍激动的说：“没有如意，难道连朋友都做不成吗？我真的很诚恳地想和你维持一段友谊，想想看我们在运河旁相遇，又在北京重逢，不就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吗？”他的急切令她心生不忍，于是她说：“做朋友可以，就像和克宇一样，淡淡的君子之交。”又是克宇！尽管他明白璇芝已拒绝克宇的追求，但仍觉得不舒服。在她心里，他至少要比克宇那小子多一点分量吧？！但迫于情势，他只好说：“好，就像克宇一样。”远处传来喧闹声，璇芝正要探头看，秀仪已一马当先跨过一块大石而来；接着其它人地出现，把竹棚原有的宁静孤立完全破坏掉。

璇芝看看天空，又呈一片明亮的澄蓝。林树款款摆动，花叶上水珠凝止，鸟儿啁啾叫着。原来她和牧雍谈话，太专心忘我，竟不知道雨早已经停了。

山上的那一场雨，让几个护卫女孩子的男生都染上风寒。

“学生会里每个人都无精打采，那里快要成为疫区了。”秀仪回来说：“不过他们说，徐牧雍更惨，头发昏，手又受伤，只怕论文赶不及了。”怎么会呢？克宇他们淋了雨，但牧雍一直在竹棚之内呀！璇芝仔细回想，才恍然大悟，因为那座竹棚小，牧雍把大半空间都给了她，自己暴露在雨中。难怪回到山庙，他也抢着用炭笼去烘干衣服。

而手伤，他还逞英雄，直说没什么呢！

璇芝坐立难安极了！想去探望他，又百般犹豫顾忌。但，管他呢！表妹去看病中的表哥是名正言顺的事，而且他的痛还是因她而起的……哦！这话不能乱说，璇芝捂住泛红的脸颊，不敢再想下去。

她掩掩闪闪地来到近王爷府的四合院内，几株槐树已由嫩青转为浓浓的绿，罩了一地的荫凉。

推开木门，一股煎药味传来。室内暗寂，牧雍正躺在床上睡着。

她轻手轻脚地走近，见他面孔真的很苍白，手缠着纱布，桌上的药早已凉了。

她重新旺起炉子，把药再热过。

这动作吵醒了牧雍，他坐直身子，揉揉眼睛说：“璇芝，真是你吗？”“不是告诉过你，别叫我璇芝吗？”她看他一眼说。

“说也奇怪，我就喜欢这个名字。”牧雍坦白说。

“宁欣是我最早的命名，和你订亲后才改为璇芝，现在婚约解除了，应该叫宁欣才对。”她说。

“哦？那我更要喊你璇芝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你这人是病昏了，净乱说话！”她为掩饰内心的不安，又说：“我正要问你呢！你怎么手伤找西医，风寒用中药，中西混着用呢？”“我的风寒很

轻微，吃几帖药就好。手伤看西医，是希望好得快些，能赶我的论文。”他说。

“都是我害的。”她再一次歉疚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“别一直说对不起，我很不习惯这么柔顺的你。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

璇芝把药重新倒入碗内，端到桌前，恰见牧雍审视的眼光。他一副家居的样子，又在炕床上，彼此间形成一种极亲密的气氛。

她有些心慌，忙看向整齐堆栈的书稿说：“论文快完成了吧？”“基本上都好了，现在只剩下誊写的工夫。”他说。

璇芝仍可以感觉他紧迫盯人的压力，故意轻快地说：“若只是誊写，我来帮你好了，如果你不嫌弃……”“我求之不得呢！想想看，我从半年前请你写字到现在，从未成功过，如今，你愿意献墨宝，我能说个‘不’字吗？”牧雍马上说。

璇芝不理睬他的调侃，径自拿起自来水笔抄他的文章。一字一句下去，有了事情做，才不会愈待愈不自在。

他喝着药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实在很高兴你来看我，好象这场病也值得了。”“病哪有值得的？你又疯言疯语了。”璇芝回他。“你没有去探访克宇吧？”他又问。

“我为什么要去看他？”她放下手中的笔说。

“他生病，你不探望；我生病，你却来了，可见在我们的友谊中，我还是比克宇特殊一点，对不对？”他带着自信的神色说。

这屋子仿佛变小了，让她又热又躁，或许她是不该来的。

保持着冷静的外表，她反应极快地说：“你别忘了，你老是表妹长表妹短地叫我，我既是你京城里唯一的‘亲戚’，不来行吗？”“是呀！好在我有这门‘亲戚’，才得以迅速地康复。”他顺着她的话逗趣着。

今天主动前来，就有些示弱，加上言语一直被她占上风，璇芝摆出一副骄悍的脸孔说：“你这么吵，教人怎么专心呢？而且你也该好好闭目养神，再继续闹，我只好回去了。”“好好！我安静了！”他可不想再惹毛她。

一向沉寂的房子，现在仿佛漫进了各种奇妙的色彩。他眼中再没有灰扑扑的桌椅床柜，也没有堆满处的纸张书本，只有她脸上的嫣红、柔和的线条、淡蓝的衣裳、纤纤的小手、专注的模样……如果……如果他去年没有抗拒如意缘，此刻璇芝就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可以共效张敬画眉之乐，易安明诚读书之乐，甚至可以抱她个满怀，吻她如桃花般的红晕……该死！

他在想什么呢？牧雍闭上眼，不敢再任思绪乱窜。他一定病得比想象中的严重，烧昏了脑袋，才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想入非非。

他和璇芝好不容易才从没有感情的包办婚姻中脱离出来，只能是朋友，这是时代的潮流，中国进步的希望，不能倒行逆施的……因为药物，牧雍又睡了，直到细微的声响传到他的意识中。

一张眼，屋内已燃灯，璇芝正站在床边说：“天晚了，我得走了，你的晚饭怎么办呢？”“有个张大娘会帮我弄，她一会儿就来。”他起身说。

“哦，那就好，我得快些，免得被她撞见。”她说。璇芝略清了清桌子，就要往门口走。

牧雍叫住她说：“明天你还会来吗？”“明天你就会痊愈，不需要我了。”她回头说。

“不一定呢！”牧雍期盼地说：“今日你来，我好了一半，明日你再来，

我那另一半才会好。算你发慈悲心肠，毕竟你是我京城里唯一的‘亲戚’，不是吗？”“徐牧雍，平常看你能言善辩，一本正经，怎么耍起赖来同三岁小孩一样呢？”璇芝忍不住要骂他，忽而又听见外头有人声，她急了说：“我真的非走不可了！”佳人离去，屋里又回到原来的冷清。

没多久，张大娘提着饭菜进来，嗓门加动作，把四周弄得砰砰响，但仍不像方才璇芝在时，即使无声，也感受到浓浓的温馨与幸福，仿佛是永远的春天，香妍的百花齐放着。

或许这就是友谊的珍贵处……哦，也不对，他对克宇、时兼他们就没有这种“温馨”与“幸福”的感觉，或许女性朋友是不同的，这方面他缺乏经验，是不是就叫“红粉知己”呢？不！璇芝若听到，一定会大加反对并且挞伐。

唉！真伤脑筋，还是写他的物理论文容易多了！

第八章

六月的北京，风沙漫飞，干热的天气，连骆驼的铃儿都响得无力，但这一切都不影响牧雍的好心情，他以最好的成绩毕业，典礼那天，在父亲、师长的称赞下，度过了最荣耀的一日。

唯一的遗憾的是，为了避开父亲，璇芝不能来观礼。

从他那一场病以后，他们的关系彻底改善。在病中，她一连来探访他三次，帮他煎药、抄论文，直至他痊愈为止。此恩当然非报答不可，于是牧雍就请她听戏、上馆子。

渐渐的，彼此的来往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。他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、到天桥看热闹寻宝物、到湖边喝茶听书……然而，璇芝基本上仍是保守的个性，常常都是一群人团体活动，但他只要能在众人之中看见她美丽的笑靥，就有一份说不出的满足了。

典礼之后，牧雍陪着父亲去拜望老朋友，其中当然免不了有回京述职的曹司长一家人。曼君换了新发型，穿著西式洋装、高跟鞋，一顶淑女帽，满口做作的英语，差点把他毕业的喜悦全都破坏掉。

没想到徐仲甫却一直夸奖说：“这就是新时代的女性呀？其是直爽可爱！”回饭店的路上，徐仲甫又重复好几次。一进到下榻的房间，徐仲甫干脆明说：“怎么样？咱们就跟着曹家上天津，算是提亲吧！”“爹，我并不喜欢曹小姐。”牧雍立刻说。

“曹小姐有什么不好？又活泼、英语又好，不正符合你的新中国及新世界观吗？”徐仲甫问。

“对我而言，她太新潮了，话不投机。”牧雍说。

“你这孩子也真啰唆，一下嫌璇芝太老派，一下又嫌曹小姐太新派，你到底要娶什么样的妻子？”仲甫皱眉说。

“我没有嫌璇芝太老派……”牧雍直觉说，但想想又不妥，忙改口：“我现在正计划出国的事，无心谈婚姻。”“不论有心或无心，都由不得你。你若没有订下个婚约，老奶奶不会让你放洋的。”徐仲甫警告说。

“可是，宋家的事还没解决……”牧雍找别的借口。

“解决啦！我来京之前，送完宋家最后一份嫁妆，连玛瑙如意在内。我们的聘礼也全退了，从此是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名帖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还请了地方耆老当证人，算是慎重其事。”徐仲甫说。

那么快？牧雍听见这消息，很奇怪的并没有松一口气，反而心乱如麻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内心刺痛着。如意归还，璇芝就可以回家，不必再躲避，也不再与他有瓜葛了……他尚未理清自己的情绪，又听见父亲说：“好了，咱们暂不谈婚姻大事，你说说你对出国的打算吧！”“我目前只申请了美国的学校，日本和欧洲的先不考虑。若快的话，明年冬季班开始，我大约九月就要坐船出发了。”牧雍回答。

“你不去日本，我也不勉强。”徐仲甫点点头，又说：“虽说男儿志在四方，但想想你这一去就要三、四年，已经让人感觉很漫长了。”“爹，三、四年其实不长，一晃眼就过去了。”牧雍说。

“你还年轻，一心想着鹏程万里，哪顾得了长辈的心情呢？”徐仲甫看看儿子，说：“这样好了，回乡后你跟我到徐家各处产业巡巡，也算是对家中大小事有个概念。”“是。”牧雍遵命道。那晚，躺在炕床上，望着年代久远的梁柱，牧雍觉得自己的心也一样幽晦。以前一切都很清楚明亮，一讲到出洋留学，就如加足马力，人也特别精力充沛，可最近却样样事都慢了下来，积极的动力萎缩，好象心中堵着更要紧的事。

是璇芝吗？玛瑙如意回到原主，她就不再是他的责任了；只是还有千丝万缕在那里挂着，或许……或许他该亲自送她回宋家，才算真正了结这段纠葛。

对！他要送她回去！牧雍坐直起来，精神又振奋了。

看见牧雍一身衬衫长裤，英姿挺立地站在亭子里，璇芝就不禁加快脚步。他回过头，恰见身穿月白色衫裙的她，仿佛林中飞来的一朵花儿，赶忙奔来迎接。

“恭喜你毕业了，表哥。”她故意强调后面那两个字。“这是送给你的。”

“我还有礼物收呀？”牧雍惊喜地说。

他接过一方秀气的浅绿云纹绸布小盒，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块微微透明的白色印石，上面用篆书体匀整地刻着他的名字。

“我手艺不佳，徐才子看笑话了。”她在一旁说。

“这是你刻的？”他张大眼，没注意她的调侃。

“只学了那么一点，请多多指教。”她微笑着说。

“不只是‘一点’了！你总是让我惊讶赞叹，或许我才该称你宋才女！”见璇芝收回笑容，他连忙又说：“哦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这是福建所产的芙蓉石吧？”“你对印石也有研究吗？”她眼睛一亮问。

“我才是真的‘一点’。”他客气地说：“我家收藏了一方田黄寿山石，哪天我刻上你的名字，就当作你的毕业礼物。”“那时你人在太平洋的另一边，怎么送呢？”她的眸子又暗下来。这是他们绝少提及的话题。如今璇芝先说出，倒像有某种尖物重重地往他心上一击，整个人极不舒坦。

正盘算着该如何回答，他突然想起今天见面的主要目的，于是略过先

前的问题说：“我差点忘了，我约你见面，就是要告诉你，玛瑙如意已正式归还，你可以回到宋家了。”璇芝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，只淡淡地说：“那很好，这几天考完试，我就直接回富塘镇。”“我陪你回去，好不好？”他说出内心的计画。

“为什么？既已退婚，又要陪我回宋家，不是太奇怪了吗？”她不以为然，也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我知道退婚对你是件极不好的事，我只想替你承担所有的议论及批评。”牧雍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父母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还有，你在离家之后，如何努力上进，如何独立自主，我都能够做见证。”璇芝看着他那诚挚又热切的表情，怨无从怨，怗无从怗，只有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：“你现在又懂得顾及我的立场和名誉了？是不是怕我以后嫁不出去呢？”璇芝再“嫁”？这个字眼让他着慌，不自禁脱口说：“嫁？你要嫁给谁？是克宇、时兼，还是何虔？”提到这几个常在一起聚会的男生，她又气又恼地说：“徐牧雍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”他也察觉自己的失言，急忙道歉说：“真对不起！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胡言乱语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曾经当过毁你未来的最大‘祸害’，总希望你一辈子平安幸福，所以不免多关心一些。”见他对她曾指责他的用词，还记得如此清楚，璇芝的心肠软下来，温和地说：“我了解你的心意，但是离家是大事，回家也是大事，等我考虑好，再告诉你最后的决定。”“也好，这件事绝不能仓卒。”牧雍说：“为了谢谢你的礼物，我是否有荣幸请你上馆子？”“当然。”璇芝笑着点头。

走了几步，牧雍忽然又冒出一句：“回答你刚才的问题。如果我在太平洋的另一边，仍会把我的礼物送到你的手上，你满意了吗？”璇芝一愣，心中浮泛着几许甜蜜。那一刻，她已决定让牧雍陪她回宋家，只是她暂时不说，因为她自身还有许多疑虑，总要一一思索确定，才能走回头的路，不是吗？

璇芝考完最后一科，回宿舍稍微整理，就迫不及待地去寻找牧雍，她甚至坐了平日舍不得的人力车，反正快要回自己家了，以后就不必数着铜钱，一分一分地过日子了。

四合院比平日更安静，牧雍厢房内的衣被什物，已打包成一捆一捆，四壁光凸许多，连郑板桥的字联也取下来，感觉冷清又陌生。

她站了一会儿，有点无所适从。

一会儿，提着水的张大娘走进门，见了一位姑娘杵在屋中间，吓了一跳说：“你找谁呀？”“徐牧雍。”璇芝说。

“你是他同学吗？”张大娘看她一眼说：“徐少爷同他爹到天津去了。”

“去天津？”璇芝喃喃重复，他怎么没说呢？“是呀！我听徐老太爷说，是带徐少爷去天津给人家提亲的，以后他们夫妇俩就一起到什么美什么坚的去放洋读书呢！”张大娘习惯性地说了些张家长李家短的话。璇芝的意识一下子空了，满满都是提亲的话。

牧雍的动作可真快呀！如意才刚还没几日，就急着另娶妻房，但他是还处处表明他没有女朋友，原来是真的早有意中人了。

一个个女子的脸孔晃过脑海，最后停留在曹曼君身上。那时髦的鹅黄装扮，令人映象深刻，那会跳舞交际的新潮，又是她忘尘莫及的。

比起来，她宋璇芝就太平淡无奇了。

但为什么从头到尾，他都要献殷勤、陪小心呢？她有一种受骗被玩弄的感觉。

他的一切热忱、一切关怀，朋友兄妹那一套，全成了虚伪做作，像一场恶劣的戏，而她是天底下最愚蠢无知的观众。

午后的院落渺渺寂寂，窄长的胡同似无止尽，璇芝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来的，脚乏气弱，但都不及内心的伤痛更无助，因为她发现她其实非常在乎牧雍，不愿意他娶别人，不愿意他出国，只希望他在她的身边，朝朝暮暮，今生不弃，永世不离……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长地久双飞翼，老翅几回寒暑。欢乐趣，离别苦，世间更有痴男女……这一阕词，璇芝哽咽难续。以前不懂的情绪，今日懂了，她对牧雍种种的不舍依恋，甚至痛苦回避，就是所谓的爱情吗？她一向是心高气傲的世家之女，被人不名誉地退婚，却又爱上退婚的人，简直是可悲可叹呀！

京城天向晚，薄薄的红霞染着西山，阵阵的飞鸟划空而过。

毕竟是异乡，毕竟无亲人，该是她归去的时候了！

璇芝返家那日，刚下过一场雨，天呈现泛着水气的晕蓝。她不是一个人，陇村的吴校长陪着她。可想见的，偌大的宋家是一团混乱，杂沓的脚步声在厢房院落间奔忙着，引来了许多关心的或看热闹的人。

但真正能见到璇芝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几个族内的长辈。门禁森严的大厅内，逃家又逃婚的女儿静静跪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听大家轮流训话。

她已学会了不争辩、不受激怒，因为外面的世界令她疲惫，自由是好，独立是好，但伤心时仍需要家人的抚慰。

“好了！在这场婚事中，女儿受的委屈还不够吗？”棠眉听厌了一再重复的家法家训，走过去拉起璇芝说：“我可怜的孩子，你把娘给想死了。”

“娘，都是女儿不孝，害您担心，害宋家丢尽颜面。”璇芝流着泪说。

“丢脸是一桩，做事欠考虑也是一桩！”宋世藩忍不住又说：“牧雍不认这门亲事，你在徐家待不下去，至少可以回娘家呀！你一走杳无音讯，好象你的娘家人都灭绝死绝，没半点足堪依靠了。”“爹，一年多前我抗拒这个婚约时，您怎么说的？您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叫我‘不是嫁到徐家，就是自我了断’，所以，当我在徐家走投无路时，即使想到娘家，也不敢回了。”璇芝不禁为自己辩一声。

“璇芝，就别顶嘴了。”棠眉忙阻止女儿说：“你爹所做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就是他现在大着嗓门骂你，也是因为心疼你的原故。”“若大家不嫌，我就来打个圆场吧！”蕴明向前一步说：“宋老，璇芝是您的女儿，也是我的学生，她聪明沉稳的个性，大家都应该明白。

去年她离开徐家，不回娘家，转而投奔我，一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；以目前看来，那反而救了她自己和宋徐两家世代的交情，您以为如何？”

“吴校长，我是很感激这一年来你照顾小女，不过你不为人母，恐怕不明了我们的心情。”宋世藩放软口气说。

“我不为人母，也曾为人子女，怎会不明了呢？”蕴明说：“您或许责怪我，骂我女巫，诱惑他人子女，但我所想的只有璇芝自身的权益，考虑的只

有她的立场，相信您能体谅我的做法吧！”“不管是什么心情或做法，我看璇芝是累了。”棠眉对丈夫说：“先把璇芝交给我，我带她去调养调养，有什么教育大计或思想观点，你就和吴校长慢慢去辩吧！”宋世藩看了一眼女儿苍白的脸色，暗叹一口气说：“去吧！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是多余了！”父亲的这句话让璇芝整个放松，最坏的时刻过去了。父亲是一次脾气发够的人，他要嘛今天不允许她回家，若是没有赶她，就表示已接纳她这个迷途知返的女儿了。

“谢谢爹。”璇芝由心里感激地说。

宋世藩不应声，但她看见他微点了一下头。

走出大厅，门外围着的女眷、丫鬟一一围上来，同璇芝问候着。

她一眼就看见莲儿，忙往前一步说：“莲儿，好高兴见着你！为了我的事，没让你受太多委屈吧？”“还好啦！小姐的信写得很清楚，徐家和咱们家老爷都没怎么骂我。”莲儿拭着泪说：“我只是担心小姐，你实在应该告诉莲儿，把莲儿带在身边伺候的。”“很抱歉，那时候我心情太乱，也没办法考虑太多，只想着将你送回家里最好……”璇芝难过地说。

“好了！小姐回来了，还不快擦干泪，把西厢房打扫打扫，床被都重新铺过！”棠眉命令说。

莲儿飞快行动，一干丫头妈子都各自去忙，知道今晚会有场团圆的喜宴。

璇芝随着母亲到东厢房说体己话，绕过一段石阶，紫藤花架开着朵朵花儿，灿烂了一季的夏，也让她忆起童年的许多美好时光。

一进房内，棠眉就指派人去准备莲子、燕窝、参汤等补品，还一旁仔细瞧着女儿，从脸上的血气到手上指甲的颜色都不放过。

她红着眼说：“你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头，想想看，你是千金之躯，自幼在娘的手心呵护大的，别说风吹雨打，就是连一口气也不曾大力吹过。可是，你却一个人孤零零地被逼到北京，我简直不敢想象你的遭遇，这一年多来，只有日日求菩萨保佑了。”“娘求菩萨，菩萨自然会庇佑我。”璇芝试着把气氛弄轻松说：“我到汾阳和北京的一路上，虽然路途遥远，但都有好心人士相助。到学校读书，生活更安定了，师长同学都很好……”提到这些事，璇芝的心里就不期然浮起牧雍的影子。他曾说他们的相遇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，对他或许是无意义的，对她就是惆怅及错误了。

“你一切都好，就该捎信回来呀！结果还写个上海，把大伙都弄胡涂了。”棠眉说。

“娘，您也了解爹嘛！如果我说出我的落脚处，他一定会刻不容缓地把我抓回徐家，那我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”璇芝撒娇说。

“呸！年纪轻轻，老娘还在，不准你提什么死呀死的！”棠眉的脸缓了下来。

“不过，你那钻牛角尖的脾气也是不对。你嫁去徐家，就是徐家的人，哪有夫婿几个月不露面就逃家的？若再早个十年来，不但你会被活活打死，就连做娘的我，也会因养女不教之罪，被众人的唾骂活活给羞死！”“就是因为是民国时代了，我才敢做出逃婚的事呀！如今这不叫大逆不道，而是勇敢的女革命家。”璇芝笑着说。

“你还敢贫嘴！”棠眉捏女儿的腮帮子说：“你今天能笑了，若你看见你爹当时大发雷霆的样子，你恐怕哭都哭不出来喽！”“我还正纳闷呢！爹和徐

家伯伯一直很坚持如意这桩姻缘，怎么那么轻易就解除呢？”璇芝问。

“还不是多亏了牧雍！他在两家之间不断斡旋，当说客，虽然被骂得很惨，也不改他的稳健镇定。我就是那时候才喜欢上牧雍这孩子，也遗憾你和他无缘。”棠眉说。

“他好，为什么婚礼时不敢回来面对我、面对大家？直到我寻到一条解决之道，他才来放马后炮，又算什么英雄呢？”璇芝对他又成了一古脑儿的怨恨。

“你骂他，他还处处替你说话辟谣呢！”棠眉说。

“谁希罕！他这么做，也不过是为自己图利益和方便……”璇芝说到一半，又想起他到天津提亲之事，心一痛，忙搪塞说：“哎呀！娘，我们别说他了，好不好？”这时，丫鬟正端上燕窝参汤，母女俩把话题转向亲朋好友，像大姊夫娶了第二个姨太太，二姊婆婆过世，三姊换了宅院的风水，四姊怀孕……等等事情。在家常的闲聊中，璇芝的心情逐渐平静，也能重享家庭给予的温暖了。当晚再见父亲时，他仍没有笑意，但表情已不似先前严肃，而且在团圆饭时还举杯多喝了两盅酒。

向父母和吴校长请过安，回房安歇，夜已经很深了。

窗内的烛光映照出院子里的槐树，她先想起北京牧雍住的四合院，又想起去年二月百花娘娘刚过的时节。

冷月依旧无声，只是年序已夏，闻不到花香。

莲儿细心铺好被，又帮璇芝梳头。

“小姐的头发短很多了。”莲儿说。

“现在都流行短发，赶明儿个我也帮你剪。”璇芝说。

“那不像个男人了吗？”莲儿忙护住自己的辫子。

璇芝笑了笑，突然想看从前的一些字稿。推开一片小屏风，却发现后面的一间大厢房堆满了箱笼衣物。

“这是徐家送回来的嫁妆。”身后的莲儿说。

璇芝无言，只有边走边抚摸着。当年出嫁时，她完全像傀儡一样，对周遭一切皆无力在意，大多数的陪嫁物根本都不记得了。

打开一个去锁的红漆柜，精绣鸳鸯的粉红枕巾，玄色的软缎，纬红的丝绒……皆簇新如昨日。

“对了，那柄玛瑙如意呢？”璇芝转头问。

“夫人收回库房了。”莲儿说。

哦！从此，如意归如意，与她或牧雍都无牵扯了。

她又打开一个红箱子，里面存着字画，但最上面放了一份浅蓝有草纹，边系黄丝带的折帖，内容正是叙述徐宋两家退婚之事。

她迅速读到最后一句，黑黑的正楷字蓦地放大，她不知不觉念出声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

这如意缘，真是结得无情，断得也无情呀！

璇芝颤抖着手将折帖系好，她感觉自己阻止不了的痛苦和抑制不住的恋慕，在内心紧紧交缠着。

这一生，她再也不会看这份退婚帖，也再不会提起徐牧雍这个人了。

第九章

牧雍是在直系及皖系军队沿着京津铁路开打以前赶回北京的，他一路看报，一路大骂军阀的祸国殃民。

等到造访女师宿舍，发现璇芝早已不告而别，心情一下子跌至了谷底。他思绪混乱地往前行，老想不通，她明明说会给他答复的，怎么就一声不响地走了？大街小巷飞战的战争消息，申请学校的文件信函，学生会的紧急会议，都不再那么攫取他的注意力。他整日恍恍惚惚，想的就是反复无常，没有道理可循的璇芝。

他到底又是什么地方得罪她了？还来不及想出合逻辑的解释，他就放下手边重要的工作，冒着穿越战区的危险来到陇村。

但面对的却是一间空屋子，乡人对他说：“吴校长陪宁姑娘回富塘镇了！”牧雍吃惊的表情足足摆了好几个钟。他本来以为她近乡情怯，即使如意已还，也不敢回家见父母，但事情全然不是这样，她返家了，却拒绝他的陪伴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他继续南下，回到千河镇时，内心是愤怒、沮丧、不解种种情绪混淆着，而更糟糕的是，他无法克制这些情绪，他一心只想见璇芝，当面向她问个清楚。

问题是，他将以什么身分及名义见她？太多的什么、什么及什么，让他俊秀的脸上有几分疯狂的神色。徐家门口那两头石狮子若有灵，也会被他吓得躲到一旁去。

“大少爷回来啦！”管家通报着。

但声音都不如牧雍的脚程快，他直接穿过大厅、耳房、天井、回廊，到“锦绣厅”才停止。

老奶奶正由丫鬟服侍喝着桂花藕汤。

“你到家啦！”老奶奶一见他，就忙说：“我还在念你呢！快来尝尝新鲜藕粉，才新采磨的。”牧雍哪有吃东西的心情。他请过安，便问：“奶奶，宋家的璇芝姑娘是不是回来了？”“是呀！前两天才派人通知的，你怎么消息那么灵通呢？”老奶奶讶异地说。

“呃，我一回到镇里，就有人告诉我。”他支吾着。

“确实是真的。”老奶奶再一次说：“大伙都很高兴璇芝能够平安返家。我们也算了结一桩心事，可以开始帮你另找一房新媳妇了。”牧雍正要反对，慧娟就带着两个女儿进来，尚未开口，牧雍就转身对母亲说：“娘，爹呢？”“他从天津回来，就带你两个弟弟到上海考中学了，我还纳闷，你怎么比预期晚到呢！”慧娟说。

他不能说出绕道陇村的事，只坦白地提出要求说：“娘，我听说璇芝回来了，想亲自到宋家去看看她。”在场的人全听得目瞪口呆，牧雍见状，再强调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希望能向她当面道歉，因为退婚对一个女孩子而言，是很不名誉的事，所有的过错，我都愿意承担。”“牧雍呀！这节骨眼，你是万万去不得！”老奶奶第一个回复神智说：“这一年来，婚退了、礼退了，事情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，我可不许你再去惹是生非！”“我不是惹是生非，只是盼望一切有更圆满的结果。”牧雍解释。

“我看你就是存心要惹事！”慧娟也加入劝阻，“你以为现在宋家欢迎你吗？别看宋老爷和你爹还称兄道弟，可这疙瘩还卡在心里头，咱们是求着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，你千万不要再去触霉头了。”接下来牧雍根本没有说话

的机会，奶奶及母亲的耳提面命，讲得他欲辩也忘言。

最后气急了，他激动地说：“难道我一辈子都不能见璇芝了吗？”“你现在和她非亲非故，有什么理由见面吗？”慧娟说：“一辈子不见，才是好事。”不！他和璇芝是朋友、是知己，从此天涯一方，那就太残忍了，至少他们还有事情未了，尽管家人不允，礼俗不许，他仍要想办法见到她！

牧雍不顾所有列出的反对意见，径自往富塘镇而来。

他能够有勇气，其实是仗着宋世藩对他的赏识。

在书房见到他时，宋世藩的确是一张迎人笑脸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听说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恭喜你啦！”“谢谢伯父关爱，小侄就是特来请安报告的。”牧雍有礼地说。

“在前朝，你就是钦点的状元，能够出将入相了。”宋世藩好心情地说：“可惜呀！”

我差一点就可以喊你女婿了。”听宋世藩这么一说，牧雍忙道出自己的来意：“伯父，这一年来，为了有碍璇芝小姐的事，小侄一直深感愧疚，今欣闻她已平安归来，能否见上一面，让小侄亲自忏悔请罪？”不提璇芝还好，一提及她，宋世藩整个脸立刻暗下来：“婚约已退，再见面，似乎不太好吧？”“我知道见面是极不妥当的事，但这件事里，璇芝小姐是完全无辜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；我只想告诉她这些，让她不要心存太多芥蒂或阴影。”牧雍开始紧张了。

“璇芝去年离开你家时，就应该有想到退婚一事。而且时代在变，碰到退婚虽脸上无光，璇芝也尚能接受，所以见面之议，就毋庸再提了。”宋世藩很坚决地说。

一门一墙就要将他封死在外吗？牧雍再做挣扎说：“伯父，能不能请你问问璇芝小姐的意思，或许她会愿意见我。”“我很确定，璇芝不会愿意见你的。”宋世藩微皱眉说：“想想不是很矛盾吗？以前璇芝嫁去你家，你千方百计不见她；如今退了婚，你又专程登门要见她，我实在很不了解你们新一代年轻人的行事作风。”牧雍明白再争下去，宋世藩对他的好印象会一笔勾销，所以只好退一步说：“伯父教训的是，小侄的要求确实是有欠考虑。那么，我能不能问一声，璇芝小姐目前好不好？还怪我吗？”“她很好，不曾提到你，我想他没什么怨怪，她自己逃家，也有一半的不是。”宋世藩又说：“她目前不在家里，她母亲带她到上海、杭州的亲戚家走动，所以你想见她，也是不可能的事。”他和璇芝就这么结束了吗？牧雍以极沉重的心情离开宋家，回头看到严严实实的宽宅大院，果真是朱门深似海，要寻一个人比登天还难吗？他所要求的不过是和她说一句话而已呀！

然而可笑的是，大家都谨防着他们有机会说话；但最最教人莫名其妙的是，他竟为了求那句话，辗转反侧，日夜思之，即使是付出一切代价，他恐怕都会心甘情愿吧？璇芝，璇芝，你到底身在何处？他这前所未有的情绪是如何衍生的？真只有她才能治得好吗？

牧雍静悄悄地回到“烟萃居”，不愿惊动任何人，因为他亟需独处。

看见翠竹，一声长叹；见到绿芭蕉，一声长叹，等见着桌上由美国宾州来的信，他的叹息声没有了，换来的是更多的心事。

整个暑假，他或许见不到璇芝；而秋天她回学校时，他早在往美国的船上了。

不！不行！此去三、四年，时间如此长，万一她嫁了别人，他该怎么办？他不要她嫁给别人！想到这儿，牧雍如遭当头棒喝，无法动弹。他的内心有个声音冲向脑门，叫着：我要与璇芝共处晨昏、寸步不离；我要她依赖我，只属于我一人；我受不了一日见不着她，我受不了她对别人友善；我只准她在心里爱着我，她的一颦一笑都只为我徐牧雍一人而存在！

爱？这就是中国诗词中吟咏的爱情，西方戏剧小说里歌颂的爱情吗？他忆起运河旁初见她时的惊艳，以后他的殷殷相助，不是侠义心肠，而是一种心底的钟情；其后北京相逢，他的屡次探访，不是友谊，兄妹情分或道义，而是出自他对她的渴求和恋慕。

所以他锲而不舍、低声下气、嫉妒、忽悲忽喜，像个任性的孩子，原来都是因为爱她的原故。

他时常高唱自由恋爱的论调，但都是纸上谈兵，自己真正爱了一年，却不曾觉悟，岂不荒谬？大概璇芝是属于他的包办婚姻及封建意识，他没想到爱会停驻在她身上。

说什么自由恋爱？真正爱上以后，就彻底失去自由，管她的村姑或小姐，新女性或旧女性，受教育或没受教育，他早已挣脱不了璇芝的魔力之网。

问题是，璇芝是自由的，也有选择权，她爱他吗？牧雍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仔细回想，璇芝责怨他的时候多，而且对他没有比其它人特别；自行返回富塘镇，尤其做得狠绝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或不舍。

如意缘天生注定，他去年大婚之日，就该与她结为夫妇的。第一次他觉得指腹为婚的妙意——是你的就跑不掉。璇芝呀璇芝，她应该属于他，此刻在烟萃居内恩爱厮守，过着只羨鸳鸯不羨仙的日子！

但他亲手扼杀了一切，要如何才能挽回呢？牧雍或坐或走，就是静不下那颗骚动不安的心。

“大少爷，老爷书房有请。”仆人在门外说着。

八成是为了出国的事，他拿了那封宾州来的信就往父亲处而去，可没想到连老奶奶及母亲也在座，好象要讨论家族大事一样。

“美国大学来信，确定明年一月可以收你，你现在的计画是什么呢？”徐仲甫很开心地问儿子。

“收行李、订船期船票，都是愈早办妥愈好。”“还有成亲的事。”老奶奶的口气颇为严肃。

“既然你国是出定了，婚事就不能再拖。”“曹家的曼君怎么样？”徐仲甫旧事重提。

“爹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绝不会考虑她的。”牧雍强调着。

“我也不喜欢曼君，看来不像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。”老奶奶说，并向慧娟使个眼色。

“我这儿有几个人选，足经过我们多方打听询问的。像黄家二小姐，美丽贤淑，念过女子中学……”慧娟拿着几份名帖说。

“娘，您这不是又来一次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了吗？”牧雍无法再听下

去。

“那你就自己说出个对象呀？”慧娟逼问着。

“你心里应该有个意中人吧？”老奶奶稍稍温和地说。

这件事实在太难启口，但又非说不可。

牧雍清清喉咙，试着以不疾不徐的声调说：“孩儿若要娶妻，只愿娶宋家的璇芝。”屋内一下子寂静无声，恍若无人之境。

久久慧娟才说：“牧雍，你说的可是我们才退婚的璇芝？”“乖孙儿呀！你没在开大家的玩笑吧？你那时怎么都不肯娶她，这会儿又指名要她，我们都被你弄胡涂了！”老奶奶说。

“奶奶、爹、娘，真正胡涂的是我，我那时反的只是封建婚姻，并不是璇芝。”牧雍见大家更不解，于是说：“不瞒您们说，璇芝这一年，在北京与孩儿相遇，我和她之间相处得不错，早也对她产生好感……”“什么？你一直知道璇芝在北京，却什么都没说？”慧娟惊呼着。

“娘，很对不起。我们决定不说，是怕如意婚约的事会更恶化，所以一切顺其自然，等如意真正归还宋家，才敢吐露真相。”牧雍用了“我们”两个字，只怕家人怪罪璇芝，所以扛了一半的责任。

“胡闹！胡闹！婚姻大事岂是你们说不要就不要，说要就要的儿戏吗？”徐仲甫气白了脸，“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不爱，偏偏要去学那些不正经的男女私订终身，这成何体统呢？”“爹，您误会了！璇芝在北京这段时间里，一直很洁身自好，我与她来往完全也是发乎情、止乎礼，没有任何踰礼的地方。”牧雍赶忙澄清说：“娶璇芝之事，是我个人的意愿，她并不知情，我也是在退还如意后，才发现自己对她的欣赏与仰慕。”“牧雍，你这不是给家里出难题吗？”慧娟叹气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哪有退了人家的亲事，又要进门的呢？”“你娘说得对！”徐仲甫仍无法接受地说：“我听不懂你们那些时髦露骨的用语，但我知道人要言而有信，毁如意婚约，我已经背信一次，如今退婚又要提亲，更是出尔反尔，你叫我徐仲甫的脸往哪里摆？我们徐家又如何能在地方上立足呢？”“你就站在家里的立场想吧！天底下的姑娘，除了璇芝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求到的，好不好？”慧娟劝说着。

“除了璇芝，我谁都不娶！”牧雍豁了出去说。

“你就是不能娶她！”徐仲甫吼得脸红脖子粗。

在一旁始终静默不语的老奶奶，突然用力咳一声说：“可不可以容我老人家说一句话呀！你们身为长辈的别顽固，小辈的也别急躁，我呢！则是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事情；如意之缘果然不是诳语，牧雍和璇芝这两个孩子早就缘定三生，无论世道如何变化，都拆散不了，你们做人父母的，怎么还看不清楚呢？”“娘，您怕是想媳妇想急了。即使我们改变主意要娶璇芝，世藩那里，一定也不愿意答应的。”徐仲甫说。

老奶奶不理儿子，就对着孙子说：“牧雍，你是真心真意要娶璇芝吗？”“这辈子，我就认定她一个。”牧雍很郑重地说。

“好！这门亲事就由我老人家亲自出马，看在两家翰林公的面子上，世藩不会拒绝我的。”老奶奶自信地说。

“谢谢奶奶的成全。”牧雍终于有了笑容。

但他的心里仍是忧虑。要一个女孩被退婚后再入门，是很伤自尊的事，更何况是心高气傲的璇芝呢？若她不爱他，恐怕连翰林公在世也都都没有用。

唉！退了人家姑娘的亲，却又爱上人家姑娘，命运也未免太会捉弄人

了。

在老奶奶拜会过宋家后，牧雍就马不停蹄地经上海，来到杭州。

宋世藩最初听到徐家的提亲，也是一脸惊愕，若不是碍于老奶奶在场，他可能会气得跳脚。

牧雍则很委婉地把他和璇芝在北京的一段，再说一遍。

“璇芝可从来都没提过。”宋世藩涨红着脸说：“我曾经问过她，她说北京很大，没见过你。”这话打击了牧雍的信心，害他讷讷地说不出话，幸亏积极的老奶奶不断游说，把她那套“姻缘天注定”的理论反复强调。

宋世藩基于敬老之心，末了只好半妥协地说：“璇芝婚姻的事，我早已做了不主。你们年轻人当初退婚，主张的是自由恋爱，现在你要娶璇芝，得自己去问她，她说好就好，说不要，我也莫可奈何。”事情等于一半都没有成功，因为牧雍完全摸不透璇芝的心思。

夏季的杭州，有滟潋的波光映着蓝天，显出一种极干净浓烈的晴朗；有蒸散的水气沥集着稻香及荷香，飘爽入人的心脾，但再好的湖光山色，牧雍都无心欣赏，他坐着马车直接来到璇芝的外婆家。

他是以宋世藩的信差身分要求见璇芝。

“璇芝姑娘和她的表姊妹游西湖去了。”管事的人说：“你到白堤断桥那一带，或许可以找到她们。”牧雍来过杭州几次，熟知西湖十景，很快便来到风光明媚、红荷绿柳迎风舞的湖边。

他远眺湖心，见远峰、堤塔、小岛及往来如扁叶的小舟。

突然，他看到四个女孩坐在一个小亭子里，饮茶吃零食，手上还穿著茉莉花串，而他朝思暮想的璇芝就在其中。她由现代回到古典又不太一样。在北京，她总穿得朴实简单，像一般小家碧玉；此刻，她身上是蛋青色镶象牙白边的绉纱绸旗袍，一条丝巾用翡翠别针系着，秀发结着碧色丝带，刘海微髻，加上两只翡翠耳环，把她原本美丽的脸庞，衬得更娇嫩、高贵、细致。

这真实面目的璇芝，对他又是另一种惊艳，一时间人立垂柳下，竟看呆了。

璇芝的心并不在手上那些洁白的小花上，经过那么多日子，换了大城小镇，北京的一切依然如此清晰；也因为清晰，痛苦就愈深入，时时沉坠，难以遣悲怀。

硬由心中除去牧雍，她想到了珣美。她到上海探完四姊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这久无音讯的好友，可是上海龙蛇混杂，找个人处处碰壁，甚至有人丢下一句话说：“单身姑娘家，不是当了妓女，就是饿死啦！”不！她不愿这么想，珣美虽没有好出身，但傲气不输给她，生存能力强过她，更曾指引她明路，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被大上海吞噬掉的……一阵轻雾飘过波心，过断桥，那是白娘娘和许仙初相遇处。她的心又回到烟萃居那一夜，运河畔那个黄昏，她和牧雍的初次会面，俱是惊心动魄，也俱是郎心无情呀！

正要收回视线，另一股轻烟，柔柔的绿丝，缠住她的眼眸，而眼眸的中央，站着的就是牧雍。

她与他对视好一会儿，分不清是真或假、梦或幻，直到他走近亭子，她才惊跳起来，茉莉花散了一地。

牧雍很有礼貌地对另外三个女孩表明身份，再看着璇芝说：“是你父亲差我来的，有要事相商。”天呀！他们之间还会有什么事非见面不可呢？几个表姊妹听到“徐牧雍”三个字，早瞪大眼睛，弄得璇芝更心烦意乱，想也没想，就径自往湖畔长堤走去。

“璇芝，等等我！”牧雍追了上去，触及她的衣袖。

“你跑到杭州来做什么？我不相信我爹会要你来找我！”她挪开一步说。

“我当然不是碰巧来西湖玩的。”牧雍说：“但确实是你爹告诉我你在这里。”璇芝不懂，但又不敢问，只说：“你干嘛不留在天津呢？”“我为什么要留在天津？我早回北京了。”牧雍有点黯然地说：“没想到你竟自己回富塘镇，你不是说好要等我的吗？”“如意已经归还，我不愿再叨扰你。”她冷硬地说。

“不！你在生气。我实在不知道哪里又做错了，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吧？”牧雍说。

“你又何必在意呢？”她回他一句。

“我在意，我该死的在意，我怎能不在意呢？”他一迭声连说了三个同样的词，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你璇芝小姐只要摆个脸色，就让我寝食难安；只要微皱个眉，就把我耍得团团转；更不用说不告而别，让我南北奔波了！”这些话，句句她都懂，但出自他的口，别有深意，听得她心如小鹿乱撞，只能又气又急地应那句老话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嘛！”牧雍可不想再坏了大事，他强迫自己镇静的说：

“你还记得我以前所提的友情和兄妹之情吗？”璇芝不答，一脸倨傲。

他只好径自往下说：“呃，我送东西给你，并不是什么愧疚之心；我想帮助你，也非心有善念；我劝你拒绝克宇的追求，更不是出自关怀；我想陪你回家，也不是要承担责任……我这个人自私、嫉妒、偏执、占有欲强，别有居心……”璇芝倨傲的神情不见了，转而是满脸的惊愕。牧雍是疯了吗？怎么一直在说自己的坏话，难道他又背着她做了什么事吗？她干脆替他说下去：“是的，你是一等一的大坏蛋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？”“因为……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不是出自友情或兄妹之情，而是爱你，一种男女之间思慕的爱，我已经向你父亲提出娶你的要求了。”牧雍终于说出心里的话。

璇芝觉得一阵昏眩，如果西湖的水一瞬间消失，有人告诉她这里是戈壁沙漠，她也会傻傻地点头。

她心满满的，什么都不懂，她无法懂，只凭直觉地问他：“你不是到天津向曹曼君提亲了吗？怎么还能够娶我呢？”“谁说我到天津提亲？”牧雍恍然大悟说：“我明白了！这就是你生气，所以不告而别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天呀！我不知告诉你多少次了，我和曹曼君没什么，而我也没有其它女朋友，只除了你……”“不要你呀我的！”璇芝双颊发烫地说：“你别忘了，如意已退回，我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你再不能娶我了！”“不！退如意，是旧社会里的我们；新时代里的牧雍爱上了璇芝，如果娶不到璇芝，他就只有终身不结婚了。”他痴望着她说：“只是不知道璇芝的心意如何？”好教人尴尬的问题呀！假若自由恋爱都是如此，她实在谈不下去。她心里说不出的各种滋味，但嘴上只想说他无情可恶、玩弄人的感情、一辈子不来往的话，然而，连这种不知骂他多少回的词句，她也半点都发不出来。

“璇芝，你爱我吗？”他靠近她问。

这是天底下最容易又最困难的问题啊！她只有猛绞着手帕。

“你爱我，就像我爱你一样吗？”他抬起她的下巴问。

璇芝没有排拒，只嫣红着脸，眸子汪汪地看着他，他忍不住低头，用唇在她的唇上点一下。只一下，仿佛就有千钧之力，她手帕一甩，盖住他的脸，人就往断桥跑去。

他很快追上她，握住她的手说：“有了西湖当证人，你是非嫁给我不可了。”“你听过白蛇传‘断桥相会’那首曲儿吗？”她满脸红霞，但依旧细声唱：“……不记得当时曾结三生证，如今负此情，反背前盟，你听信馋言成硬心，追思此事真堪恨，不觉心儿气难伸，你真薄幸……”“好！唱得好！不过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！”他特地高举着手说：“我发誓，若将来我徐牧雍有负你宋璇芝，宁愿被压在雷峰塔下的是我……”“好啦！”她拉下他的手，脸上有难掩的笑意。

“是什么‘好啦’？你愿意嫁给我了吗？”他忙问。

“被退了婚，当然只有再嫁给退婚人，才能保住我的名节呀！”璇芝绕着圈儿回答。

但牧雍已经很满意了，他整个人像要飞起来似的，说：“哇！太好了！这甚至比我毕业的感觉还棒！”“你爹和我爹那两关真的过了吗？”她还是担心。

“如意能够相合，他们可是求之不得呢！”他笑吟吟地看着她说。

璇芝被他由内心发出的喜悦感动着，很勇敢地驱除自身的保守与扭捏，说：“为表示男女的平等，你说你爱我，我也说我爱你。尽管你用嫉妒偏执、别有居心等字眼来形容自己，但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就认为你是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了。”“在北京才认为吗？”牧雍故意皱眉说：“我可是在运河畔第一次拉你的手时，就爱上你了喔！”这话又破坏了璇芝的冷静，她的脸不自禁地羞红，手上的帕子忍不住往他脸上抛去，这一回他接个正着。远处传来一波波清亮的钟声，夕阳凝聚成暖暖的金红，在湖面粼粼闪耀。泛舟的人唱着渔唱曲，采莲女唱着采莲谣，幸福的感觉和升平的景象，在四周洋溢着，也在他们内心长存着。

婚礼仪节总算完成了，璇芝不似去年初到“烟萃居”般地害怕和无措，她反而能从容不迫地欣赏新房内金红簇新的喜气摆设。

对于退婚再聘，徐宋两家在人力、财力上都投注更大的心力，由迎亲、宴客到行礼，都比上一回更庄重盛大。

璇芝看着高大的红烛，金箔的喜字，院子里的结彩，自己身上的珠玉，不禁泛出一抹幸福的笑容。

而最引人注意的是桌上漆金锦盒中的两柄如意。红的玛瑙是她所熟悉的；绿的翡翠上，一端是灵芝，一端是飞龙，柄上刻着古树祥草，通体泛着细润莹透的光芒，垂络则是银碧丝线镶着水晶。

绿红对碧绿，彩凤对飞龙，菊兰芷若对古树祥草，珍珠对水晶，很明显的是一阴一阳配成偶。

她看了又看，想到自己和牧雍的情缘，对如意更是爱不释手。

有人轻轻靠近，她一转身，就在牧雍的怀里。他们第一次以夫与妻的

身分单独相处，那种亲昵变得十分自然。

“闹洞房的人都走了吧？”她娇羞地问。

“嗯。”他痴望着烛光中美如天仙的她，一时忘了言语。

璇芝感受到属于男性的魅惑，有些惊慌，忙指着如意说：“它们是不是很美呢？”“你更美。”他深情地说完，由身后拿出一样贺礼说：“这是你四姊夫送的。”那是一只雕刻精致的镶珧琅锦盒，恰可放入两柄如意，盒盖上还写着“如意合欢”四个字。

“如意合欢？”璇芝念着。

“当年皇上钦赐时，是说‘分是如意，合是如意’，我却觉得一刻也不能和你介离，只有合时，才是欢喜，我们彼此的生命才算完整。”他极温柔地说。

“你真的决定不在九月出国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怎么舍得下我的娇妻呢？”牧雍逗着她说：“我现在是只爱美人，不爱前程，打算当个一生都拜倒在你石榴裙下的昏庸公子呢！”“你可真有出息！”璇芝笑着说。

她知道牧雍的计画，他暂时在北京寻得一份研究员的工作，为的就是等她，希望两人在明年一起共赴美国读书。她是不会令他失望的。

将如意安置妥当，牧雍轻合上门。

“莲儿还要帮我宽衣呢！”璇芝有些不自在地说。

“我已经叫她去睡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有我就够了。”牧雍真的很细心地帮她除凤冠、梳头发，并说：“古人有所谓画眉之乐，我这可以叫‘梳发之乐’。”璇芝抢过梳子，笑着站起来。

他却将她圈住妆台前说：“今年初，我还不知道你就是璇芝时，就曾在这间屋子里梦见你这个样子……不！不是这身宫装，而是白衣……”他说着，便要解开她的衣扣。

哦！那是代表她冰清玉洁的白布衫裤，她要随她一生，而她一生唯一只有牧雍，而牧雍也只有她。新娘红装落地，璇芝感到身子的轻，还有由他那儿传来的暖意，将她的血液烘热起来，人如微醺，她才真正体会什么叫心迷神醉。

牧雍的吻，不再只是千钧之力，而是扑天盖地而来的顶没，将她沉在从未有的感官与情欲世界中。

他轻轻抱起她，往香暖的红绢帐走去。粉香、麝香、檀香、花香；鸳鸯、牡丹、石榴、海棠，全酿出一个旖旎绮丽的梦境，让他们度过这此生注定又迟来的洞房花烛夜。

粉红的纱帐缓缓滑落……夜极静，只偶尔一些叶声、虫声，及喃喃的轻语。圆圆的满月横越竹林梢头，跨过窗牖，盈亮的光芒正照在桌上的珧琅锦盒，把“如意合欢”四个字映得极美极艳。

如意合欢，字字闪烁，在这静夜里，仿佛是永恒的微笑及祝福，强调着生生世世的不离与不弃。

- - 全书完——

